

第四章 深入訪談分析

羅斯福路開通前，「南昌街」是從新店通往台北城的主要道路，道路兩旁商店林立，儼然成為古亭地區的商業重心，直到民國五十年開闢羅斯福路後，整個商業重心因此轉移，迄今其路規模依舊，但卻不如當年風光，即使在民國四十九年正式更名為「南昌路」¹，依舊深植當地人民心中，甚至到現在仍然認為是叫南昌街²，本團隊在訪談這五十多的住戶中，每個人的遷徙時間、原因、地點等都不盡相同，在此以三個時間點來敘述於各階段發生的事情：第一階段，從出生到台北；第二階段，從台北搬至現居住地（南昌路與同安街）；第三階段，對未來的展望。

第一節 從出生到台北

住在南昌路與同安街的居民，大多來自桃園、新竹、苗栗等三個地方，另外有少部分來自六堆地區³或大陸地區「外省客」，來台北的時間最早有從民國二年（大正二年，西元 1913 年）就開始，當時正逢日據時代，許多人從小受日本教育，都能說著一口流利的日文，甚至被日本政府徵召去當兵，當時客家族群相較於閩南族群來說算少數，因為大家都是受日本統治，加上在二次大戰末期曾實施皇民化政策，強迫每個人都要說日語，即使不同族群都能用日語交談，台灣光復後遇到二二八事件，在不諳國語、閩南語的情況下，都只有靠講日語來溝通，因為在當時只要講的語言是閩南人聽不懂的，都很容易被歸類成外省人而遭追打，或者不會說國語，就會被貼上暴民的標籤，而受到攻擊，所以客家人在當時兩邊都不討好。

離鄉背井來台北發展，不外乎找工作、唸書、結婚、隨父母上來等原因，台灣自從日本接手並將總督府設在台北後，幾乎是將重心放在北部，直到台灣光復，國民政府遷來台灣（台北），這樣的情形更是明顯，台北成為集政治、經濟、產業、國防等多種功能於一身的都市，百廢待興，是個充滿希望的地方，產生一股吸力，相較於家鄉因各方面條件不如台北，仍然處於農業社會時代，工作機會

¹ 經本團隊電話洽詢中正區戶政事務所，得知於民國四十九年開始，正式有「南昌路」的稱呼出現於戶籍謄本上（當時尚為手抄本），但是在民國四十九年以前就不確定是否叫南昌街。

² 經本團隊蒐集之古地圖、受訪者溫送珍先生早期的戶籍謄本以及在訪談的過程中證實，確實是有「南昌街」的存在，而且正是南昌路的前身，道路規模迄今依舊沒變。

³ 此乃「六隊」之音演變而來，依當時客家人於下淡水地區所墾成的聚落，照地形地勢之不同而劃分成六個單位，並有地方自治自衛之意，散佈在今日屏東平原上，以行政區觀之分別為屏東及部分高雄境內，細分如後：先鋒堆為萬巒鄉；前堆為麟洛鄉、長治鄉；後堆為內埔鄉；左堆為佳冬鄉、新埤鄉；右堆為美濃、高樹一帶；中堆為竹田鄉。（林正慧，1997：111 112）

有限，無形間產生一股推力，促使許多年輕人寧願離鄉背井到台北打拼，其中亦包含許多客家子弟。

溫送珍先生提到，民國十二年生於苗栗縣南庄鄉，家裡是以務農為生，在讀小學之前就已經會講客家語和日語，到了學校大家都是講日語，十三歲國小畢業後，還曾經偷偷學了一年多的漢學私塾，因為不想一輩子放牛，於是在十五歲那年（昭和十三年，1938），在一位以前家中聘僱的退休長工介紹下來台北發展，於現在南福宮一帶當學徒。剛到台北最大的困擾就是語言不同，好在一來台北工作，老闆知道出外人的辛苦，也認為客家人較吃苦耐勞，因此會多照顧，再努力克服語言上的障礙，剛到台北馬路根本聽不到客家話，只有在台北車站有剛上來的客家鄉親，那時聽到客家話就感到很親切。



【照片 4-1-1 攝於母校門口
照片提供：溫送珍先生】



【照片 4-1-2 溫送珍先生】



【照片 4-1-3 學生時代照片
照片提供：溫送珍先生】



【照片 4-1-4 家族合照
照片提供：溫送珍先生】



【照片 4-1-5 受日本政府徵召當兵
照片提供：溫送珍先生】

陳金球先生提到，民國二十七年出生於桃園，中壢高中畢業，進入空軍預備學校就讀，後來到岡山機場受訓，分發到新竹機場，服役期間曾參加國小教員檢定考試，結果分發到逢甲學院會計系當教員，後來經過行政院青輔會的介紹，進入基隆市立高級職業學校（現稱基隆商工）工作，因此到台北工作。

胡鴻雀先生提到，民國十二年生於桃園縣中壢市，十四歲那年來台北唸書，民國二十八年畢業後曾在新竹役所（市政府）水道課短暫服務，隔年赴日進修，在民國三十五年返回台灣前，亦曾在大阪市役所等政府單位工作，之後在叔父的介紹下，進入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土木課任職，國語就是在這個時候學，現在許多台北市的主要道路，都是當時辛苦開闢的成果，例如：凱達格蘭大道（以前稱介壽路），一直到民國七十八年退休，目前在這邊住了五十八年。



【照片 4-1-6 台北唸書時與同學合照
照片提供：胡鴻雀先生】



【照片 4-1-7 介壽路拖寬情形
照片提供：胡鴻雀先生】



【照片 4-1-8 任台北市政府工務局
技士之派令，照片提供：胡鴻雀先生】



【照片 4-1-9 第十五世全家福
照片提供：胡鴻雀先生】



【照片 4-1-10 中壢國校第三十四屆畢業生同學會合照，照片提供：胡鴻雀先生】



【照片 4-1-11 留學日本之母校贈感謝狀，照片提供：胡鴻雀先生】

林錫烈先生提到，那是因為鄉下的田給政府徵收後，所以大約十幾二十歲來台北南昌路做生意，我爸爸先來到台北先開西藥房，父親來台北市那個時候應該有人介紹，起先是在南門市場幫忙才認識的人打聽，哪有適合的房子買，所以當時就是許多先出來做的不錯的人，再回家鄉帶其他人出來，像以前有許多支身來台北，有許多仲介的人會介紹工作給你，以前的人不像現在這麼惡質，像當年在家鄉畢業北上，經由介紹先從店員開始當，存了一筆錢後，二十多歲在出來開店。當時是先委託我叔叔先找房子買店面，那時候我父親來台北時年紀也已經四十歲了，帶著八九個小孩子北上，當時前面幾個比較大的小孩已經先來台北讀書了，就帶幾個比較小的來。當初來台北沒有哪裡是比較不適應的。

吳鶯榮先生提到，我是民國十七年出生，國小唸富士高等教育學校，畢業就從苗栗搬上來台北唸書，日據時代就來台北念初中。當時概是民國三十五、三十六年左右的時候，光復前就來了，二二八事件的時候我就已經在台北唸書了，我是來念日本時代的中學——開南商工職業學校初中部，不過我初中沒有畢業，因為我成績很好，還沒畢業就直接升級高中，也是開南的高中，日據時代的開南是很有名的，第一志願是台北工專，第二個就是開南了。

民國三十四年的時候我還在念高中，那時候就已經在永和了，從唸開南的時候就在永和了。我爸爸媽媽那時候還待在銅鑼，沒有搬上來。我們家當初是蠻有名望的人，屬於地主階級的人，所以才有辦法到台北念那麼多書。

黃正宗先生提到，我上面還有一個哥哥，之所以會想帶弟弟妹妹，我們家境並不是很好，我父親多是託我哥哥照顧，唸書的過程有點急迫，但不至於感覺太過艱苦，所以我是想說，大學畢業開始做事情，他們的生活才不會那麼辛苦，一直等到他們畢業找到工作後，我才出國去唸書。那時結婚了，但是蠻艱苦的，我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拿到博士。大學畢業、當兵回來就住台北，有一陣子待在國

外，所以也不是一直住在這裡，我是住了八年、九年才去英國唸書，主要是想把弟弟妹妹帶大，老家的房子改建，等事情都解決了，才去倫敦唸書，所以是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下才在南昌路這裡住。

曾連生先生提到，我是高雄美濃人，國民學校畢業以後就去糖廠工作，一天四角半，後來轉任交通課，擔任貨車長，大約做了三年。起先是在乾燥室，我想製糖你們應該沒看過吧，製糖是這樣的啦，甘蔗榨過後會有甘蔗水，甘蔗水經過蒸餾塔，蒸餾過後便成糖沙，再進入乾燥室，乾燥室是這樣一行一行的，我們要將糖沙一直攪拌一直攪拌是這樣的，後來做了四個月後就沒有做了，後來就去交通課擔任貨車的車長，送東西啦等等，這個貨車是像現在的火車喔，不是一般的大貨車，是專門運送糖的，你們應該現在都沒看過，像現在博物館裡面還看得到，舊式的火車頭，但是沒有這麼大。

後來我看到閩南人整天閒閒的經營小買賣，為了生活，但我們農家人不是這樣，我看這樣不行，所以才會去讀書，我讀書都自己讀，後來讀到日治時代的高等科，讀三年。後來進入甲仙鄉公所待了四年，考過這個資格過後四個月才分發到甲仙去，到鄉公所之後我就有時間讀書了，我二十歲考到普通考試，分發到甲仙鄉公所，光復後因為姑姑的兒子在台大當教授，就介紹我來這邊，在公賣局服務，最後是當到公賣局專員退休，在高雄結婚才搬來台北的已經結婚六十年了，我的小孩現在都五十幾歲了，我們都八十幾歲了，光復後日本人走了，來台北依親，以前公務人員很可憐薪水很少，要養五個小孩很困難的，不像現在公務員待遇都很好。

林鳳嬌女士提到，我是苗栗頭份人，在當地的六合國小，民國六十七年搬來台北，因為小孩所以才申請要調到北部的學校來，就是在新莊國小教書。

鄭彩緞小姐提到，我公公梁萬珍先生在唸小學畢業以後，本來是不允許我爸來台北唸書的，因為我們農家子弟要耕田，家裡也很省，肉都不敢買，他是來台北唸台大農林試驗所，那個時候是高等學校，當時十七、十八歲左右上來台北，是日本時代大概民國元年，他年紀現在應該一百零九歲（梁先生於民國九十年過世，享壽一百零七歲），他都有綁辮子。

我二十歲到日本，就為了三餐要過日子，一方面合作金庫的錢就要我們還，老公薪水一個月一千多塊，所以想另外出來做生意，跟我姊在外面百貨公司，他做服裝，我到古亭市場開始賣，賣了一件衣服賺了一點點錢，就到萬華那邊去補貨，賣一件補兩件，有賣到錢就補一點進來。那時候我先生也在他們公司當助理，有一個公司在日本那邊，他是我們台灣的代理商，那後來問那老闆，哪個地方有賣衣服，哪個地方可以住，就介紹我們哪裡可以住的最便宜，可以買衣服，就是這樣子一直自己去磨、去闖，以前稅金相當重，只好打小包，一件一件到處寄，所以幾乎我去到日本的時候晚上都不要睡覺了，辦事又不敢坐計程車，我只有用人力去把它拖回來，好像做苦力一樣。

林鳳霞女士提到，我先生羅世凱今年七十一歲，在這裡有四十幾年，從新竹老湖口來台北，羅家在當地是個大家族，祖先從廣東陸豐縣來台灣，迄今兩百年。



【照片 4-1-12 羅世凱先生大學畢業照，
照片提供：羅世凱先生】



【照片 4-1-13
新竹高中時與同學合照，
照片提供：羅世凱先生】



【照片 4-1-14
學生時代讀書照，
照片提供：羅世凱先生】



【照片 4-1-15 湖口家鄉店前合照，
照片提供：羅世凱先生】



【照片 4-1-16 國一時照，
照片提供：羅世凱先生】



【照片 4-1-17 與好友合照，
照片提供：羅世凱先生】

郭正祺先生提到，我父親郭春林今年九十歲，從大陸來台灣是先到關西，後來是因為我爺爺（郭先生的父親）到新埔任教，所以全家又搬到新埔去，我爺爺當時還是小孩子，是因為唸書的關係來台北，先從關西到新埔，再從新埔到台北。在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就回到銅鑼去教書，教書教沒幾年，後來離開教育界是到台灣紅茶公司，後來戰爭爆發到廣州的一個中文語言學校教日文，廣州淪陷後教他們講一些基本的日文，之前是被日本政府派去做翻譯，因為當時需要會講日本話的中國人，需要在中國方面擔任翻譯工作的人才，不是因為從軍關係而是擔任翻譯。抗戰勝利後，在廣州開始著手幫軍方做接收的工作，一進去就是少校，當時是以軍官的身分回來台灣。回來的話就是沒有工作，沒有飯可以吃，當時很多人都是這樣，當時十塊錢的米都漲到一、兩百塊，通貨膨脹，沒人買的起，那時候台灣人很可憐，中國兵來接收台灣真的很慘，後來他的結拜兄弟介紹他去北埔的姜阿新的永光公司，做木材工廠。

後來新竹縣北埔設立一個新的初中，請一位日本回來的陳俊樓先生擔任校長，後來請我的公公去任教，我們全家就跟著我公公班去新埔，所以我的小孩子小時後都是在新埔讀書。後來因為新竹縣欠一個督學，有一位陳昌瑞先生找他擔任督學，沒多久因為小孩子要唸書，督學收入又很少，所以後來在台北懷寧街的復興書局工作了好幾年，然後自己開了育英出版社，出版一些書法的、音樂的書籍，像台灣民謠他就是第一個出版的人。現在出版社已經收起來沒有做了；育英出版社之後就陸陸續續參加一些客家活動，例如客屬總會、台北客家聯誼會等等。

廖金泉先生提到，民國三十四年出生，約民國五十八年時從新竹新埔搬上來台北的。一開始是為了做生意而到台北新莊討生活，住了十年。

江金祿先生提到，我們小的時候都很窮喔，當時大約光復前，一天大概賺兩毛五。那個時候工廠也很少喔，在糖廠工作，做紅糖啦，甘蔗榨汁，在糖廠工作一天工資兩毛五。不然就是挑木炭，山上燒的木炭，從早上六點鐘挑到下午兩、三點鐘左右。在山上時，我是聽家父說的，這個我還不曉得，我沒有挑過啦。那個時候一袋米是一百六十斤，台幣九塊錢。你看，一天兩毛五，十天兩塊五，做一個月買一包米買不到，所以那時候有錢的人很少啦，大家都是唸書唸到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就很不容易，因為沒有事情做嘛~豬肉那時候很貴，只有在過年過節的時候才有機會吃到，吃飯都是配鹹魚，一塊錢買八斤，很便宜呀，現在很貴喔，那時候最窮的人吃鹹魚。那時候豬肉一塊錢買三斤、四斤啦，牛肉一塊錢買十斤，牛肉便宜，現在牛肉貴啦~我們那時候過的很苦喔~光復後也是蠻苦的喔~不管是當時在挑木炭或者是之後開店做生意，都是很早就起來，想說可不可以多賺幾毛錢。

林烈豪先生提到，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日在廣州出生，民國三十六年到來台灣，民國三十七年唸高雄初中，民國四十年唸苗栗中學，三年後唸國立藝專，

當一年半的預備軍官，當時大概是民國四十五還是那一年，就是八七水災那一年，民國五十年退伍，在救國團待了十三年，直到民國六十二年吧。去幼獅工業區，然後六十七年的時候，同時兼幼獅工業區、新竹工業區、中壢工業區的總幹事，我有高考的公務員資格，所以您到七十五年退休離開工業區後我到了僑務委員會來，到了民國八十一年退休啊，我待在這對我也很有幫助，我出國都會有人接待，來這裡先當副祕書長，後來才當祕書長的，也因此上來台北。

范姜新勳先生提到，我今年已經八十歲了，十四歲來到台北，當時家裡窮，出來台北打拼，出來的話比較有機會。那時有機會的就會來台北，可是有許多人沒有耐心，做不久就回去了，這樣的人也很多那時客家人勤儉，因此大不分都有買房子，不是樓上就是樓下，我當時來當日本人的夥計，當時每天晚上就想哭，因為想家，當時十四歲不曾離開爸媽，第一次離開就是來到台北，當時日本人對我們還不錯，日本人全部要請客家人，因為客家人比較認真，不會偷懶，因為客家人當時窮，所以比較勤勞。當時店裡面所有同事中包括自己只有兩個客家人，另一個是大溪人。

陳玉湘先生提到，民國二十六年生於苗栗市，十八歲那年為了找工作而上來台北，因為家鄉都是務農，小孩子也插不上手，又家鄉比較沒有工作機會，所以才想到上來台北工作。

陳增圓先生提到，我小時候住龍潭，二十歲來台北，今年七十七歲。為了生活，鄉下沒有什麻工作可以做，所以來台北找工作。

劉德業先生提到，是新竹新埔人，生於民國十五年，為第二十一世。於最小兒子六歲時（現已四十六歲）搬上來台北討生活，當初在新竹貨運謀生不易，故到台北找工作。

戴簡清秀女士提到，為新竹關西人，民國二十八年出生，現為六十六歲，為第十九代（大約），祖先為河洛人，而自小即生活在客家庄裏，故會說客家話，也認為自己是客家人。但戴簡清秀女士原本的故鄉在大溪，有六個兄弟姊妹，因從小家貧被奶奶賣給人家當養女，未曾受過教育。約二十歲時因工作因素而上來台北，由表姐介紹戴簡清秀女士到他在金門街上所開的服裝店學做衣服，大概做了七、八年。

陳秋如女士提到，民國四十六年出生在苗栗苑里，居住在苗栗直到和先生結婚，民國六十四年嫁到同安街夫家。

陳添順先生提到，民國十六年生於桃園龍潭，就讀龍潭農工高職，因戰爭之故，所以縮短唸書的年限，兩年就畢業了，當時約十三歲左右，畢業後進入六一海軍航空機械學校就讀（現在稱為“高雄航空技術學院”），就讀有嚴格條件限制，必須三代都沒有犯罪紀錄（表示家世清白），以當時日據時代來說，要考進去並不容易，而且是以日本人為主。畢業後（民國三十三年），分發到新竹航空

隊，到台灣光復後（民國三十四年），到台北補習考試，同時學習注音符號，之後考取港灣技術人員特考（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進入基隆港務局服務（二十年），住在港務局的宿舍（地名為仙洞），故而到台北工作。



【照片 4-1-18
台中港務局贈紀念獎盃，
照片提供：陳添順先生】



【照片 4-1-19 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贈傑出校友獎盃】

王鳳霞女士提到，民國四十四年在新竹竹東出生，因為親戚先到台北住，覺得環境不錯，因此介紹親戚上來台北，民國六十幾年在親戚介紹下，全家搬遷到台北仁愛路附近，因為台北工作機會多。

張奶奶女士提到，民國十二年出生，是苗栗頭份人，在頭份便與同是頭份人的先生結婚，光復後便來台北找工作。

林美安女士提到，我先生---羅宏樹民國三十二年生於苗栗縣苑裡鎮，目前為第八代，民國四十五年畢業於山腳國小，之後去台中縣大甲鎮唸大甲中學，畢業時考上台北的建國中學，當時在自己家鄉造成轟動，後來因家裡沒有錢供他唸書，故並未前去就讀，一年後考上台北工專電機科（現在台北科技大學），當時十八歲，也因此上來台北唸書，五年畢業後就入伍當兵，民國五十七年退伍，考進台電龜山水力發電廠工作，當時已經考有工程師執照...

羅仕信先生提到，我是十三歲時民國四十一年來台北，當時我的父親和兄長是有受過教育的人，觀念就認為子弟應該要有學問，父兄自認為書讀的不夠多，所以一直鼓勵我讀書，不過是我自己不愛讀書不上進，但不讀書也不是辦法，當時(日本時代)我有一位堂哥來台北開印刷廠，我就是從那時學起。講到日本時代，真冤枉，從中南部北上求職的客家人，全部要圍在圓環(現在重慶北路那)排隊等著被挑選，但是北部桃竹苗地方的客家人，一下子就被日本人挑走了，所以我也被選中了，因為日本人知道苗栗的客家人比較勤儉、刻苦耐勞。

那是我本人上台當學徒，那時我堂哥是受日本教育的，幫日本人做事，當光復後，日本人撤台時就把房子和土地留給當時幫他們做事的人，所以有傳言說光復那陣子有搶奪房子和土地的亂象，其實不是這樣的，而且也沒有什麼錢賺。

像住我對面的老人家九十幾歲了，當時日本人要送他房子和土地他都不敢接收，怕有什麼不好後果，所以他現在只住在對面小小的地方。

為了謀生來台北，像我哥哥十六歲就到大陸去了，和我的表哥在醫院做事。我剛上台北謀生的時候，沒有學歷才智可靠，一切都要肯做，當初一天只賺一塊錢。當時工廠少，若沒有在公司行號上班，家庭幾乎都很窮，沒有多餘的錢，項繳學費的時候，都要賣豬賣牲畜，或賣農作物來取金錢供小孩子讀書生活。像農業社會時，一般家庭都很窮，像家中有子女的，就要養豬，等子女要註冊繳學費的時候，豬就養肥該抓去賣了。以往沒有工廠，如果沒有耕田的人，就只能打零工、做挑工，賺的錢一個人勉強可以維生。像時代改變很多，現在的農地都蓋起了高樓大廈，但是產的米卻還能養活台灣的人是因為技術和肥料都比以前進步。像剛剛說的我剛上來台北工作一個月一天只賺一塊錢，第二個月升到四十五塊錢，別人都沒有，因為我的想法是既然要工作就要比別人努力，樣樣都要勤快學，技藝很快就會精進。我的薪水升的很快，起初只有一天賺一塊錢的，看一場電影就要4-5塊錢，平常每天工作一定有十二小時以上，有時候趕工甚至做二十四小時。我堂哥的工廠還不小，有七、八十個員工，我做了三年約十六歲的時候就當上了廠長。主要是因為我很認真工作，我說的話大家比較能接受，老闆也信任我，一直工作到我當兵，當完兵我又回來做外務，二十八歲時我自己出來創業做印刷。

王肇雄先生提到，新竹關西人，大概在民國六十五年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所以全家搬來台北住，從現在算起已經有三十多年之久，所以是搬來台北的第二代。

朱發田先生提到，退伍就來台北，因為想要賺錢，沒人介紹是自己上來台北。

張榮木先生提到，民國三十八年出生於桃園縣楊梅人，民國六十六年來台北找工作，一到台北因親戚介紹所以先住在中和，先在工廠工作...

呂心文女士提到，自己為土生土長台北市民生社區人，現年三十歲，搬來同安街的原因為丈夫工作在這附近的因素，搬來此地居住不到一年。本身沒有受到排擠的情況發生。

饒蘭芳女士提到，民國二十年出生在廣東大埔，是第二十四世，在大陸與先生結婚，先生出生於民國十一年亦是廣東人，先生於民國三十六年從廈門大學電機系畢業，直接於畢業後分配來台工作，饒女士於民國三十八年，由於先生在台灣工作穩定後，跟隨丈夫搬遷來台，後因先生工作地點的調動，先後到過高雄、宜蘭等地居住，饒女士在台南登陸，直接去到先生的住所，當時先生正在高雄服務，最後於民國四十七年調任到台北工作，居住在公家宿舍，也就是現在同安街的住所，直到現在。

何雲和先生提到，我是新竹竹東人，因為事業的關係所以上來台北，來台北時即定居於南昌路，會住在南昌街是因為這裡環境較為單純，大概已經居住了有三十年之久。

羅鴻森先生提到，民國六十年生於桃園中壢，父親老家在桃園縣新屋鄉九斗村，祖先牌位還在那，民國七十六年來台北唸書，居住於板橋念國立藝專（現改制成台灣藝術大學），當時並非有他人介紹來台北。

張德思先生提到，是出生於桃園縣中壢市的大崙，會選在古亭也是因為同鄉的人介紹而選在此地區居住，一來先住在和平西路，約民國四零年代遷到現居地址，只記得是在光復後搬來台北居住，所以來台北已經快六十年了（大約民國三十三年上台北）。

賴金雄先生提到，民國三十四年生於屏東縣佳冬，從小就是在客家的環境中成長，再加上父母也是客家人，對於客家話的講、聽都還算不錯。在三十年前為生活及理想來台北打拼…。

林忠貴先生提到，民國三十二年出生，今年六十一歲，為苗栗後龍人。年約二十幾歲時，因要尋找工作而上台北，就居住在台北南昌路這一帶，並非他人介紹也無介紹他人來此居住，實際的地點也不記得，中間並無遷移，當時不清楚這裡居住很多客家人。

盧源有先生提到，民國三十三年生於新竹縣湖口鄉，後來到桃園縣龍潭讀小學（三坑國小，即現在的石門國小），該處位於龍潭與大溪交界，地址是在大溪（閩南人較多），但唸書與做生意都是在龍潭（有較多的客家人），因為在家鄉找不到工作，所以在十八歲（民國五十年）到台北，跟著舅媽從事建築方面的工作。

謝鳳英小姐提到，年約五十幾歲，為苗栗縣南庄人，於小時後因姊姊結婚，而跟隨姊姊來台北居住，剛來時住在中山南路上，現址為中央圖書館，不清楚住在這的原因，當時年紀小…。

羅文政先生提到，於民國四十五年出生於宜蘭蘇澳，民國六十年因至台北唸書而上來台北，就讀三極高工（現今的及人中學），即在現居地附近租房子…。

范姜群生先生提到，民國三十九年出生，桃園中壢人，本身於民國七十六年上來台北，會居住在這邊的原因是當初考上公務員而到公賣局工作…。

林享奎先生提到，民國十四年出生（大正十四年，西元1925年），高雄美濃人，今年八十歲，自己一人上來台北，當時為民國三十五年日本人還在此，但台灣已經光復。本身接受教育至職業學校，後來於昭和十五年（西元1940年）至日本留學，學習關於機械方面的技術，昭和二十年（西元1945年）學成返回美濃，之後搬上來台北，至樟腦局從事提煉樟腦成分的技術工作。

江秋月小姐提到，出生於苗栗縣西湖鄉，年約三十八歲，大約是十六歲時來到台北，因為工作的原因，加上姊姊和哥哥也都在台北工作，而工作就是幫忙哥哥做事算，是打雜的工作也稱不上是什麼正職，因此才會來台北。

李美玉小姐提到，我先生---范綱源出生於桃園縣龍潭鄉，今年三十四歲，不過祖籍在桃園縣中壢市，因工作的原因北上台北找工作，在此已有十六年之久…。

張完小姐提到，我先生---徐正義現在為六十五歲，新竹縣關西鎮出生，老家則是在桃園大園鄉，來古亭地區是因為自己找工作來到此地。

羅仕福先生提到，我是桃園縣龍潭鄉人，民國五十三年生，因工作忙碌且不願多做說明，經懇求得查閱族譜為第十九代族人。因為找工作的原因，在年輕時，大約二十歲的時候離開了龍潭，未有人介紹就剛好選擇在南昌路居住（即現居住地），之前住過的地方就不便做說明，時間也就不是很清楚。有聽說過這裡的客家人比較多，但不是因為這樣才搬來的，有聽說古亭這一帶住了很多客家人。

林永謙先生提到，民國二十四年出生，為新竹北埔人，本身為第四代。為師範學校第一期畢業的學生，畢業後即擔任教職，先在台中教書，後來民國四十九年才調到台北的老松國小教書，所以才上來台北。

李徐芬蘭女士提到，民國三十六年生於苗栗縣大湖鄉明湖村，自小即生活在客家的環境中，會說也會聽客語，約民國六十多年因為結婚所以搬來台北居住…。

詹純媛小姐提到，出生於台北，祖籍為新竹新埔，年齡不願透露。從小在台北長大就居住在徐州路一號（當時的臺大醫院宿舍）。

邱庚萬先生提到，民國三十七年出生於桃園大園，從出生時家族就已定居於當地，邱先生會離開家鄉的原因也是因為要來台北市謀生，他表示他來到台北已經三十九年了，故邱先生是民國五十四年來台北古亭區，會來台北的原因是嫁到台北的姐姐所介的，他今年大概六十多歲了，當初這個姐姐是被過寄到閩南人的家庭當養女，所以不會講客家話；邱先生現在經營的傢俱店是他姐姐當初住的，現在姐姐已經搬到大同區孔廟附近了，而邱先生現在是住在傢俱店的樓上，對於地價他不是很清楚。所以說邱先生從民國五十四年來台北就一直定居在現在的店面樓上。

葉新有先生提到，在中壢出生，目前八十多歲，延續大陸老家的算法，本身為第一百二十四代，約民國二、三十年時在中壢求學，校名已不清楚，而當時有機會念小學就已經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在當時學校講的是日語，因此國語、客語、閩南語、英文都可以進行溝通。因為當時台北是一個較為方便繁華的地方，且對於一個年輕人而言是個築夢的天堂，所以約民國四十年時搬來台北，目前已經居住五十多年了…。

吳鄭傳妹女士提到，出生於桃園縣新屋，因為親戚介紹工作所以來台北，也之後也曾介紹妹妹來台北，對於台北的不適應，就是會想老家，不過隨著時間現在比較不會了…。來台北就在古亭區落腳，覺得當時這裡商業較發達，一直住到現在，在南昌路開桂香齋麵包店。

劉阿宏先生提到，民國四十四年出生於苗栗，本身是來台第五代，自小就生活在客家環境中，會說也會聽客家語言，認為自己是客家人。畢業於苗栗農工(時間不詳)，因為考上公家機構而到台北工作(時間不詳)，定居於南昌路，

劉阿仁先生提到，民國三十一年出生，今年六十二歲，桃園龍潭人，民國四十四年國小畢業，當時年紀還小就直接去高雄工作，後來由於離家太遠，加上高雄的廠長調到台北，在此因緣際會上來台北，當時十六歲。

李桂華小姐提到，為台北士林人，由父親來台起算，本身為第二代，且一直住在士林無搬遷狀況，年齡不願透露，父母是因戰亂而遷來台灣，而父母住在台北士林區，由於婚姻而嫁到古亭(夫家)這邊。

張世剛先生提到，民國十八年生於桃園縣楊梅鎮，排到這輩為來台第二十二代，民國五十七年(三十九歲)因為電信局的工作而上來台北，住在永和。

陳姝榮小姐提到，為桃園縣新屋鄉人，生於民國五十九年，現為三十五歲，因父母工作原因，於十歲時大概國小三年級時全家遷移至台北縣新店市。

張瑞蘭女士提到，民國三十一年出生，為新竹縣芎林鄉人，不清楚自己是第幾世代，民國五十二年結婚後(丈夫為外省籍軍人)，遷移至台北市撫遠街居住。

邱創明先生提到，民國四十四年出生，今年六十五歲，為桃園關西人。十五歲來台北。

鄭菊梅女士提到，桃園縣楊梅人，在楊梅出生長大，求學、結婚，本身目前為第二十三代，共有五個兄弟一個姊妹；而鄭菊梅女士有五個兄弟二個姊妹，婚後與夫婿(李錦祥先生)經友人介紹後搬往台北瑞安街從事小生意。

擇偶對象方面，大多是與客家鄉親結婚，甚至是依照父母規定而行，因為考慮到語言不通產生隔閡，對於下一代的話，則不會硬性規定非得要客家人才可以嫁娶，一切順其自然發展，少部分的客家鄉親還是會希望結婚對象能同為客家人，這樣才能用客家話溝通。也有客家鄉親結婚對象非客家人，甚至是外省人，但頗能入境隨俗，也會隨著配偶說客家話或者閩南話。

鄭彩緞小姐提到，我婆婆是關西客家人，是關西望族，他們家是在開私塾的；我自己是楊梅的客家人。

陳增圓先生提到，二十五歲就結婚了，太太是新埔客家人，以後就搬到內湖，內湖是閩南人的村莊。我太太說閩南話，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客家人，閩南人都不知道他是客家人。

郭正祺先生提到，我母親(郭陳玉如女士)是新埔客家人，我父親是關西客家人，子女結婚婚不會要求與客家籍為主，現在都自由戀愛。

胡鴻雀先生提到，我太太是龍潭的客家人，是堂兄介紹的。

黃正宗先生提到，我太太是民國三十八年來台灣，他是蕉嶺，蕉嶺就是梅縣，講的客家話是四縣，四縣就是梅縣、蕉嶺那邊的客家話。

林鳳霞女士提到，我先生羅世凱是新竹湖口人，一樣是客家人。

劉德業先生提到，妻子謝芝蘭女士為桃園新屋客家人，生於民國十六年，不限定媳婦及女婿要為客家人，但一個媳婦及二個女婿皆為客家人。

陳添順先生提到，我太太是新竹新埔范家，但是我的媳婦有是閩南人、外省人，不限制一定要客家人才可以。

曾連生先生提到，我太太也是客家人，但媳婦是閩南人。



【照片 4-1-20 羅世凱先生伉儷】



【照片 4-1-21 劉德業先生伉儷】



【照片 4-1-22 曾連生先生伉儷】



【照片 4-1-23 陳添順先生伉儷】

吳鶯榮先生提到，太太是苗栗銅鑼的客家人。不過我第二個媳婦是閩南人，英語能力非常強，可以即時翻譯，文章寫的很棒；大媳婦是苗栗市的客家人，是中文系畢業的，現在是總編輯，他父親以前在鐵路局服務。

范姜新勳先生提到，我太太和我一樣是新屋的客家人，人家介紹的嫁來台北。

呂心文女士提到，丈夫為屏東潮州人，說四縣，但不會要求小孩將來的另一半一定要為客家人。

林鳳嬌女士提到，我先生一樣是苗栗頭份的客家人，姓葉，從事導遊工作，他現在已經往生了，有五個小孩，四女一男，現在都就業了，四個女兒都在教書從事教育工作。

林錫烈先生提到，太太是頭份客家人，是人家介紹。

謝鳳英小姐提到，先生是非客家人（嘉義市），其兩人認為現在時代的婚姻都是兩人喜歡就好，因此抱著是隨緣的想法，並不會限於客家人，時代已經不同了。

李美玉小姐提到，先生也是桃園縣龍潭鄉的客家人，彼此對小孩的結婚對象並不會限於客家人，認為小孩喜歡就好，對於族群通婚並不會過於介意。

江金祿先生提到，我太太也是龍潭的客家人。

羅仕福先生提到，太太亦是客家人，其老家為南投縣草屯鄉，對於小孩結婚對象並無限制，以小孩的喜愛與雙方交往合適為主，不強求需為客家族群的對象。

林享奎先生提到，太太不是客家人，為土生土長的台北迪化街人，是以前工作的同事，媳婦、女婿都不限定要客家人。

張完女士提到，我有一半的客家血統，為嘉義縣中埔鄉，先生是新竹縣關西鎮出生，老家則是在桃園大園鄉，而且認為子女若要結婚則是以他們喜歡為主，並不會特別要求客家人。

江月秋小姐提到，先生是閩南人，出生大概是在員林鎮地區，並不會侷限孩子要嫁娶客家人，只要年輕人喜歡就好交往順利可以相互扶持較重要。

邱庚萬先生提到，太太也是客家人，同樣出生於桃園大園；邱先生本人對於下一代的通婚較沒有硬性的規定，因為其表示來台北已經蠻久了，很多東西都與當地的風俗融合了，邱先生也強調了現在的客家人不會有那麼明顯的種族意識，所以通婚觀念也是順其自然；然而在他們那一代，父親要求他們要與同是客家人通婚，因為當時的務農社會，父親也只會說客家話，若是取了其他族群的媳婦怕會有語言不通的困擾。

何雲和先生提到，太太也是客家人，是桃園龍潭人，認為未來小孩結婚不一定要是客家的姻親。

張德思先生提到，都是客家人也是同鄉，對於孩子的配偶不一定要是客家人，但是既然嫁來客家人的家庭，就要認同自己也是客家人。

吳鄭傳妹女士提到，丈夫是台北閩南人，不是客家人。對於小孩的對象，不

會要求一定要是客家人的姻親。

王肇雄先生提到，對於未來配偶，對象不一定要是客家人。

羅鴻森先生提到，太太是福建人，後遷移至馬祖居住再來到台灣，非客家人，對於小孩的結婚對象是否須為客家人，覺得還太早所以沒答案。

陳玉湘先生提到，太太跟我是同鄉，因別人作媒認識，也是客家人，不認為嫁娶一定要以客家人為主，像自己的媳婦就不是客家人，自由發展即可，一切隨緣。

林美安小姐提到，我先生是苗栗客家人，自己是從小在同安街長大的閩南人，子女擇偶的對象不限制為客家人，像他的女兒就是嫁給英國人。認為去研究省籍問題的人很無聊，就她所知有許都鄰居都把小孩送到國外唸書，甚至結婚對象是外國人，這樣是否也要去研究國籍的問題？

盧源有先生提到，太太是出生於雲林，非客家人，並不堅持以後小孩結婚對象一定要客家人才可以。

劉阿仁先生提到，太太是新竹縣關西鎮人，也是客家人，自己在台北工作時，雙方工作的店面只差一條馬路，因為可以常見面而認識，後來也就結婚；他們的長輩（父母）會認為不論嫁娶，對象還是要以客家人為主，現在對於他們的小孩，並不會抱持這樣的觀念，一切隨緣。

李桂華小姐提到，先生為閩南人，在台北市出生，也不會覺得孩子的配偶必須為客家人，孩子高興就好。

劉阿宏先生提到，太太也是苗栗客家人，但非客家人，同時也覺得小孩子的配偶不需一定為客家人才行。

張世剛先生提到，太太為客家人，是同鄉的。不會特別要求小孩的結婚對象一定要為客家人，現在的時代戀愛是很自由的，孩子喜歡就好。

陳姝榮小姐提到，先生為閩南人，非客家人，在台北萬華出生，對未來小孩的結婚對象不會刻意要求，一切隨緣。

張榮木先生提到，太太是中壢的客家人，希望未來的媳婦也是客家人，這樣大家才可以用客家話溝通。

林永謙先生提到，太太為苗栗銅鑼的客家人，在台中認識，兩人對於孩子的另一半不會要求一定要是客家人。

廖金泉先生提到，太太也為新竹新埔客家人，但從小即在台北長大，為自由戀愛相識的。不限定將來小孩另一半一定要為哪一族群的人。

戴簡清秀女士提到，丈夫也為新竹關西人，約為第十九代，老祖先也為河洛人，且自小也生活在客家庄裏，故也會說客家話，也認為自己是客家人。不會強迫小孩或孫子的另一半一定要為客家人。

羅文政先生提到，太太為台北縣三重人，為閩南人所以不會說客語。不會要求小孩將來的另一半為客家人。

張奶奶女士提到，先生也是苗栗頭份的客家人，但不會限定說媳婦女婿也非要是客家人，他們互相喜歡就好。

陳秋如女士提到，先生是廣東焦嶺縣人，也是客家人，但不會因此限定媳婦女婿非要客家人，現在都是自由戀愛，不會特別限制。

饒蘭芳女士提到，我先生和我是同鄉，也是廣東省大埔縣客家人，但現在時代變了，沒有限定說小孩或孫子的配偶也必須是客家人。

王鳳霞女士提到，先生是嘉義市閩南人，現在的人都互相通婚，沒有須特別找客家人的對象，大家應該早就融合在一起，現在是這樣，以後必定會融合明顯，族群觀念漸淡。

林烈豪先生提到，她是大陸安徽人，非客家人，我以前在台南救國團時候結婚的，她完全不會講客家話，但是她嫁給我以後，滿口客家話啊，就跟客家人一樣，閩南話也會講，她有語言天份。

劉德源先生提到，太太則於屏東內埔出生之客家人，其相關的生活紀錄就不願多做說明，對於未來小孩子的婚姻則不會限於客家人，不過希望其長的漂亮、順眼最好。

范姜群生先生提到，太太是中壢的客家人，不限定小孩未來的另一半為客家人。

詹純媛小姐提到，先生是閩南人，出生於台北萬華，對於未來兒女的婚嫁，並不會強制要求須為客家人。

賴金雄先生提到，妻子則是為閩南人，生於屏東佳冬鄉。在家中，而對於兒女的婚姻來說，不會計較對方必要為客家人。

李徐芬蘭女士提到，先生為苗栗銅鑼的客家人，兩人對於孩子的另一半不會要求一定要是客家人，對於孫子則不勉強學習說客語。

葉新有先生提到，太太為龍潭的客家人，媳婦為閩南人。女兒都以嫁給外國人，因此對於孩子的另一半不會要求一定要是客家人，較重視民族融合。

林忠貴先生提到，妻子為閩南人，不清楚妻子為哪裡出生的，但與妻子是在台北這附近認識，對於將來下一代的媳婦省籍，則不會限定為客家人。

鄭菊梅女士提到，先生亦為客家人，但對於未來媳婦的省籍並沒有限制，一切順其自然。

邱創明先生提到，我太太為屏東潮州的閩南人，為光復小學的幼稚園輔導老師，二人於民國五十三年結婚，為軍中同袍所介紹，對於孩子的另一半不會要求一定要是客家人。

張瑞蘭女士提到，大女兒嫁給客家籍丈夫，對於兒女的配偶選擇並未限制其發展。

第二節 從台北搬至現居住地（南昌路與同安街）

初到台北，若能進入公家機關服務，不論考試或經由他人介紹，至少三餐能夠溫飽，可減輕生活壓力，若是進入私人機構服務，則各式各樣的行業都有，例如：當學徒、小工、送貨、開店做生意...等，甚至白天做一份工作，晚上做一份工作，過程艱辛卻也感到踏實，充分展現客家人克苦難勞的硬頸精神，在工作的過程中，大多數人覺得不會因為自己是客家人而受到排擠或是歧視，因為「能力」才是最主要的因素，不會不敢承認自己是客家人，反而自認身為客家人是一件很光榮的事，儘管如此，仍有少部份人覺得會受到歧視或刁難，特別是做生意以及求學當兵時最明顯，以致於不敢承認自己是客家人，於是乎想些辦法突破，例如做生意的話，就會結合閩南人一起合夥和閩南人談生意，或者用日語溝通，讓自己能不被注意到是客家人，久而久之就逐漸隱化在我們四週，加上羅斯福路開通時，曾拆遷許多當地住戶並且有計畫性的遷移到坡心（現在的通化街），破壞當地客家居民結構，使客家人口有減少的趨勢。

另外，之所以會選在古亭落腳，則是因為當時地價便宜（如圖 4-1-1）且留下許多日本宿舍，光復之初的古亭，仍屬於台北市的郊區、邊緣地帶，在這樣的條件下，正好吸引許多北上求發展的民眾來此求個暫時棲身之所，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加上大家口耳相傳之下，於是大多會想先在古亭落腳，這也是古亭地區聚集許多客家鄉親的原因。

但從另一種角度來看，其實住在當地的客家人並沒有減少，因為閩南人比較會作生意，沿街店面都租給他們，客家人則退居樓上或住到其他地方，又或者是說，這批來台北打拼的下一代，對「客家人」的定義逐漸模糊，從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因環境所迫而“技術性”不承認是客家人，演變成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加上這一代的想法認為，不希望被傳統客家人的觀念所桎梏，急欲擺脫傳統的包袱，對外更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客家人，因此表面上看起來減少，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反而應該呈現增加的趨勢。

何雲和先生提到，老一代的閩南人有排斥心理，記得剛來台北做生意時候，有些閩南人會看不起客家人故意刁難，所以會和閩南人朋友合夥去協調，生意比較容易談成。另外小孩考上研究所時，原本是想要念成大的研究所，但要去成大報到找房子租時，發現那邊的店家、房東都是以閩南語作為溝通語言，甚至連國語都不說，覺得如果念成大一定難以適應生活，所以後來選擇念新竹的交大。

陳金球先生提到，因為升遷之故來到台北（台北事業營業處，位於信義區），之所以會住在古亭區，是因為哥哥陳添順先生也住在這裡，並介紹這裡不錯才般過來，民國七十三年買房子，民國七十四年時從基隆搬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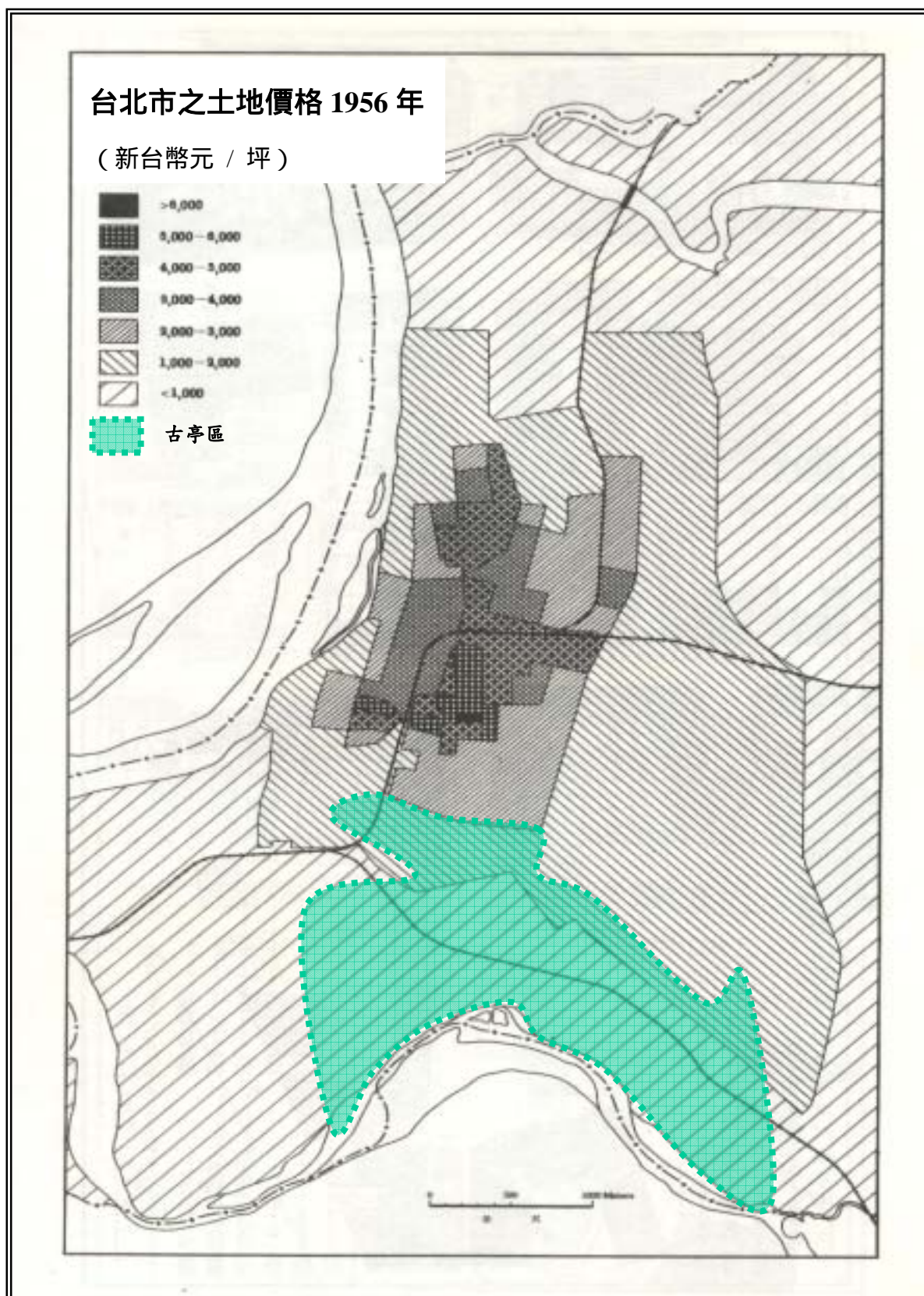


圖 4-2-1 民國四十五年 (1956) 台北市土地價格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正祥，1997：107

溫送珍先生提到，當時是一位以前家中聘僱的退休長工介紹，於現在南福宮一帶當學徒，一個月的薪水才五元，後來才調升至十二元，印象中當時就已經住有許多客家人，最後在自己不斷努力下，最後在南昌街開了一間大源百貨公司。



【照片 4-2-1 大源商號（一）】

照片提供：溫送珍先生】



【照片 4-2-2 大源商號（二）】

照片提供：溫送珍先生】



【照片 4-2-3 大源商號（三）】

照片提供：溫送珍先生】

江秋月小姐提到，來古亭則是因為於民國六十七年時結婚，也已經有二十幾年，之前是在家帶小朋友當褓母，之後則去哥哥的店〔四海豆漿〕幫忙，來台北期間並沒有受到任何的排擠，也認識了許多的客家人。沒有介紹別的客家人到古亭附近地區來居住的經驗。

黃正宗先生提到，我會住在南昌路，是因為從英國回來的時後，因為沒有房子，去照顧一位老夫婦，是我內人的乾親戚，老人家是八十歲了，後來他們的小孩把他們都接到加拿大去了，我們當時是想去照顧他們，有一次聖誕節的時候去看他，就發現沒人去照顧他，老太太身體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們就去照顧…。

陳添順先生提到，後來因十大建設開始要興建台中港，本身又懂得日文，所以被借調到經濟合作委員會當日文翻譯（當時主委是孫運璿），之後就一直在台中港工作直到退休（共二十七年），職稱為高級工程師。當在基隆港務局工作時，陳太太正在基隆省立醫院服務（現在的基隆醫院），後來為了能賺更多錢供小孩讀書，辭去醫院工作，出來做生意——開西藥房，現在仍有開店（順風藥局，基隆市中華路9號）。後來孩子大了，為了方便他們上學唸書，於是買了現在這間房子，我當時又被借調到台中，所以變成台中、基隆、台北三地奔波。覺得因為是客家人之故，起初受到異樣眼光，但後來我們的努力，展現出實力，讓別人認同我們。但過程真的很辛苦。



【照片 4-2-4
參與興建台中港報告書（一）】



【照片 4-2-5 追憶興建台中港
照片提供：陳添順先生】



【照片 4-2-6 接待日本前港灣局長
照片提供：陳添順先生】



【照片 4-2-7
參與興建台中港報告書（二），
文中提及陳添順先生的部分】

胡鴻雀先生提到，進入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土木課任職，國語就是在這個時候學，現在許多台北市的主要道路，都是當時辛苦開闢的成果，例如：凱達格蘭大道（以前稱介壽路），一直到民國七十八年退休，目前在這邊住了五十八年。覺得剛到養路隊時會因為我是客家人，所以遭到同事異樣的眼光。當時人工不夠，所以需要補充人力，可是在市區內人也不夠，所以人親土親，當然還是故鄉人親，當時我是隊長，所以就經過人家介紹了一些老鄉下的人一起來，一直介紹到差不多有幾百人那麼多，我們養路隊有三百多人，來的客家人就有七八十人，所以客家人才會大量的來台北啊，早在日本時代就是一個帶一個上來台北，別的單位也都是這樣，所以客家人才會愈來愈多啊，那時候日本離開的時候，台北差不多才二、三大萬人而已，其他的都是外縣市來的人啊。還有一部份是大陸過來的，就是因為各行各業的需求這樣；那個時候不會覺得客家人受到排擠，包括我的隊員不會有排擠的現象，每人也有自己的觀念啦！像以前人可能都是綠色的，突然來了一個藍色的，也會覺得怪怪，可是我們還是對他一視同仁。



【照片 4-2-8 以前的水泥預拌廠
照片提供：胡鴻雀先生】



【照片 4-2-9 任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隊副處
長時辦公情形，照片提供：胡鴻雀先生】

林鳳嬌女士提到，本來住西門町，搬過來是正好這邊要賣，這邊又比稍微大一點，住在這邊因為孩子在台北上課，要這樣通勤蠻辛苦的，車不多不過這樣也有一段，那時候很塞車，那時候高架橋還沒做好，在三重化成路那邊都沒有，之前住這附近不是因為妹妹（林鳳霞女士）也住這邊，個人的因素啦！因為有需要，五個小孩他們上班，因為我來的時候他們都還沒有就業，我民國六十七年來，民國七十三年老三出國，民國七十四年老大到美國讀書，我來的時候他們還在讀大學；當初沒有選擇和平西路或是其他地方，也沒有為什麼，因為你看房子要看他的景觀，不能選距離也要荷包啊和房子大小、小孩夠不夠住等。不是覺得這裡客家人很多才搬過來。

林錫烈先生提到，現在這個體育用品店比較慢，那時南昌路這裡交通很方便，閩南人比較多是沒錯，但是客家人也不少，我是覺得沒什麼影響。起先不是

因為這附近的客家人比較多才來這，是因為先來這邊當夥計，後來呼朋引伴的才會來這邊做生意。知道有許多客家人是在南門市場做生意，若自己做的好的話就會回故鄉推進自己的親朋好友北上來工作，幾十年的客家鄉親來台北大部分都是窮人，都是作工慢慢的賺了一些錢財，才在台北市房地價比較低的地方落腳，慢慢的機會來了之後才慢慢賺錢。

范姜新勳先生提到，新屋公學校畢業時就自己來台北，當時十四歲，因為有人介紹日本人的雜貨店要請店員，店員做了四年後，加入志願軍第二期，這是強制的志願兵，當時十九歲，訓練六個月從現在六張犁跑到台灣神社（圓山），然後到基隆河游泳每天不間段，後來從基隆出發去南洋六年，當任伍長還可以管日本人。後來光復後被送到橫濱，當時有很多台灣人留在日本，我民國三十五年回來台灣正好是五月節（端午節）。當時我們從戰場回來台灣人也有結拜，當時十二個人，現在也剩六個了，當時客家人才兩個，我當時年輕，身體很好，所以才能全身而退。二十六歲回來台灣，當時台灣光復了，被送到日本橫濱去，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光復，民國三十五年端午節回到台灣，因為沒工作才想到去考警察，由於我的學經歷及家世清白，當時是在愛國東路任職，後來做一年之後錢太少，我的朋友介紹到峨嵋街去做棚布生意，那時還沒娶太太（三十歲娶太太），做了十年，從二十六歲做到三十六歲，自己出來開店，請十八個員工，先是在小南門，店面僅五坪多而已，後來再到南昌路來買大一點的店面，後來做的不錯後有介紹兄弟及一些親戚來台北，又在買到現在居住的地方，到現在已經三十幾年了，我的姪



【照片 4-2-10 學生照】

照片提供：范姜新勳先生】



【照片 4-2-11 當兵時英姿】

照片提供：范姜新勳先生】



【照片 4-1-12 范姜新勳當兵時攝】

照片提供：范姜新勳先生】

子住在和平西路及寧波西街這一帶的也有，後來房子被拆掉才買到現在這裡。以前生意好做，因為當初在戰爭美軍需要台灣做代工，而當時類似的店才四家。古亭庄我住了五十年，客家人特別多，以前客家人都會被人家說「呆客家人」，後來最近十幾年因為有客家委員會，客家人才敢說自己是客家人，我們客家人其實很多，但是散散的都不敢說自己是客家人，像本區以前有客家人做五任市議員，客家人就他一個。到台北會不習慣，當初講話常被人家罵，我們聽不懂，當時開中藥行、醫生、棚布的大部分是客家人。都是比較辛苦的行業。客家人當初來台北來到古亭庄後，賺了錢，後來才散到台北市其他的地方。

林烈豪先生提到，會不大敢說自己是客家人，之後是完全是靠大陸來的軍人，當年跟蔣中正一起來的有身份地位的一定都是軍人，那時有二、三個客家將軍，一個是薛岳嘛，他上將，那個時候客家人最高地位就是他，其他大部分都是外省人，黃國書當過立法院長，以前根本沒有四年，你不改選根本沒有人可以把你怎麼樣，可是現在不行了，現在有團體法嘛！最多就是連任一次一共八年啊！所以說現在民進黨認為我們外省客家人，所以民進黨還好一點，馬英九在台北市還好一點。會不大敢說自己是客家人，之後是完全是靠大陸來的軍人，當年跟蔣中正一起來的有身份地位的一定都是軍人，那時有二、三個客家將軍，一個是薛業嘛，他上將，那個時候客家人最高地位就是他，其他大部分都是外省人，黃國書當過立法院長，以前根本沒有四年，你不改選根本沒有人可以把你怎麼樣，可是現在不行了，現在有團體法嘛！最多就是連任一次一共八年啊！所以說現在民進黨認為我們外省客家人，所以民進黨還好一點，馬英九在台北市還好一點。

因為有國家考試的資格就可以進入樟腦廠，後來樟腦廠被併到公賣局，所以最原始的動機是依親，其他的親戚沒有跟著上來，不過是有些同鄉一起來台北，我們這附近也有幾個美濃人，都是各自北上，由於國民政府不承認日本時代的資格，民國三十六年我再去考普通考試，考上後就可以做公務人員了，一開始是辦事員，大約做三年後升為科員，科員做十七年，接著當專員四年，後來因為沒有入黨因此就沒法再升遷了，之後就退休。以前上班的地方日本時代是叫樺山町，公賣局後來搬到南門這裡來，財政部對面。

林鳳霞女士提到，我曾在三重靜修女中教數學，以及在建中夜間部教書，民國六十年林洋港的時代就從教育界退休了，競選第三屆、第四屆市議員，當在選第四屆時生病，最後還很高票當選，剛到台北時是住在重慶南路三段那邊，房子是改建的，後來跟公公婆婆她們一起住在汀洲路龍口市場那一邊，那個也是大宿舍改建，後來我就搬來古亭這邊。因為工作的關係，結婚後沒幾年就上來台北，大約民國四十九年，他爸爸都在台北，爸爸媽媽已經來台北了，媽媽沒有跟我一起上來，爸爸是做建築工作比較早上來這個國語日報社，第一銀行都是他在弄，他很喜歡作善事，都做無形，那我先生身體不好，頭腦有開刀，語言有障礙，左腦右腦有分，左腦是屬於精明腦，語言思考記憶，右腦是屬於公有腦，孫院長那時候發生的時候是屬於公有腦，他跟我先生差了兩個年度，他先發生的嘛，發生

的時候，那時候我住重慶南路三段十六巷十九號北一女那邊，因為那邊住發生很多身體不好的事情，連我兒子都發生事情氣到，所以就搬了，算是一個轉捩點。

可是我覺得他們的勤儉是在「摳」上，就是說已經把他列入在勤儉的最高等級了，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這一代普遍會有的現象，很少會有人主動說我是客家人，這也是從很多心裡層面啦，跟社會評價不是很高，所以造成這樣，可是如果你在新竹苗栗一帶說我是客家人，那沒什麼..就沒什麼好裝了，可是在台北一帶的就很多人就會這樣子，所以我覺得文化就是要把它美德化，不要太高調，現在年輕人就比較會接受。

鄭彩緞小姐提到，公公是一畢業就在三井株式會社，只是農業出來的只是可能就是在那裡做植物研究，就是類似總務、管家啦，從三井株式會社不知道做了幾年，就來這裡蓋學生宿舍，然後做生意，大概十五年之後就做川端町保正（相當於現在的里長），當時是日本時代我公公就到處給人家錢做善事，反正沒有還給他就算了，到後來他也是很苦，到後來沒錢的時候人家也沒有幫他忙，拖累到我們，最後就只好幫他還債。國民政府剛來的時候他是區民代表，之後就是鄰長。



【照片 2-2-13 梁萬珍先生
照片提供：鄭彩緞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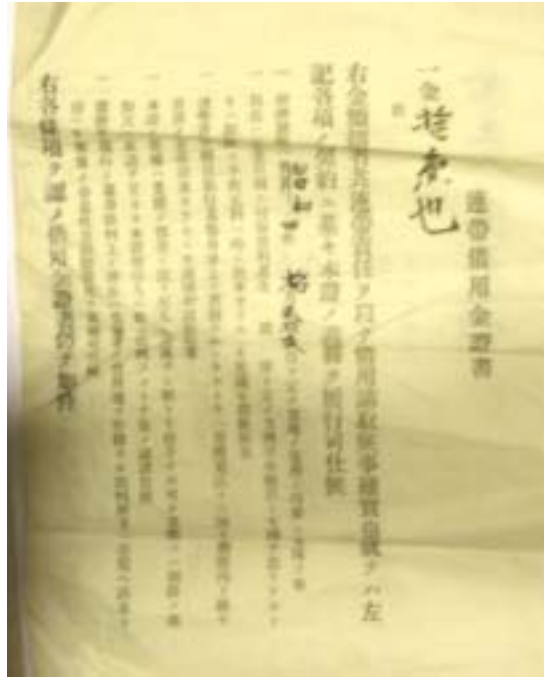
【照片 2-2-14 梁萬珍先生保正
當選證書】



【照片 2-2-15 梁萬珍先生
任保正時之徽章】



【照片 2-2-16 梁萬珍先生
開立之借據（一）】



【照片 2-2-17 梁萬珍先生
開立之借據（二）】

曾連生先生提到，剛來台北約光復左右，治安非常不好，還有人要來強佔你的房子喔，我們客家人實在是太老實，當初來到這邊是日本人、閩南人居多，我們居住的環境本來是閩南人的地方，不像我們美濃、六堆完全是客家庄，我是日本時代的普通考試阿，普通文官考試我考通過了，光復後他不承認阿，三十八年我再去考後來考過了，然後高考我就沒去考了，這是故事阿。（述說兒時做田事的情形），當時結婚時也是由人家介紹的，當時的婚姻都是由父母清決定的，可以說是一見鍾情，以前的風俗就是這樣，以前的人比較會出苦，像我們已經結婚六十年了。

陳玉湘先生提到，初到台北時先住在姊夫家，所做的工作都是短期工，例如：泥水工...等等，一方面也是因為還沒當兵所以不好找工作，老闆都是包吃包住，後來在財政廳拉三輪車，薪水才固定為一個月四十五元，民國四十八年曾在「八一四醬油」公司服務，但沒多久就入伍當兵（民國四十九年），兩年退伍後，於民國五十一年經以前財政廳秘書介紹當台中縣稅捐處工作，他是陳先生的老長官，一年後因被調至台北縣稅捐處，所以陳先生也隨之遷回台北工作，服務了八年，民國六十年從台北縣稅捐處退休，之後又從事泥水工的行業，一同工作的伙伴中，也有許多是客家人，甚至老闆就是客家人，工作都很愉快，直到民國八十五年才正式退休，在台北這段期間先在重慶南路上租房子（住在姊夫家附近），當時不會覺得在工作時受到欺負或排擠，對外大多講國語為主，而且當時還是小孩子，即使國語講不標準也沒人會去注意，不會刻意隱瞞自己是客家人。後來也曾介紹堂弟來台北發展。

郭正祺先生提到，隨父親來台北就一直住在這邊四十幾年了，選在這個地方落腳是因為我爸爸當時是在復興書局工作，民國四十九年來到了這個地方那時候我們育英出版社，過去主要是音樂這方面的，那時候就找房子找到這裡來，那時候到處找，因為過去習慣上在南區阿，所以就找到這一帶來，沒有特殊原因就是說這裡原來也是一家書局阿後來他說要賣後來看了合適就訂下來。有同行住在這邊，還是出版社的時候，出版音樂、書法，後來教科書連營，就比較少了，於是就更有時間去參與客家事務。剛上來台北是要讀書所以沒有覺得不適應，以前只要有棲身之地就好了，因為在鄉下過慣了苦日子所以說來台北並不會不習慣，客家人從五胡亂華開始就開始游離所以就必須融入當地的文化；當初來到這的時候不會刻意隱瞞自己是客家鄉親，出去都說自己是客家人，雖然裡面沒有客家人但我還是都說自己是客家人，沒有被受排擠的情況。

陳增圓先生提到，二十歲那年到台北三重埔工作——台灣金屬重工廠株式會社，住在工廠裡，在日本時代，到台北來與朋友一起到工廠做事，從事鉛管製作，後來做這個東西，民國三十六年（當時二十一歲）唸台北商職（現在的台北商專），晚上唸書，白天是在事務所作會計的工作。二十五歲搬到內湖，後來搬到杭州南路，又搬到詔安街，最後才搬到南昌路這邊，搬到南昌路這裡已經有三十三年了，我搬過很多地方。我從事會計的工作十幾年了。那個時候因為為了生活啊，家裡兄弟又比較多，所以才會來台北，搬到杭州南路，後來搬到永康街後又搬回來詔安街，又從詔安街搬到這裡來，來來去去搬了好幾次。有時候為了工作，離家近一點。

日本時代，台灣金屬重工廠株式會社，到台北來與朋友一起到工廠做事，從事鉛管製作，後來做這個東西，日本的公司想請我們客家人，閩南人當然也有，不過他們認為我們客家人最忠厚，當然閩南人也很多，但是日本人對我們客家人比較有好感。客家人同事只有兩個人，裡面的工頭都是閩南人啊！我們只有兩個客家人，你想我們敢講客家話嗎？民國三十六年（當時二十一歲）到台北唸台北商職（現在的台北商專），晚上唸書，白天是在事務所作會計的工作。

我們那個時候會計師要考很多的試，又沒有什麼專長，唸完書後，為了生活去研究稅捐處的稅法。很用功的研究，幫一些公司做帳、報稅，慢慢的客戶就越來越多，直到把公司交給小孩子後，顧客有一百五十多間，都是幾十年的老顧客了。我們要認真來做事，對國家的稅務來推廣，都是很好的。有人說，你沒有執照來做這樣的工作事違法的，我說什麼是犯法的，憑自己的勞力來賺錢，有什麼違法的嗎？有人說你作這個假帳，我說你可以查帳呀。有一次查帳，他說你這個是作假的，我說你到底要我怎寫，我都是照著稅法規定作出來的，他問我是憑哪一條，我說你把查帳準則拿出來看，我是憑你這條規則辦理的，我作了這行三十年，我作的帳不怕人家查，我都是規規矩矩作出來的，每一筆帳都有正確的憑證。

羅仕信先生提到，剛開始從苗栗上台北，是住在重慶南路靠總統府、北一女

附近那兒，聯合大樓隔壁，旁邊是台灣銀行，那時的重慶南路和這時的重慶南路差別很大。當時總統府前的廣場那時還是一人高的土堆，光復前後的台北市改變很多。剛開始做生意的時候沒什麼資本，我們夫妻倆一起打拼，住在植物園旁邊那一帶，環境比較複雜一點，以前是很多客家人住在那的，後來覺得環境不太好，大概是民國五十五年就搬到長安西路，民國五十七年賣了那棟房子才又搬到南昌街來，當時是租的房子，因為作印刷很吵雜會打擾隔壁鄰居，剛好找房子找到南昌路這裡來，在七十四巷那邊租屋住了三年，搬到現在這裡是民國六十四年，一直到現在為止。

林美安小姐提到，我先生羅宏樹民國四十五年畢業於山腳國小，之後去台中縣大甲鎮唸大甲中學，畢業時考上台北的建國中學，當時在自己家鄉造成轟動，後來因家裡沒有錢供他唸書，故並未前去就讀，一年後考上台北工專電機科（現在台北科技大學），當時十八歲，也因此上來台北唸書，五年畢業後就入伍當兵，民國五十七年退伍，考進台電龜山水力發電廠工作，當時已經考有工程師執照，當初到台北時，並不會覺到受到排擠，因為能力勝於一切。

江金祿先生提到，河洛人很多。開藥房時說河洛話，沒人知道我是客家人，來台北沒人知道我是客家人。最初來台北的時候，光復後大約民國三十五年，客家人很少，有很多廣東人，但客家人很少，福建人也不少，覺得那時候客家人受壓迫，像是語言無法溝通，以前都會說傻客家人呀，現在就比較少了。不過這也不算是什麼壞話，是指客家人很忠厚、吃苦耐勞，什麼困難的事都叫客家人去做，人家不願做的都叫客家人去做，可以推都不推掉，所以才會有這句話的產生。客家人不會貪心啦，講話做事情很直，不會奸巧。



【照片 4-2-18 民國三十五年南海路之路況
照片提供：胡鴻雀先生】

朱發田先生提到，一開始在松山做服裝，之後在到中山區，有一陣子住在萬華的西園那一帶，就是早期的西園區，先是在汀洲路上，再來才到同安街，算算到古亭也二十年了，我是來台北到現在已經是第二代；剛到台北來的時候，不覺得有什麼壓力，語言方面在當兵的時候就學的差不多了，也不會隱藏自己是客家人，也不覺得有什麼不適應，在工作的過程當中不會怕人家知道我是客家人，也沒發生排擠的情形，倒是當兵的時候閩南人是會欺負啦，可是打架的時候他們都怕我啊，我們真的是有那種基因，只要有人要欺負我們，客家人都會過來一起幫助。

呂心文女士提到，自己為土生土長台北市民生社區人，現年三十歲，父母那

輩因工作之故而上來台北，搬來同安街的原因為丈夫工作在這附近的因素，搬來此地居住不到一年。本身沒有受到排擠的情況發生。

饒蘭芳女士提到，民國二十年出生在廣東大埔，是第二十四世，在大陸與先生結婚，先生出生於民國十一年亦是廣東人，先生於民國三十六年從廈門大學電機系畢業，直接於畢業後分配來台工作，饒女士於民國三十八年，由於先生在台灣工作穩定後，跟隨丈夫搬遷來台，後因先生工作地點的調動，先後到過高雄、宜蘭等地居住，饒女士在台南登陸，直接去到先生的住所，當時先生正在高雄服務，最後於民國四十七年調任到台北工作，居住在公家宿舍，也就是現在同安街的住所，直到現在。

羅鴻森先生提到，民國六十年生於桃園中壢，父親老家在桃園縣新屋鄉九斗村，祖先牌位還在那，民國七十六年來台北唸書，居住於板橋念國立藝專（現改制成台灣藝術大學），後來再因為小孩唸書關係，移居到中正區現址，只知道南昌路附近有客家人居住，並未曾有他人或介紹他人來台北。在求學及工作的過程，並沒有遭受到排擠感覺還好。

吳鄭傳妹女士提到，一來台北就在古亭區落腳，覺得當時這裡商業較發達，一直住到現在，在南昌路開桂香齋麵包店。

張德思先生提到，是出生於桃園縣中壢市的大崙，會選在古亭也是因為同鄉的人介紹而選在此地區居住，一來先住在和平西路，約民國四零年代遷到現居地址，只記得是在光復後搬來台北居住，所以來台北已經快六十年了（大約民國三十三年上台北），只記的努力賺錢的期間真的是很辛苦，覺得打拼生活很不簡單，工作算是順利。

王肇雄先生提到，上來台北是有人介紹，就一起居住在南昌街地區，因為這裡有較多客家人聚集，亦有介紹他人上來台北，覺得上來台北之後並沒有受到委屈，認為客家人與閩南人最大的不同是在於族群的認知，因為跟閩南族群想法和行為上較為不同，在求學過程中不會不敢承認自己是客家人。

邱庚萬先生提到，從出生時家族就已定居於桃園縣的大園，會離開家鄉的原因是在於要來台北市謀生，民國五十四年來台北古亭區，現在經營的傢俱店是他姐姐當初住的，當時就是住在傢俱店的樓上，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

張世剛先生提到，民國六十六年後因為電信局就在古亭附近所以就搬至現在住的地方南昌路一段，就這樣一直住到現在，而電信局的工作也做到退休一切很穩定，而之後有介紹老家的親戚來台北讀書而一起同住。

陳妹榮小姐提到，於民國八十二年結婚才搬到萬華，不清楚自己為第幾代，但祖先來台差不多三百五十年左右。民國七十七年於新店市的莊敬高職畢業，畢業後打過幾次工（早餐店、婚紗店、唱片公司）但時間皆不長，之後選擇美容業。

民國八十七年在現在工作地點南昌路這裡工作，已來這工作六年，此店面與人分租的(此店面為服飾及美容業)。而自己本身是住在萬華區，南昌路這裡為上班地點。當初全家來台北是經由伯父介紹。自己有介紹堂弟妹來台北工作和讀書。而在唸書及工作時並無受到同儕的排擠，大致上都還順利，而現在工作的同事也有好幾個是客家人，所以工作起來很愉快也很有默契。

劉阿仁先生提到，當時十六歲，工作三年就換做紡織，但只做了數個月就上來台北迪化街賣布(當年十九歲)，因為堂姊夫住在台北(現在西寧南路)，所以就先住在他家中，有聽說古亭住很多客家人，但不知道為什麼，他的堂姊夫是山東人，會教劉先生做人處事的道理，抄報紙學寫字，二十歲那年(民國五十一年)入伍當兵，兩年退伍後繼續在布店裡(迪化街)幫忙，從事棚布工作，直到現在退休，他的小孩繼承父業，繼續從事布店的工作，並提到早期從事此工作的大多為客家人，老闆是一位姓葉的客家人；後來搬到重慶南路、和平西路租房子，最後在民國六十年搬進同安街，也就是現居住地。

謝鳳英小姐提到，剛來時住在中山南路上，現址為中央圖書館，不清楚住在這的原因，當時年紀小。來台北因時間已經很久，大約五十年左右，同時也是因為婚姻及丈夫工作的關係，才會搬到古亭來住，基本上就是住在這裡，沒有特別搬去別的地方了。不清楚自己的家中族中是第幾世代的客家人了，也沒有介紹別人來古亭地區工作或居住的經驗情形。本身為家庭主婦沒有特別的工作。認為種族間受過排擠的，就只有小時後約十歲時，當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有這樣的感受，認為國民政府不尊重弱勢族群的生活，黑金政治嚴重，小時候的家就是被一夕之間火燒而搬家到古亭這邊居住，認為就是政府在從中操作迫害，其他的就沒有太大的感覺在平常的人與人之間沒有閩、客間的歧視或欺壓的行為或是感受。

劉德源先生提到，因為找工作的關係而選擇在古亭居住，並沒有刻意要居住於同安街的理由或是想法，就是當時看到有適合住的就定居這麼久了，也沒有想搬的感覺，這裡客家人多也比較有的聊。自己的兄弟姊妹也都是陸續到台北來工作。在古亭居住算一算也已經有四十多年之久，其中搬遷的紀錄與時間都不願意多做說明，因為都有點不清楚了。認為居民相處上也很融洽，並無受排擠之感，對於中族間的摩擦或是排擠的感覺並沒有，這樣的種族歧視其實根本就不曾受過欺負，也不認為有這樣的事情會在發生。而且於同安街二十八巷幾乎七成是客家人，因此更無此問題，大家都處的很不錯。搬來前有聽朋友說這有客家人的居住。

張完女士提到，我先生---徐正義之前是住在對面的大樓，因為現在做工程蓋新房子，但這裡也是做自己的家兼店面使用，其他則沒有任何搬遷住家的紀錄，於此工作也都已有三十多年之久，沒有換過工作，就一直從事家庭理髮的小事業。未有人介紹來此區居住或是工作，來此居住與工作之虞也未曾介紹別的客家人來古亭地區住。在日常生活中對於族群的不同之中，並不覺得有受到排擠或是種族壓力的感覺等問題的產生，附近的客家友人也常常來串門子聊天，生活

的感覺不錯。認為認識接觸到的閩南人也沒有所謂的排擠客家人的現象或行為，所以不認為有這樣的種族間彼此排斥的問題。

李美玉小姐提到，在此已有十六年之久，所以大概是七十幾年的時候了，其工作是印刷列印影印的工作，並沒有特別的搬遷的紀錄，因工作忙所以就沒有多說明。對於種族之間的相處良好，並未有過被欺壓或是感到排擠的現象，覺得在這樣的環境中還算不錯只是工作比較忙碌，關心不了其他的事務。並沒有其他人之介紹而直接選擇古亭為工作及住家之地點，其祖譜置於中壢老家，在此多年並無受到任何種族間的排擠，且附近也有許多客家人，如遇到客家人都有親切之感。

羅仕福先生提到，目前在此已居住十多年之久，大概是民國七十幾年搬到古亭，經過這些年的工作努力過程中並未有任何覺得有種族壓力或威脅的情形發生，未有在任何的狀況下覺得自己是客家人而受到排擠或打壓。

賴金雄先生提到，民國三十四年生於屏東縣佳冬，從小就是在客家的環境中成長，再加上父母也是客家人，對於客家話的講、聽都還算不錯。在三十年前為生活及理想來台北打拼…。

林忠貴先生提到，民國三十二年出生，今年六十一歲，為苗栗後龍人。年約二十幾歲時，因要尋找工作而上台北，就居住在台北南昌路這一帶，並非他人介紹也無介紹他人來此居住，實際的地點也不記得，中間並無遷移，當時不清楚這裡居住很多客家人。

詹純媛小姐提到，年約十幾歲，又搬遷至通化街，父親會選擇遷往此地之因，推測是，知道此地大部分為客家人居住，所以變遷往於此，大約五年後，又搬遷到吳興街，居住了約五年則又搬遷，最後則是於忠孝東路三段定居了下來，目前父親還是居住於此。約民國七十年結婚，結婚後才會搬到此地居住，大約再此地居住了二十幾年，在受教育及求職的過程中，並未受他人欺負，彼此都是和平相處互相對待。

李徐芬蘭女士提到，約民國六十年因為結婚搬來台北居住，而先生的診所是婦產科，開在婦幼醫院附近，但現在已經沒有營業了，因此直接居住在南昌街，在南昌街已居住三十多年了，但無印象南昌街與南昌路之轉變，之後也無介紹親友上台北居住。上來台北後一切順利，並沒有因為為客家人而有被歧視的感覺。

葉新有先生提到，在台北居住已經五十年了剛上台北時，即居住於南昌路，不願透露當時從事何種工作，但對於為何選擇古亭，則無特殊因素，不清楚為何古亭居住較多的客家人，之後也沒介紹親友來此居住。在成長過程中，身邊的朋友沒有聊到種族的相關話題，因此沒有遭受到排擠。上來台北工作一切順利，並沒有特別區分客家人、外省人或閩南人，最重要的是還是靠自己的努力闖天下。目前為大宇紡資股份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及山葉家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盧源有先生提到，民國三十三年生於新竹縣湖口鄉，後來到桃園縣龍潭讀小學（三坑國小，即現在的石門國小），該處位於龍潭與大溪交界，地址是在大溪（閩南人較多），但唸書與做生意都是在龍潭（有較多的客家人），因為在家鄉找不到工作，所以在十八歲（民國五十年）到台北，跟著舅媽從事建築方面的工作，像水泥工、小工、挑砂石..等；除了白天之外，晚上亦到中央市場幫人家送菜，也需要打電報給客戶（以前無傳真機），也很感嘆人生為了那麼點錢在過生活，實在沒意思。

劉阿宏先生提到，因為考上公家機構而到台北工作（時間不詳），定居於南昌路，因為覺得這附近較能給小孩好的教育環境，在台北工作很順利，並沒有受到欺負的感覺，也沒有介紹親人搬來。

李桂華小姐提到，夫家原本就住在此地原本就有房子，而一直住到今天（時間不願透漏），親戚有部分在台北，並無介紹親戚搬到附近。目前開漫畫店，對於工作上沒有被欺負的感覺，會說也會聽客語（腔調不詳），不會不敢承認自己是客家人，認為自己是客家人。

張榮木先生提到，民國三十八年出生於桃園縣楊梅人，民國六十六年來台北找工作，一到台北因親戚介紹所以先住在中和，先在工廠工作...

羅文政先生提到，於西元 1956 年（民國四十五年）出生於宜蘭蘇澳，民國六十年因至台北唸書而上來台北，就讀三極高工（現今的及人中學），即在現居地附近租房子...

劉德業先生提到，其遷移過程相當複雜，四十年前（約 1964 年）上台北先至中和南勢角落腳，當初和別人合買中和南勢角工廠內的房子，後來因淹大水把房子摧毀，故把地賣掉、大家平分金額，再搬到古亭女中附近，因小孩讀書較方便；後來因在中和保健路買房子，故又搬到中和。以上遷徙的時間皆不清楚，搬到古亭女中附近集中和保健路的都為自己找的。目前所居住的同安街僅搬來一年半，為女兒所買的房子，謙稱幫他們顧房子。沒有再介紹其他客家人上來台北，也不覺得客家人有被欺負的情況發生。

廖金泉先生提到，一開始是為了做生意而到台北新莊討生活，住了十年，後來因做生意的因素才又搬到同安街（約民國六十八年時），完全非經人介紹，一開始會介紹客家的鄉親朋友來台北，不過後來因大家的生活漸趨穩定就沒有再介紹其他人上來台北。搬到同安街居住已三十五年了。沒有被閩南人欺負的感覺。

林永謙先生提到，上來台北先住在萬華，後來住到三家附近（因太太在三家火車站上班），之後又搬到泉州街，最後民國七十四年時才定居於同安街，在同安街已居住十九年。上來台北工作一切順利，沒有被欺負的感覺，最重要的是大家互相尊重。

戴簡清秀女士提到，約二十歲時因工作因素而上來台北，由表姐介紹戴簡清秀女士到他在金門街上所開的服裝店學做衣服，大概做了七、八年。後來戴簡清秀女士於二十八歲時與戴肇尉先生結婚，再做衣服做了二年，便換工作成家庭手工，之後再一、二年後又做起小生意，賣些小點心及麵食等，店面位於現今自助餐店的隔壁。現今的自助餐店沒有名稱，因為那個房子之後地主要重新建造房子，目前只是先暫租來做生意。兩人結婚後，曾居住在三軍醫院及古亭國小那附近住了八年之後(不清楚在此居住的時段)，最後民國七十年時定居在同安街上。期間在兩人勤奮工作之下，約為民國七十八年時於同安街上擁有兩間房子。目前於南昌路上開自助餐店，現與丈夫及女婿一同經營，並兼賣早點。在這邊居住時覺得很好，沒有被欺負的感覺，反正做生意就是和人聊聊天、保持和氣。

張奶奶女士提到，一開始先在後火車站租房子，後來因先生工作關係，而搬到同安街，先生在公賣局上班，不會刻意隱瞞自己是客家人身分。

王鳳霞女士提到，因此介紹親戚上來台北，民國六十幾年在親戚介紹下，全家搬遷到台北仁愛路附近，因為台北工作機會多，為了賺錢親戚幾乎都搬到台北，後來經由朋友介紹工作在公館，因此在工作地點附近找房子，民國七十幾年才會搬到同安街，工作的過程中沒有因為是客家人而被排擠，也不怕讓別人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工作時大家相處並沒有分客家人閩南人，如果對方講客家話，自己也會回以客家話，沒有受到不平等對待。

陳秋如女士提到，民國六十四年嫁到同安街夫家，嫁過來之後並沒有介紹親戚來附近居住，不過有告訴他們台北生活還不錯，較多工作機會，因此後來陸續有親戚搬到台北。不會不敢承認自己是客家人，只是別人沒問自己也不會主動提說是客家人，工作上也不會因為是客家人而被排擠，沒有族群問題。

范姜群生先生提到，民國三十九年出生，桃園中壢人，本身於民國七十六年上來台北，會居住在這邊的原因是當初考上公務員而到公賣局工作…。

林享奎先生提到，當初是有同鄉介紹他一起來古亭區，之後便至樟腦局從事提煉樟腦成分的技術工作，之後調至公賣局印刷廠工作，直到民國六十一年退休為止，退休後進入私人的「基業船務公司」工作。會居住在此的原因為以前該地為公賣局的宿舍，更早為日本宿舍，之後才向公賣局購買土地及改建。於工作或生活時沒有感到客家人被欺負的感覺，反而會因國民黨獨大的關係而有受到壓迫之情形(因本身未參加任何政黨)。沒有介紹客家鄉親再上來台北。

張瑞蘭女士提到，本身是家庭主婦，後因撫遠街其處舊址要改建成擋土牆，也因親生小妹婚後亦居住台北，欲幫忙其照顧小孩，故於民國七十五年搬至同安街與妹妹住在附近。

邱創明先生提到，十五歲時先於泉州街醬油廠打雜，後來到台北中華路海天印刷打雜，然後又於徵信新聞(目前的中國時報)從事印週刊的工作。其後則是

於同安街從事麵粉批發的行業。剛來時候生意經營有些辛苦，但因附近許多客家鄉親互相扶持，經濟情況逐漸好轉。白手起家至今，退休已十七年，目前擔任鄰長等服務性質的工作。

鄭菊梅女士提到，婚後與夫婿(李錦祥先生)經友人介紹後搬往台北瑞安街從事小生意，後因原居住地址拆做公園，故於民國七十四年，自行尋找店面後搬往同安街。剛來時候生意經營有些辛苦，後因附近許多客家鄉親一起扶持，經濟情況漸好轉。對於外界並不會刻意隱瞞自己為客家人的身分。

這些辛苦來台北打拼進而落地生根的客家鄉親，大多是講四縣腔與海陸腔的客家話，其他尚有大埔腔、永定腔、長樂腔...等較少聽到的腔調，若配偶也是客家人，在家中尚可以母語溝通，並以此教導下一代；若配偶非客家人，家裡只能用大家都聽得懂的語言，例如：國語、閩南語，加上當時大環境受到政府國語政策的實施，平常鮮有機會講母語，日子一久就不會說，加上大部分的鄉親對小孩的語言傳承都採順其自然的態度，並不強迫非要會講不可，故在本此訪談中發現，出生於民國五0至六0年代中期的客家子弟，大部分會聽不會講，嚴重一點則不會聽也不會講，到孫子這輩語言斷層的情形更是嚴重。

在少部分的家庭中，仍是有堅持要以客家話當作主要溝通的語言，雖然不強迫小孩結婚對象一定為客家人，出門在外時不限制要用何種語言，但至少在家中一定要講客家話，若不會的話也很願意從旁教導，在此情況下，其下一代以及孫子這輩的客家話都能朗朗上口，甚至去參加學校舉辦的客家語演講比賽。

陳姝榮小姐提到，育有一女已經五歲了，與父母溝通是說客家話，為長樂腔調(屬其他腔調，聽說滿少人是講這種腔調)。小孩因與爺爺奶奶同住所以會聽客家話，但不太會講。因小孩尚未就讀小學。

張世剛先生提到，家中育有四女一男，現與兒子及媳婦居住，有四名孫子，在家以講客語為主。兒子與孫子皆會說客語，是講海陸腔調之客語，媳婦則為閩南人。

江金祿先生提到，太太是龍潭那邊的客家人，家中育有四男一女，大家都會講客家話，孫子現在已經三十多歲了，打電話來的時候都是用客家話交談，以永定腔為主，只剩媳婦不會講而已。

溫送珍先生提到，大兒子與自己同住，在附近做生意，二兒子到國外居住，女兒也嫁到外國，家中以講客家話為，大媳婦也是客家人，孫子目前全都在國外，但小時候也使用國語和客語，家裡娶媳婦沒有規定一定要找客家人。

黃正宗先生提到，小孩子現在因環境的問題較少講，我有三個小孩，兩個小孩在倫敦，現在是英文比國語好，國語比客家話好。最小的小孩去英國唸書時，適應不太好，最後帶回苗栗跟我媽媽住，所以他的客家話就講的好一些，就算在

家裡講了，在台北比較沒有那個環境可以講，鄉下那邊，除了教學用國語外，下課同學間的交談等等都是講客家話…。小孩在國外受教育有影響，他們在國外很獨立，個性都很強，甚至有想法是到大陸自由自在的不結婚就算了，他們都做事了，我最小的小孩現在洛杉磯。

胡鴻雀先生提到，育有三男兩女，孫子全部有十個，目前只有一個孫子住在這，家中交談都是講永定腔的客家話，太太、兒子、女兒都會聽會講客家話，孫子會聽但都不去講，就算我一直跟他說客家話，他還是回我國語，也拿他沒法，主要也是環境的關係，像我民國三十多年從日本回來都不會說國語，後來也是在辦公室中慢慢學就會了…。



【照片 4-2-19 胡鴻雀先生全家福

照片提供：胡鴻雀先生】

林鳳霞女士提到，我已經七十歲了，民國二十四年生，和我先生都受過日本教育，他是新竹湖口人，我是頭份人，有五個小孩子，四個女兒一個，兩個小孩子在進修，他是在北科大，第三個女兒在加拿大，他最近回來，他有兩個小孩子，老大也兩個小孩子，四個女孩子，嫁了三個，還有一個在台灣經濟研究院，還有一個在修教育博士，那個是台北師院以後在東海讀那個，政治碩士，然後在暨南讀教育碩士，我們小孩子從小都會講客家話，孫女因為他們的媽媽嫁的都是閩南人，都講國語、閩南語，所以都不會講，我都是在日本公司翻譯日文，我大女兒在日本留學。

劉德業先生提到，夫妻兩人育有二兒五女。家中多使用客家話為溝通的語言，夫妻倆皆說海陸，所以全部的小孩都會說客家話，但孫子就僅會聽、說一些，不過就還是盡量以客語交談。



【照片 4-2-20 劉德業先生全家福

照片提供：劉德業先生】

林鳳嬌女士提到，有五個小孩，四女一男，現在都就業了，四個女兒都在教書從事教育工作，本身跟小孩是用客語溝通，所以她們聽和說都很流利，可是現在跟孫子就沒有用客語說話，大多用國語，因為學校都講國語，像我媳婦是閩南人，所以讓孫子接觸客語的機會又更少了，大家為了三餐沒辦法啊，像城鄉差距，我們住在台北跟住在鄉下又不一樣，那我現在退休，年級也大了。

林錫烈先生提到，我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那在家裡還有跟他們有講客家話，可是他們都不太會講。

曾連生先生提到，買菜的時候就講一些閩南話，只會一些簡單的溝通，像買菜講一點點基本的會啦，我們客家鄉親來這邊都十分的老實，所閩南人處的都還不錯，不會去刁難別人，我們那時候也是受日本教育的影響。

饒蘭芳女士提到，育有四名子女，三女一男，夫妻間會以大埔客家話交談，小孩都聽的懂客家話但不太會講，有一同住的孫子聽的懂客家話但也不太會講，其他孫子有的住國外或沒住在一起的，就聽不懂客家話。

劉阿仁先生提到，家中有六個小孩（五女一男），家中都是講客家話，不論四縣或海陸腔都通，有個基本原則，「在家中一定要講客家話，不論兒女、孫子、媳婦都一樣，但是只要出門在外說哪一種話都沒關係」，所以孫子不但會講客家話，也會用來唱歌跳舞。

朱發田先生提到，小孩現在都不會說客家話了，因為早期我們都不講了，他們怎麼會講。

鄭彩緞小姐提到，我公公有七個女兒兩個兒子，我先生他是排行第七個，下面還有兩個妹妹，他還有一個哥哥在美國，變成已經移民到那邊了，都已經是美國公民，他們的日本話比客家話還好，因為這邊都是日本房子，週遭的朋友同學都是日本人，所以在家裡跟爸媽聊天的時間都很少，會聽不過講的不好；我先生也是客家人，我們家兩個小孩都會講客家話，都講得很標準，但是我孫子完蛋了，因為我兩個媳婦都是閩南人，所以要怪就怪我兒子，因為他大多時間都在上班，下班的時間跟小孩子接觸的時間比較少，都是跟媽媽在一起，但是怪阿嬤也不行，我沒有跟他們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的孫子他不會講客家話，但是我的孫女現在唸古亭國小的客語班，那從一年級開始到現在三年級也是一直在學習我們的客家語言，他現在他聽的懂，但是講不是講得很好。

陳玉湘先生提到，家中有兩個兒子，家中都是講四縣腔的客家話，堅持在家一定要講客家話，所以現在不論兒子、孫子都會聽也會講客家話，目前有兩個孫子，都跟父母一起住在新莊，一個八歲與一個六歲，都在念小學，覺得家中對下一代已經落實客家語的傳承。

林美安小姐提到，婚後生有一子一女，女兒已經出社會工作，兒子就讀台大歷史系，家中主要以國語、閩南語溝通為主，少講客家話，羅先生講四縣腔的客家話，但本身不太會講，小孩不會聽也不會講，到孫子這輩只會講國語，覺得會有語言斷層之虞。

盧源有先生提到，出生地講海陸腔，後來在龍潭讀書因同學都講四縣腔，所以這兩種腔調都通，本身家中有三個小孩（二男一女），都已經出社會工作，都不會講客家話、閩南話，只會聽一點點，大多以國語交談，目前還沒有孫子，認為這是家裡環境的關係造成，以前講客家話小孩都聽不懂，久而久之就跟小孩講國語。

陳添順先生提到，育有三男一女，我們什麼話都通，閩南話、客家話、日語、國語，本身是說海陸腔為主（但家鄉是以四縣腔為主），兒子這輩都會講客家話，但到孫子這輩只會聽不會講，祖先來台時，就直接在龍潭登陸，一直到現在。

陳增圓先生提到，育有二男三女，目前大兒子同住，家都是講客家話，小孩們都會講，但孫子當中只有一個會講，其他都不會，有時還會追問：『阿公，你講什麼啊？』，覺得很感慨，會講的那個外孫女，還去參加客家話演講比賽，題目是「我愛龍潭鄉」，那時還很擔心會講不好，有跟再教他說一下，最後還拿到六千元的獎金耶...。



【照片 4-2-21 陳添順先生全家福

照片提供：陳添順先生】

郭正祺先生提到，我有六個弟弟妹妹（四男兩女），兩個在美國。在家裡是客家話、國語都混著講。因為是小孩子，所以適應很快，像光復後日本話以慢慢的忘記了，日本話是後來再學的。

葉新有先生提到，家中育有二男三女，使用的語言多以國語及閩南語，較少使用客家話，且使用的客語為海陸腔，小孩聽的懂客語，但較不會說，目前約四十多歲，有的住中壢有的住附近，因為媳婦並非客家人，以及環境的改變，因此孫子在家僅使用國語及閩南語，聽不懂客語，也不會說，在學校及鄰居同伴的影響下，也以說國語及閩南話為主，目前二十多歲，但仍強調語言是需要提供適當的環境來練習且須順其自然、不勉強。

范姜新勳先生提到，育有三男二女，本來家裡沒有說客家話，小孩子都已經不會說了。現在若客家委員會不把客家人組織起來，再過十年客家人將會消失，現在近幾年坐火車、捷運開始有說客家話，因此我家孩子，孫子都會講客家話。現在族群通婚普遍，因此客家話漸漸消失。所以我非常贊成現在的客家委員會。



【照片 4-2-22 范姜新勳先生全家福

照片提供：范姜新勳先生】

羅仕信先生提到，我有三個兒子，家中是講四縣腔的客家話，所以他們都會講會聽，孫子會聽但不太會講，很喜歡聽、唱客家歌，每次他們放假回來都會跟聽們說客家話，有時會用獎金鼓勵他們，不然現在這代受到電視媒體影響很大，讓很多客家小孩都只會講國

語和閩南語，這是件很嚴重的事情。



【照片 4-2-23 吳鶯榮先生革命實踐研究院結業照，照片提供：吳鶯榮先生】

吳鶯榮先生提到，我有二子一女，目前沒不住在一起，但都是住在附近，家裡是講四縣腔的客家話，孫子跟著爸爸媽媽回來這邊玩，他們都會講客家話，我都常拿餅乾點心來誘使她們說客家話。

曾連生先生提到，我有五個小孩，兩男三女，我大女兒在新加坡，移民去新加坡，我的兒子都在大陸做生意，家裡語言還是用客家話交談，我們的小孩現在都還是會講客家話，孫子們都不會

講了，我媳婦是閩南人，小孩子都講閩南語啦，也都不會聽啦，父母都不會跟他們講客家話。

詹純媛小姐提到，家中育有一男一女，最小的二十餘歲。在家中多是使用國語及客家話輪流的使用與孩子做交談，而本身的客家話是屬於海陸腔調。

李徐芬蘭女士提到，家中育有四女，目前居住國外，二個已婚，二個還在求學。在家主要使用客語交談，小孩會說也會聽客語，所使用的腔調為四縣腔，認為語言只要經常使用多加練習會學的較快。目前大環境造成小孩學客語不易，如晚上親子相處才三、四個小時而已，但在學校及鄰居同伴的影響下，大多以說國語及閩南話為主。

賴金雄先生提到，家中目前有四個小孩(四男生)，且大部分的都以二十來歲了，和家人是用客家話和國語做交談，小孩子都會聽，客家語但是在講的方面，就嫌較差。本身所說的腔調並不清楚。

謝鳳英小姐提到，家中育有四個小孩，為兩男兩女，大多使用國、閩南語與孩子做溝通，本身的客家腔調是四縣及海陸都會，因為父母親一為四縣腔、一為海陸腔。但是孩子則是大的會聽一點點，因為他是讓外婆帶的，因此會聽一點。

劉德源先生提到，育有一女一男，一女則已出嫁生有一外孫三歲；於家中大多使用國語及閩南語，而劉先生本身所使用之客家話屬於四縣，孩子會一點客家話，會聽一點點。

張完女士提到，家中育有兩女一男，最小的已經研究所畢業出來工作，老大會說客家話，其他兩個多少會聽會說，而本身四縣及海陸客家腔調都會說，客人跟他說啥口音，他就可以跟客人對啥口音，應對自如，家中多以國語作為溝通語言工具。

李美玉小姐提到，其本身有三兄弟，家中現育有一女兒就讀國小五年級，其唸的學校並不願說明，因為在忙著工作。在家多以國語做溝通，而本身會海陸及四縣兩種口音之客家話。

張德思先生提到，家裡有四個小孩三男一女，因為是在台北出生成長，聽得懂客語但不說，在家中溝通以國語、閩南語為主。客家話是說四縣腔口音，而且本身閩南語說得也很流利，訪談時多以閩南語溝通。家中的小孩皆以成年並且也不住在家裡了，都各自獨立，各過的生活，所以孫子也不同住，而且也搬離古亭地區。小孩其實都不大常說客家話，至於孫子的教育問題則是覺得由他們的父母做主就好，沒有特別的意見。

江秋月小姐提到，家中育有三個男孩子，家中多使用國、閩南語做溝通，而本身會四縣及海陸兩種腔調的客家話。

羅仕福先生提到，家中目前有四個人員，有一男一女，家中是以國語作為互相溝通的工具，不過回老家時爺爺奶奶會要求小孩子說客家話，因此小孩會說一點客家話，而他們的客家話是屬於四縣腔調的客家話為主。

吳鄭傳妹女士提到，家裡有四個小孩，都已經成人沒有在唸書了，都不會說客語也聽不懂，主要原因是自己一個人嫁來閩南家庭，只有自己懂客語，所以沒機會在家裡說客家話。並不會要求小孩要學客家文化與語言，因為家裡只有自己懂客家話。

王肇雄先生提到，目前未婚，在台北能說客家話的機會比較少，但是在新竹家鄉有很多說客家話的機會，父親是說四縣腔的客家人；母親是說海陸腔的客家人，所以都會說兩種語氣的客家話。

何雲和先生提到，家裡小孩二男一女，都會說客家話，腔調是屬於海陸腔，客家話只會跟客家的鄰居說而已，因為在台北會說客家話的很少。小孩子都已經研究所畢業，也還沒有成家。

羅鴻森先生提到，育有一女現在念幼稚園中班，有時候會跟她說客家話並教她客家話，平常則是國語溝通，本身的家族是講海陸腔的客家話，但自己聽得懂四縣腔。

李桂華小姐提到，家中有十一人，六個大人，五個小孩，雖然孩子在學校鄉土教學課程閩南語客語都有學，但小孩不會使用客語，在家多使用國語。

劉阿宏先生提到，家中有兩個大人，三個小孩，因為小孩子並不會說客家話，在家多使用國語交談，所說的客家腔調為海陸腔。覺得客家語言的學習是在環境下自然學習，週遭的人如都是講客語，自然小孩也就會講客語。

邱庚萬先生提到，一個兒子今年二十九歲，二個女兒分別是二十四歲以及二

十二歲，目前皆未婚。平常在家都是用國語交談，簡單的客家話孩子們都聽的懂，也會講一點簡單的客家話。我是講四縣，太太那一邊則是海陸。

林忠貴先生提到，家中育有一子，目前孩子十九歲，就讀高中。在家多用國語溝通，所以孩子並不會聽及說客家話，而自己本身也是多用國語在跟他人做溝通，那本身會講四縣腔及海陸腔。

羅文政先生提到，家中有五人，本身、太太、二兒一女。羅先生本身有一兄二姊二妹，其父母皆是客家人，小時候也曾嘗試教小孩說客家話，但因大環境的因素沒有學會說客家話，在學校說國語、在外講閩南話，所以僅會聽客語。而本身因從小在閩南村中生活長大，所以都已不太會說，僅會聽，平常也不太說客家話，說的是四縣，而在家都以國語或閩南話來溝通，而小孩則完全不會說及聽了。家中的小孩皆唸河堤國小，老大高二、老二高一，小女兒目前則為河堤國小二年級，所選的鄉土教學課程為閩南語，完全尊重小孩的選擇。

林享奎先生提到，目前家中有五人，二兒一女。本身說四縣的客家話，兒女也都不太會說及聽，家中沒有在使用客家話，對外也少使用客語，謙稱自己客語也說的不好。認為是大環境都說國語，所以造成許多年輕人都不會說客家話。

廖金泉先生提到，目前家中有四人，含本身、太太及一對女兒。夫妻二人說海陸的客家話，家中不太使用客家話，多用國語，小孩亦不太會說及聽客家話，但目前已慢慢調整，因認為多會一種語言即多佔一份優勢。

劉德業先生提到，夫妻兩人育有二兒五女。家中多使用客家話為溝通的語言，夫妻倆皆說海陸，所以全部的小孩都會說客家話，但孫子就僅會聽、說一些，不過就還是盡量以客語交談。

呂心文女士提到，目前家中有三人，丈夫、本身及一個剛出生女兒。本身說海陸，丈夫說四縣，但家中少用客語交談。

林永謙先生提到，本身說四縣的客家話，育有三女一男，媳婦也為新竹客家人，在家大多以說國語及閩南話為主。不會想加入客語家庭計畫。

戴簡清秀女士提到，育有二男一女，說四縣的客家話。在家中都是使用客家話，兒女皆會聽及說，孫子因還太小，所以只會聽一些，但之後會繼續教育他們說客家話，因為多會一種語言總是好的，且不可斷了客家話傳承。媳婦一為河洛人，一為外省人，女婿則為客家人。

范姜群生先生提到，目前家中有四人，兒女各一，本身說海陸的客家話，和太太有時會用客家話交談，小孩就不太會說客家話了，比較會聽。

陳秋如女士提到，家中親戚同住一起共有三十一人，自己有三個小孩，兩男一女，現在家有時會講四縣客家話，也會教小孩幾句，因此小孩聽的懂一些客語，

但還是不會講。

張榮木先生提到，家中有四人，生兩個男生，都會講客家話，先生是講四縣，太太是講海陸。

饒蘭芳女士提到，育有四名子女，三女一男，夫妻間會以大埔客家話交談，小孩都聽的懂客家話但不太會講，有一同住的孫子聽的懂客家話但也不太會講，其他孫子有的住國外或沒住在一起的，就聽不懂客家話。

王鳳霞女士提到，本身是講四縣客家話，家中有四個小孩以前念河堤國小，在家多用國語溝通，小孩只聽的懂一點客家話但不會講。

鄭菊梅女士提到，夫妻倆育有三個兒子，在家交談使用的是客語的海陸腔；關於客語教學方面，大兒子會聽會說，二兒子會聽但比較不會說，小兒子完全不會聽說。

邱創明先生提到，夫妻倆人生育二女二男（目前年紀最幼三十五歲、最長四十歲）。小孩皆不會說客家母語但聽得懂。認為語言是需要時間來練習的，順其自然，但是外面環境造成小孩學客語不易。

張奶奶女士提到，共有三女一男一養子，孫子念河堤國小，本身在家中會講客家話，兒子也會講客家話，孫子聽的懂客家話，但不會講。

張瑞蘭女士提到，育有四女，均就讀民權國小（因原居住撫遠街），現在已有二女結婚，也已有孫女，自己的女兒對於客家話都是聽得懂但不會說，家中說客語講的是海陸腔。

和外面的人常用國語和閩南語溝通來，若碰到有認識或者再交談後之到對方是客家人時，就會用客家話來對談，講話時的「口音、腔調」，最容易用來判斷是否為客家人，其次是用姓氏，常見有幾個客家人的大姓，例如：陳、范、邱、羅、彭...等，最特別的姓氏，則要屬「范姜」，其他姓氏不論客家人或閩南人都有，不見得一定都是客家人，若姓范姜的話，對方一定是客家人；最後若自己無法判斷，則是藉由對方的告知，才知道是否為客家人。

但日常生活中，曾經碰過一種狀況，自己已經從講話的腔調知道鄰居是客家人，此時用客家話跟他對談，對方卻仍是用國語來回答，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客家人，也無法硬去要對方承認或講客家話，此時心中雖覺得納悶卻也莫可奈何，這也顯示出心中仍有防備，除非在自己熟悉的人面前，才會比較放心的使用客家話，否則可能沒信心講自己的母語，長時間下來少有機會說，習慣用國語或閩南語和外界溝通，突然要講客家話反而不習慣。

盧源有先生提到，對外主要以國語交談，初到台北只會講客語、國語，自己的工作又不是當官或做生意，比較沒有困擾，像他知道鄰居是客家人，當他用客

家話跟鄰居交談時，卻用國語或閩南語回他，碰到這種情況也沒辦法，主要是以腔調來判斷對方是否為客家人，或認識久了就會知道，以盧先生來說，他的腔調很重，只要一說話就知道他是客家人，所以他說初到台北時都順其自然，也沒什麼好隱瞞的。

林美安小姐提到，對外講國語、閩南語為主，我小時後曾經在客家庄住過一陣子，雖然自己不會講客家話，但都能從口音腔調去判斷對方是否為客家人，甚至都可以聽出是來自中部或南部（不一定針對客家人），中部的音調比較輕柔，南部的音調比較重。

陳玉湘先生提到，對外主要講國語，大多腔調去判斷對方是否為客家人，會和住在附近的鄰居來往，像是在公園聊天，其他就較沒有來往。

劉阿仁先生提到，客家人有勤儉精神但是缺乏合群的精神，認為目前社會為多元社會每種族群彼此要互相幫助及尊重，但早期因為推行國語政策，使得許多客家鄉親的下一代失去客語學習的機會，或是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客家人，甚至是拒絕說客家話。

朱發田先生提到，跟客家鄉來往很頻繁，因為在客家電台工作的關係。

王鳳霞女士提到，平常在外大多使用國語，除非對方告知自己是客家人，才會和他講客家話，有和台北的客家親戚聯絡，沒有特別介紹他們來此居住。

張榮木先生提到，平常在外都講國語，只有遇到客家人才會講客家話，一般都要別人自己說是客家人，才會知道對方是客家人，但有些是聽口音就知道。

張德思先生提到，在外多以閩南語為主要溝通語言，也會說國語，使用客語的機會很少。在台北的客家親戚多住在台北市，例如：和平西路、汀州路。至於如何判斷客家人，自豪地說：用看的就知道是不是客家人，指老一輩的客家人而言，年輕一輩的客家人、閩南人以分辨不出來了。

吳鄭傳妹女士提到，在外溝通語言以國語為主，遇到客家人才會說客家話，例如：來店裡消費的客家人。

王肇雄先生提到，在台北都是以國語為溝通語言，判斷對方是否是客家人會以說話口音來判斷。有與台北的親戚來往。

羅鴻森先生提到，目前在外的溝通語言以國語為主，利用口音判斷對方是否為客家人，若知道對方是客家人，會刻意跟他說客家話，目前都有與親戚聯繫。

何雲和先生提到，在外溝通語言都以國語為主，也會說閩南語，認為有國語作為人民的共同溝通語言很重要。會以說話腔調來判別對方是否是客家人，在台北的親戚都有來往，幾乎都住在台北市，例如：和平西路、南機場附近。

邱庚萬先生提到，對外都是講國語或閩南語，除非是知到對方同是客家人時，才會用客家話交談。而他說要分辨是否為客家人有兩個重點，一個是講話一定會有一個腔調，如果很熟悉客家話的人一定聽的出來，還有就是眼睛大的人。

范姜新勳先生提到，那當年您到台北來是使用閩南語，後來會說國語。

林錫烈先生提到，以前家裡開西藥房那是用國語、日本話和客人溝通，以前閩南人用閩南語都聽不懂，慢慢才懂，後來才慢慢用國語溝通。

郭正祺先生提到，對外都是講國語跟人家，因為那時您有去過廣州，在大陸就學了，那年我爺爺台灣一光復就馬上去台北請一個大陸的老先生教一些台灣去的台商在我們家就學，學唱國歌、學唱國語，那我們小孩子在旁邊我們就跟著學，那時候就有學一點，所以回來後比老師還會講；像客家人有幾個比較大的姓，像姓邱的或丘的大部分都是客家人。

林鳳嬌女士提到，這邊客家人不是很多，而且我的個性很少去找人的，我自己寫寫字、聽聽音樂，不太喜歡去東家長西家短。

胡鴻雀先生提到，看他說什麼話，我就說什麼話，聽口音就知道對方是不是客家人，如果講國語的話也聽的出來。

吳鶯榮先生提到，在外面什麼話都講，例如：閩南話、國語、客家話，甚至日語也會講，通常只要知道對方的姓氏，聊上個兩句話，就知道對方是不是客家人，因為腔調不同，也是靠經驗累積。

陳姝榮小姐提到，在外使用的語言多為國語，而工作夥伴皆為客家人所以工作時也會說客家話，而與先生會說一點閩南話。而在外判斷客家人均以講話的腔調，一聽就可辨認出了。

林鳳霞女士提到，羅先生是講海陸，她母親說的是四縣，每個地方語音口音又不同了，用詞也不太一樣，所以到最後兩個人生出來的小孩同時自然的語言學習就是看到爺爺奶奶的時候講海陸，看到外公外婆的時候是講四縣，打電話來的時候我也分不清楚，所以我會自己調頻，所以我相信語言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因為我們也學一半，等於說在到下一代的時候可能連一半都不到，所以語言會失傳。

張世剛先生提到，來台北已多年了，可是客家的腔調還是在，每次說閩南語都會被人家聽出是客家人。而有與兄弟姊妹這些親戚聯絡，他們有的也搬至台北。

江秋月小姐提到，在外也多使用國語或客家話，多以口音、腔調去判斷對方是否為客家人。

李美玉小姐提到，對外則多使用國語及閩南語，自己本身並不太會去認客家人，而是對方表明為客家人人才會知道，在台北則無其他親戚的往來，而兄弟則是

有空時才做聯絡。

張完小姐提到，在外則多使用國語及閩南語，客家人的客人當然會用客家話溝通，大多是聽口音跟說話的腔調來判斷其是否為客家人。

劉德源先生提到，對外亦大多使用國、閩南語，並於說話時，多以腔調作為分辨對方是否為客家人。

謝鳳英小姐提到，在外面多使用國語及閩南語，不過因自己不太會辨認是否為客家人，通常都是由他人認出我的口音或是他自己說出自已是客家人，就會很高興的用客語來交談，噓寒問暖一下。

李桂華小姐提到，在外大多都使用國語，要判斷的話還是除非對方跟自己說客語，不然不認識的還是以國語為主，有與台北市其他客語鄉親聯絡往來，並沒有介紹其他親戚搬到這附近。

林享奎先生提到，在外大多使用國語，少用客語。由客家人說話所具有的腔調來判定對方是否為客家人。

呂心文小姐提到，在外面若遇到客家人，會與客家話與之交談，不會排斥表明自己為客家人的身分，並會依據方講話的口音來判定對方是否為客家人。

羅仕福先生提到，因為做生意的關係，因此對外除了國語外，仍會閩南語，對於客家人及朋友，總會以個人說話的腔調、口音去判別其是否為客家人，若為客家人就會用客語進行交談聊天。

劉阿宏先生提到，在外面看到認識的或是人家跟他說客語才會使用客語交談，不然還是使用國語交談。偶而會與台北的客家鄉親聚會，至於介紹搬到附近則無。

廖金泉先生提到，對外也不常使用客家話，但近年來若看到鄰居或朋友是客家人，由他人介紹來知曉對方為客家人，也會以客家話來打招呼及溝通。偶而會跟在台北的客家同鄉連絡。

劉德業先生提到，在對外語言使用情況，劉先生會以對方是否有客家特殊腔調來判定此人是否為客家人，並進而與對方以客語交談；劉太太則是會去觀察附近是否有人說客語，而進而與之交談。會與台北縣及台北市客家鄉親聯絡，但台北市僅限於客家電台及鄰居。

林永謙先生提到，對外則視對方說何種於語言即以該種語言對談，此外，若已知對方為何族群的人，一碰面即會以該種語言來對話。沒有跟台北市其他客家鄉親聯絡。

范姜群生先生提到，因大家大多知道其為客家人，所以都會主動用客語與范

姜先生交談，范姜先生也會用客語回應，且因客家人有口音或大多為朋友，所以也會主動和對方攀談。

戴簡清秀女士提到，對外做生意時，則視對方為何種人、說何種語言就跟他說哪一種語言。在台北幾乎沒有和其他的客家鄉親及鄰居往來，只跟親戚聯絡，不過以前南昌路還未拓寬時，還蠻常跟左鄰右舍、對面的客家人串門子，但隨著道路拓寬，部分客家鄉親的搬離，此份情誼也就結束。

張奶奶女士提到，平時在外都講國語，只有碰到客家人才會講客家話，我現在很少出門，只有早上會到公園作運動，和別聊天才會知道對方是客家人，除此之外沒有參加客家社團。現在年紀大了，不想參加活動。

饒蘭芳女士提到，平時在外多用國語或閩南語和別人交談，除非對方是客家人，才會和對方講客家話，平時聽對方講話即可由口音判別是否為客家人，但沒有特別和客家鄉親來往，也沒有介紹別人來此居住。

羅文政先生提到，目前不管是在家或是對外慣用的語言為國語及閩南話。會依照對方說話的腔調及姓氏來判定對方是否為客家人。

詹純媛小姐提到，一般在外面大多都會使用國語和他人做交談，除非是親戚或是聽他人講話的腔調，在確定為客家人，才會使用客語來交談。

賴金雄先生提到，在外與人溝通大部分都是以國語及閩南語來交換使用，除非是親戚或是聽他人講話的腔調，在確定為客家人，才會使用客語來交談。

林忠貴先生提到，在外多用國與溝通，不過，聽出口音是客家人時，還是會以家鄉話客語跟他們做交談。兄弟姊妹的也都都定居在台北，有景美、新店，但也是少有連絡，除有重大的事情外。

李徐芬蘭女士提到，對外則視對方說何種於語言即以該種語言對談，多以國語為主，此外，若已知對方為客家人，一碰面即會以客語來對話。

葉新有先生提到，在外多使用國語及閩南語，不會刻意去判斷別人是否為客家人，除非已經知道對方為客家人，才會使用客家話進行交談。沒有介紹其他鄉親朋友到此居住。

陳秋如女士提到，平常在外有時講國語有時講閩南話，如果遇到有人講客家話，就會和他講客家話，其實聽他們講話的口音就知道是否為客家人，如果對方是用客語交談，感覺會更親切。

鄭菊梅女士提到，夫妻兩人在外有機會使用客家語言是用通用的四縣腔，若遇到客家人會熱情親切的使用客語交談。

邱創明先生提到，對外視對方說何種語言即以該項語言對談，若已知對方為

何族群的人，一碰面即會以該種語言來對話，並且用腔調來區分對方是否為客家人。與故鄉的親戚朋友互動十分頻繁。

張瑞蘭女士提到，本身居住於同安街以來，與街坊鄰居都十分熟識，遇到同為客家籍之友人會十分親切的以客語互相招呼，認為身為客家人很好，沒有什麼值得自悲的地方。

現在雖然遷到台北，大多數人還是會回老家看看，畢竟是自己出生成長的地方，以及祖先牌位還在家鄉，故而會挑一些特定節日回鄉祭祖，同時也藉此機會和許久不見的親朋好友敘敘舊，秉持客家人一貫追本溯源的精神，讓後代子孫都能知道先人的辛苦，甚至有客家鄉親認為，其他神明都可以不拜，但是一定要拜祖先，由此可窺知客家鄉親對於先人的尊敬，並未隨時間而逐漸淡化；但有少部分的人已經不回老家，因為大家都搬來台北，同時也把祖先牌位遷上來。



【照片 4-2-24 溫送珍先生家鄉墳墓
照片提供：溫送珍先生】

目前對老家的印象，大多為農耕社會時的模樣，空氣新鮮人情味重，有些兒時趣事依舊歷歷在目，如同昨天才發生似的，多能把事情清楚描述，雖然提許多老家的優點，但大多數的客家鄉親至少現在來說還不會想搬回去住，一方面已經習慣台北的生活環境，一方面則是認為台北比較方便，生活機能齊全，即使要搬回去住的話，會想等年紀大一點時再說，因為屆時比較沒有生活上壓力，就靠子女奉養，享受輕鬆悠閒的生活。



【照片 4-2-25 林錫烈先生家鄉
照片提供：林錫烈先生】

陳玉湘先生提到，過年與元宵節的時候會回老家，覺得家鄉人情味重，即使到晚上也會去鄰居家「打嘴鼓」，像現在住在台北，即使是隔壁的鄰居，只要一進到家就不會想去聯絡，會想回老家住，但目前暫時先不會考慮。

盧源有先生提到，目前還有回大溪老家，目前會想搬回去住，因為比較休閒。

林美安小姐提到，以前過年還有回老家，自從老一輩過世後就沒有回去了，目前也不會想搬去老家住，因為都已經散了。

胡鴻雀先生提到，還是有回老家，以前是我大伯還在嘛！我退休以後比較沒什麼事，就比較常回去，可是現在他不在了，而且我年紀也大了喔！還是沒辦法那麼常回去，不然路途很累，現以現在只有在年節時候才有回去，在數量上有慢慢漸少啦！年輕的時候常回去，以前我父母還在的時候，我每個星期六都要回去啊！回去跟父母聊聊天，現在就是只有過年，或是特定的日子大家才會約一約一起回去囉！像客家人有三個節會回去。對老家還是有的印象，我哥哥的子女還在那邊照顧，跟我同輩的很多都不在了，晚輩就比較不熟了。

張世剛先生提到，在清明節都會回老家掃墓，一年回去一次，不會想搬回老家居住因為已經習慣台北生活，而與孫子與小孩同住感覺很好。老家與台北沒什麼差異，當初來台北也適應的很好。

劉阿宏先生提到，苗栗還有時常回去，會想老家，也覺得老家那邊的人較台北人刻苦耐勞，但目前還不想搬回去，再生活差異上覺得台北的資訊較為便捷、小孩的教育較方便、可是也覺得台北較為現實。

陳姝榮小姐提到，因為父母尚居住於老家，所以每個月回去一次，看看父母。對老家的印象是很舒服不像台北生活較擁擠。因為在台北生活都已經上了軌道所以並不會想搬回老家居住。

李桂華小姐提到，有跟父母回大陸老家一次，但不會想在回去，覺得那邊的鄉村跟城市差異很大，印象很落後。

王肇雄先生提到，目前沒有考慮回老家去居住，因為台北有比較多的工作機會，然而覺得老家較自然、民風淳樸，會考慮退休後回老家養老。



【照片 4-2-26 胡鴻雀先生家鄉實景
照片提供：胡鴻雀先生】



【照片 4-2-27 胡鴻雀先生於老家門前與
兄弟姊妹合影，照片提供：胡鴻雀先生】

林鳳霞女士提到，與先生羅世凱有回去過湖口，一年兩次，大年初二和農曆四月五日。

羅鴻森先生提到，現在每年都會回中壢父母家裡去，對於中壢的家是否有客家文化印象不深，因為那邊住的都是閩南人，只有本身這一戶是客家人，至於新屋老家則從來沒住過，是長輩才有印象的地方。覺得中壢跟台北差不多，目前不會回中壢居住。



【照片 4-2-28 羅世凱先生家鄉祠堂】

張德思先生提到，覺得中壢老家很好、樸素、富人情味，不像台北較沒人情味，除了鄰居之外，其他就像陌生人一樣，所以想回老家養老去，目前則是常常回老家去。住家附近有很多做生意的客家人，例如：南昌街沿線幾乎都是客家人的房子，目前多出租給別人。

吳鄭傳妹女士提到，目前還是常回老家去，覺得老家與台北的最大差別是較富人情味也很團結，不會有太大適應不良的問題，只是剛來時偶爾會很想家，隨著時間就慢慢適應了。現在是應該不會回老家養老，畢竟要看夫家的情況。目前仍有跟台北的親戚往來。

何雲和先生提到，現在也有回老家去住，一年當中在台北跟在老家大概一半一半，覺得老家民風淳樸、和諧、也有相同的宗教習慣、會和鄰居一同出遊，在台北就少了，退休後想搬回老家去居住，但年輕人會要留在台北。



【照片 4-2-29 林錫烈先生家鄉油畫
照片提供：林錫烈先生】

林烈豪先生提到，祖先的墓都在佳冬，大家都會在清明前一天回來，客家人是在過年後到清明間都有人在掃，就是每年掃墓的時候，大家都會在一起，大概會四、五十個，固定回老家聚會。記得小時後碰到二二八事件都躲在家裡不敢出去，因為出去他會看你的口音，不像當地的客家口音就會打你，對每個人都有蠻大的壓力，是這樣，就像是客家人跑到外省人的地方去，他看你口音不同，以為你是外省人一樣打你，只能在自己本村活動。

林忠貴先生提到，現在因工作非常的繁忙，也比較少回到苗栗老家探望，除了掃墓。對於老家，印象並不太大，因離家的時間也非常久了，現在在台北生活及工作都習慣了，也不會想搬回老家居住。



【照片 4-2-30 范姜新勳先生家鄉墳墓

照片提供：范姜新勳先生】

啦！只要是可耕種的都會耕種，去到別的地方就沒有，所以像我哥哥，現在全部都上班，可是家裡還是種田、養雞養鴨，跟我們上來台北的意思是一樣，即使我們本來是住在山上，可是搬到竹東街上但是他們還是持續耕種、養雞養鴨的，現竹東那邊的老家還有人住，真正的老家沒有，可是有兄弟住在那邊；回鄉的時間大約在這種節慶清明節、端午節、七月半（中元節）時才回去。

林錫烈先生提到，有想要回老家，以前要回去一次頭份要六個小時八個小時，不像現在一個半小時一個小時，有高速公路，以前要從頭份要到竹南；竹南再坐火車來到台北，台北再來到這裡，那時候是有三輪車，以前交通真的不方便，坐火車燒煤炭，穿白衣服，全身都會黑黑的，現在有比較空閒的時間還是有常回去頭份。

朱發田先生提到，所以假如你回

竹東，只要是客家村，那個荒地很少

溫送珍先生提到，家裡以前是務農，人丁眾多，有二十多人一起吃飯，場面很壯觀，每當去上學都是打赤腳踩在石頭路上，到了冬天真的是又冷又痛，甚至都痛到哭出來，目前還不會想搬回去住...。因為住在台北住了六十多年，但現在這年紀回去可能也會不適應，在我看來這邊住那麼久了，他鄉亦故鄉，不會想說要搬回去，台北和老家最大的差異在於一個是農村，一個是都市，沒有太大的變化，在台北大半輩子，已經習慣這樣的生活。



【照片 4-2-31 鄰家小孩玩耍

照片提供：溫送珍先生】

賴金雄先生提到，已經很少回老家了，因工作及距離的因素，幾乎都是在過年及清明時代小孩子回去老家看看，不過，每年是必定會老家去祭祖。在台北已經住習慣了，且有家庭和工作都在於此並不會想搬回老家居住，對於老家，仍

有一份情感在。台北和老家最大的差別在於，那邊較有濃厚的客家人味。

詹純媛小姐提到，老家的印象，大部分還是以務農的鄉村為主。目前回老家時間多是在過年或是掃墓時才會回去老家看看，對於搬回老家或是在居住台北，都可以接受，在生活的適應上並無問題。

吳鶯榮先生提到，記得以前求學時，功課、身體都很好，下課常和同學玩騎馬打仗，在家裡時，幫我媽媽挑水砍材，而且在河水裡抓蝦釣魚，現在台北幾乎已經看不到這種景色…，覺得老家和台北最大不同在於至今還保存著客家風俗習慣，目前不會想搬回去住，因為沒有謀生的地方，即使退休後也是如此，現在就是我最享受的時候，可以有我自己的時間，到台大生應中心去聽課、研究，若到鄉下就沒辦法這樣了，我認為回鄉下才是最無聊的。



【照片 4-2-32 吳鶯榮先生祖先牌位】

李徐芬蘭女士提到，目前每年回老家，祖先都還供奉在老家。認為台北與老家環境各有千秋，會想回故鄉居住，因為故鄉的民情較為般純樸。

羅仕信先生提到，其他像我過年，年初一時一大早就一定會回苗栗拜祖先，清明也都會回去掃墓，全部家中大小都會一起回去。以前父親還健在的時候每個星期都會回去，現在父母不在了，但是兄弟姐妹親戚還住在那的，常常聯繫，有喜慶或要緊事我都會回去看。我本身是比較念舊重感情的。

祖先的牌位都在苗栗公廳，像我堂哥堂弟他們過年過節直接在家中把牌位請出來拜，但我不要這樣，我都是直接回去拜。苗栗那邊還有我兩個哥哥、姐姐、妹妹住在那，平常比較少回去，但是農曆七月半和中秋節我都會為去祭祖。

黃正宗先生提到，那苗栗那邊現在有我的兄弟在那邊住。我掃墓會回去，舊曆年就要看有沒有時間，像今年苗栗我就去馬家莊祭祖，帶市長一起去祭祖。都是在通宵那邊，他在苗栗縣，我在苗栗市。那是一個蠻保守的地方，我印象最深的是從苗栗到台北來唸書，很長的時間才適應。

陳增圓先生提到，記得小時後在家鄉時，因為生活困難，都是光著腳上學，即使有鞋也捨不得穿，往往一雙鞋都可以穿好幾年，到學校都是好幾公里的路程，走得是石頭路，便當是用粽子葉把飯包起來，另外買花生當菜來配，還記得一杯一角錢，但是沒幾顆花生，可是就這樣度過一餐；現在大家會聚在一起唱山歌，雖然離開已經有段很長的時間，但只要活動我一定回去，以前父母親再事時，我每週都回去，現在她們都過世了，就比較少回去，在台北比較沒有機會

去鄰居家中拜訪聊天，缺少人情味，你不管我的事，我也不管你的事，到現在碰到隔壁鄰居只是點個頭而已，也不清楚是叫什麼名字。

曾連生先生提到，我的兄弟現在還住在那裡，但是都沒有在種田了。我們美濃地區有內埔、六堆，我是在右堆，我們美濃很有趣，隔一條河，像旗山就是完全閩南庄，美濃就完全是客家庄，以前小孩子在過橋的時候，還會因為不同的種族還會打架，現在已經不會了。以前搬來這邊的時候還有常回高雄，因為我的爸爸媽媽都還在那裡阿，而且還有奶奶在，老屋的照片都沒有帶上來，以前也很少有照相，我們祖屋還一房一房保存的好好的。目前我的一些叔公、叔公太還住在那裡，我們如果回去我們就算最老的了。

郭正祺先生提到，關西老家還有很多親戚在那裡，所以掃墓還是有節慶都會回去。我們的家族非常的窮，祖先來到台灣落腳處非常偏僻，我小的時候上學要走路走三個鐘頭，後來慢慢的才有一點改善，後來我爸爸在日據時代畢業於國語學校，後來擔任老師，就我祖父有在教書而且也到過大陸經商，然後我們才有機會到大陸去，我是在台灣出生，我爸爸再二次大戰備日軍調到大陸去當翻譯，所以戰爭結束後我們就回來了，因為我們本來就在台灣，本來孫立人叫我爸爸跟他到東北去，可是家人都在台灣，後來他回來台灣，當時桃竹苗還是一個郡，我祖父當時在新竹中學擔任教務主任，所以光復後我爸爸就擔任督學，可是當時擔任公務員要養活六個孩子其實很困難，所以，後來他來到台北復興書局來幫忙，後來自己開了育英出版社就這樣，在教育方面，小學教了四年在關西及湖口教，教了四年，以前的學生現在每年教師節都會寄卡片來。

那時候買這房子是把關西的賣掉，因為我們之前在大陸，然後說回去住，我們到台北來之後就不會想回去住，只是假日回去走一走，那主要是說現在交通很方便，這樣就不一定說要住鄉下啦，現在一個鐘頭就到了，現在在台北也住習慣了。台北及在關西老家最大的差異是鄉下是比較有人情味，以前就是這樣。

鄭彩緞小姐提到，土地那時候楊梅大部分土地都是我們梁家，我的曾曾祖父要坐馬收租，後面跟著一個會計，要收租的時候，要走差不多一天，是個大地主，後來三七五減租，我爸爸的田都沒有了，因為都給佃農，我伯伯叔叔沒有來台北的還留在那裡，當時請長工做，他們的田大部分都有保留下來，所以現在就過的很好，我來台北的現在反而過的不好。

呂心文小姐提到，目前還是偶而有回新竹老家去看看，也常回台北父母那邊，但不會想再搬回新竹老家居住，再加上已嫁做人婦，所以未來還是以先生那邊的家族為重。

林享奎先生提到，搬來台北後，雖弟弟仍住在那邊，但少有回去老家，因路途遙遠，故僅一年一次的掃墓必定會回去，且祖先牌位仍留在老家。不會想再搬回去老家，因老家那邊生活較不便利，沒有太大的進步，且在台北生活幾十年了，

朋友、家人都在台北。

廖金泉先生提到，老家那邊還有房子，所以還蠻常回去的。以後老了，孩子長大了，要再搬回老家去住，對老家還很有印象。覺得現在這個地方跟老家最大的差異是環境、空氣太糟(髒)了。

劉德業先生提到，目前很少回老家，僅一年一次的掃墓必定有回去。不會想再搬回老家居住，因小孩都已在台北落地生根了。認為老家與台北最大的不同為交通的便利性。

林永謙先生提到，故鄉親戚都已搬走，所以目前很少回老家，祖先有請上來放在哥哥的家中。不會想回故鄉居住，因為故鄉的民情都已改變，不再像以前那般淳樸；但祖墳還在故鄉。台北跟老家之差異——熱鬧與否，當初也是為了生活打拼才上來台北。

呂心文女士提到，目前還是偶而有回新竹老家去看看，也常回台北父母那邊，但不會想再搬回新竹老家居住，再加上已嫁做人婦，所以未來還是以先生那邊的家族為重。

羅文政先生提到，目前還是有回老家，包含蘇澳及南庄，因為母親也為南庄客家人，所以對於南庄有另一種特殊的情感。將來退休後會想回南庄居住。認為老家與台北最大的不同為「環境」，老家的人情味較濃厚。

范姜群生先生提到，祖堂在桃園新屋鄉，常常回去祭祖，不會想搬回去老家居住。認為台北較老家方便的多。

戴簡清秀女士提到，還蠻常回去老家，約一個月回去一、兩次，但回去大多為觀光、遊玩性質，回新竹的義民廟、城隍廟拜拜，因老家目前已無人居住了。對於老家的印象即為故鄉，也還蠻常回去並很有印象，但就目前的階段不會回老家居住，不過若以後賺夠了錢，還是會想回老家購買樓房及居住，因為畢竟是故鄉。而老家及台北的差異為，台北熱鬧、繁榮，但鄉下的空氣卻好。

張奶奶女士提到，現在年紀大了，沒有再回老家，祖先牌位有其他兄弟在祭拜，所以也沒有請上來台北，雖然家鄉的人較有人情味，但我的子子孫孫都在台北生根，為了經濟生活考量，沒有必要再回去家鄉居住。

王鳳霞女士提到，老家也搬到台北了，親戚也都搬離新竹老家，對於老家的印象就是落後不方便，所以大家都搬走，以後也不太可能搬回去。

饒蘭芳女士提到，十多年前還有回老家看看，但交通實在是不方便，現在年紀大了也不方便在長途跋涉，家鄉是鄉村和台北市差太多了，因為年輕時就來台北，所以早已適應台北的生活習慣。

陳秋如女士提到，偶而還會回老家看看，如果有機會會想搬回老家，老家以

前是種田的，鄉村生活和台北差太多了，既然住在台北就要適應這邊的生活。

張世剛先生提到，在我們來訪問之前並不知這附近住有多戶客家人，但希望這附近能成立有關客家文化的景觀，讓客家文化發揚，但還是要看政府的能力及經費可許。

陳姝榮小姐提到，在我們來訪問之前並不知這附近住有多戶客家人，也沒有特別的人事物值得提起，但希望這附近能成立有關客家文化的景觀，讓客家文化發揚。

謝鳳英小姐提到，有時間會回去祭祖，至於老家則因為之前都是重男輕女的，因此現為哥哥們所有，所以並無老家可以住，不過認為如果可以的話當然希望回去住老家，因為台北空氣太差、生活太忙碌，而老家較為淳樸，要不是因為工作，當然是覺得住鄉下會比較好。

劉德源先生提到，有空則會回去老家，大概一個月回去一次，因其母親仍住在老家，且已經高齡一百歲，於未來當然希望有一天能回老家居住，可以孝敬其老人家，過簡單清境的生活，家鄉較為淳樸，空氣也較台北的好。

張完女士提到，有空還是會回去老家，因為不遠所以有空就會回去，不過並不會想回老家，因為已經習慣台北的生活，方便、居住條件也不錯，朋友也大都在台北，況且在台北還有工作可以做，回老家就不知道要做啥了。

李美玉小姐提到，老家仍還有養雞，因為還蠻近的，因此常會回去，大約是一個禮拜回去一次，至今仍未想過要搬回老家，除非錢賺夠了，生活沒啥顧慮才會想回去老家想清福，而老家當然和台北的生活方式不同，老家較為淳樸，生活方式較為簡單，台北的生活就是工作忙碌。

江秋月小姐提到，因為江小姐的父母還在老家，因此常會回去，於放假時或有空就會回去，而且每次一回去就會不想回來，因為較為淳樸，也比較不會勾心鬥角，生活單純多了，因此當然會想搬回老家，倘若經濟上或是家庭穩定等等的因素可以排除的話，畢竟來台北最主要的就是工作維持家計及叫好的教育環境與資源豐富可以多加利用。

羅仕福先生提到，搬來台北後仍時常回去老家，通常於週末、過年及元宵過後有空的時間才會回老家掃墓，而羅先生認為，一般人總會覺得自己的家鄉比較好，總會想回歸於自己的老家，人總會比較念舊，因此，如果可以仍希望能回老家，不過對於台北的工作機會與生活上的便利與老家為最大差別。

葉新有先生提到，故鄉親戚多已過世，目前只剩叔叔還住老家，因此不常回老家探望。對於老家印象不深，不會想回故鄉住，因為在台北的生活較為習慣。

張榮木先生提到，常常回老家也會去祭祖，過年掃墓，平常是回去楊梅的新

家裡祭拜祖先，因此沒有將祖先請到台北，有時週休二日會回楊梅的新家住，以後退休可能會搬回去居住。老家在客家庄，較有人情味，不像台北人比較冷漠。

邱庚萬先生提到，來台北那麼久了，還是時常會回老家，邱先生說台北是賺錢謀生的地方，跟純樸的家鄉比起來太過於繁華雜亂，等到老了以後，就算沒有回到家鄉居住，也會選擇郊區的住所。

劉阿仁先生提到，以前工作時，每星期回老家一次，因為龍潭離台北並不遠，現在同安街家中有供奉著祖先的牌位、觀世音菩薩，最特別的是還在家中供奉義民爺（一張有百年歷史的義民爺照片與義民旗一面）。土地龍神就相當於閩南人的虎爺，認為客家人其他神明都可以不拜，就是一定要拜祖先。

張瑞蘭女士提到，常常回新竹老家，因為父母親以及親戚朋友仍有很多都留在故鄉，但是自己老了以後並不會想回鄉定居，因為台北朋友多，生活也比較熟悉，日子過得比較熱鬧。

邱創明先生提到，老家兄弟姊妹有六男四女，大多已遷移台北，只剩一位在家鄉，但目前只要有空就會回老家，回鄉時候也會帶著小孩一起回去熟悉環境。仍然想回故鄉居住，祖墳也還在故鄉。

鄭菊梅女士提到，因老家尚有母親及兄弟姊妹居住，加上現今母親身體微恙，所以平均每個禮拜會回老家探訪。等到年紀大一點退休時後仍然想回老家居住，覺得老家比都市更富濃厚人情味，環境清幽，因此心態上不覺得台北是故鄉，還是覺得自己是過客。

雖然以前常聽到說古亭這邊住有許多客家人，但在當地卻幾乎不見與客家相關之文化景觀或軟硬體設施，唯一可說有相關的只有位於同安街與晉江街附近之長慶廟⁴，主要是祭拜福德正神（伯公），主神像當初是由二十六位客家人出資雕刻，現在於該尊神像背後則刻有他們的名字，廟方也為了表達感謝之意，曾有一陣子在每年土地公生日時，第一場的廟會表演節目來演奏客家音樂---八音，探究原因，可能在於當地仍是以閩南族群為多數，客家族群雖聚集較台北市其他地方多，但在當地仍是相對少數，加上大多比較慢來到此地定居，故而較無太彰顯客家色彩，長久以來屬於較被壓抑的一群；另外有種可能，以前都只注意到如何填飽肚子，故整個重心都放在工作上，尚無心力去注意週遭的環境，或者為客家族群能做一些事情，整體感覺上比較低調。

⁴ 康熙年間建造（曾於西元 1936、1982 年整修），迄今已有兩百三十年，草創之初，僅在大樹下堆砌石塊而成，其中以一石繫上紅帶表示為土地之神，爾後墾民增加，而建小廟祀之，現在上有供奉延公---保儀尊王和保儀大夫，大陸安溪之民間信仰，為山神和驅除蟲害的神，為傳統農業社會的守護神。廟前曾有水道經過，商人可走水路往返，旁邊有顆兩百五十年歷史老樹，相傳在樹上曾設有大鼓，以防遭襲時可擂鼓示警，此亦為早期古亭庄發展之核心地帶。（中正區公所，2002）



【照片 4-2-33 長慶廟】



【照片 4-2-34 為土地公慶生】

讓當地民眾印象最深的事，第一，在當地有許多日本宿舍，這也就成為當時北上打拼者的暫時棲身之所，因為日據時代南昌路與同安街位於四個行政區上，分別為古亭町、佐久間町、川端町、兒玉町，其中兒玉町更是以日本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名字命名，其住所則位在今天南昌公園（舊稱南菜園），當時有許多日本官員住在這一帶，在今日公園旁的南福宮中，仍可看見一個由兒玉源太郎所提的石碑以及相關介紹。可說是日據時代的「博愛特區」，當日本戰敗撤離台灣時就留下許多日本式的房子，雖然現在已經蓋起高樓大廈，但走在路上仍可看見。

依據文獻資料指出，台北市於日據時代是以大稻埕與龍山寺為發展中心，民國三十年時，台北地區人口以下奎府町與太平町為最多，居住當地的台籍人口合計將近五萬兩千多人，佔全市人口的 90%，古亭町約在五千至一萬五千人左右，其他如兒玉町、川端町、佐久間町則不足五千人（台北市政府，1988：40-41），日本籍的人口約佔台北地區人口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其分佈甚為集中，和台籍人分佈區域相對立，多集中於城內及其以東、以南附郊地帶。最密集地區有大正町、明石町、佐久間町等十七個區域，約佔 80% 以上，其次達 60% 以上的有三橋町、兒玉町、古亭町...等十三個區域，川端町則達 20% - 40%（台北市政府，1988：40），由此可知於日據時代的確有許多日本人住在古亭地區，才這也造就出許多日本式的房子，待撤出台灣時，也剛好提供許多外地來的民眾使用。

第二，羅斯福路的興闢，本路共分六段，據史料記載初建於清嘉慶初年，日治時期，依都市計畫開闢中山南路口到福州街段，之後延伸至和平東路止，曾於現今羅斯福路景美到新店間曾鋪有台車軌道，萬新鐵路就是沿今天汀州路、本路五段及六段、北新路而建。戰後基於防空疏散與交通幹道之需要，故將本路段延伸至景美區界為止⁵。根據時任市長高玉樹先生（任期民國四十三至四十六年）

⁵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002：271-272。

回憶到，羅斯福路預定四十公尺寬，而當時在台灣大學前面僅是一條小路，拓寬之初亦曾遭遇居住於此之一千六百多違建戶反對與抗爭，延宕一年多才將此路拓寬，並將所有違建戶安置於通化街，分配土地與房屋，但又面臨編不出預算鋪路的窘境，當時大家都譏諷說：「高玉樹當市長，堅決拓寬羅斯福路，結果現在卻變成晴天是『洋灰路』（灰塵滿天），雨天變成是『水泥路』（雨水加泥土）」最後是由美援會（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出資，才解決尷尬狀況⁶。

由此可知當時有許多當地住戶都遷往坡心（現在的通化街，故也是該街為何有許多客家人的原因之一）安置，當地大多為沼澤田，所以即使沒有工作的話也還可以維生，但這也連帶使得商業重心從南昌路轉移到羅斯福路上，許多店家生意大不如前，加上附近的中正橋通車，也影響到廈門街週遭的商家生意，這也包括了南昌路的店家，於是只好再次遷徙，另謀出路。

第三，萬新鐵路的拆除⁷，居民憶起每當要返鄉時，就會搭乘鐵路到台北車站，現在雖然拆除了，卻也打通鐵路兩旁交通，不再受隔離而影響當地發展，打通當地居民的交流，以前還曾於現在同安街與汀州路口附近設有古亭站，足以見證當地的發展歷程。

再來比較少被提及的是在日據時代著名的妓院⁸，位於現今同安街與水源路口，為日本神風特攻隊出擊前常去的聲色場所，該房子於一次大火中燒掉，週邊有多歷史悠久的老榕樹，現在用圍籬圍住，為了保存這些珍貴的資源，附近居民曾於九十二年時發起「保樹運動」，也總算是將這些樹保留下來。



【照片 4-2-35 妓院舊址（一）】

令居民最有印象的人其實不多，主要也是受限於當時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家生活上，對於其他人就比較沒有印象，但在本次訪談中也有發掘到幾位，但都是

⁶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002：272。（轉引自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001，《台北市歷屆市長口述歷史專輯》，頁 27 28。黃富三主持。）

⁷ 日本政府為取得深坑、石碇、木柵等地煤礦，在大正十年（西元 1921 年）興築萬新鐵路，以助於景美溪與新店溪的開發，同時也是壓制抗日份子和泰雅族的警備路線，全長 10.4 公里，在營運的時間中，以民國四十六年營運狀況最好，之後就開始走下坡，最後決定於民國五十四年（西元 1965 年）開出最後一搬列車，民國五十七年四月（西元 1968 年），原路段改建為汀州路。（整理自中正區公所，2002，《鐵道旁的春天》）

⁸ 所謂從台北之熱鬧場所附近至被稱為色情街之部分，尚有做為夏季納涼場所，以知名之古亭庄川端（川端町），沿新店溪岸之河堤並排而立，俗稱茶館之料理店，大部分擁此類在黑暗中賺錢，塗脂抹粉之婦女做為陪酒女，躲避有關當局耳目，暗中依私娼經營人肉市場。（田中一二，1998：381）

與自己有切身關係的比較多，若把相同的人物問其他受訪者時，不見得大家都會認識他，特別張紹廉，他是新埔之客家人，於現在南昌路與羅斯福路口開了間「古亭公醫院」，若病人是客家人的話，看病時會算便宜些，可惜後代子孫沒有繼續承接衣鉢，後來也不知道搬去哪，無法再追問下去。

溫送珍先生提到，當時雖有客家人在閩南人多的環境仍有當保正（例如川端町保正梁萬珍）或里長，但沒有建立像三山國王廟之類的精神地標，因為我們始終是少數的外來人，若是建立宗教精神信仰中心易遭人排擠。長慶廟有兩百多年的歷史，改建時當時南昌街二十六個客家人集資造了土地公像，背上即刻那二十多人之姓名，約為三呎六高之神像。共二十五萬元，在民國七十多年時候，蓋好到現在約二十多年。相關客家景觀只有長慶廟每年頭一場慶典改為八音演奏。



【照片 4-2-36 南門市場】

有印象這邊的變化是以前的古亭區公所的位置是現在的自來水廠，之後進行改建就暫時遷到古亭國小的後面，後來古亭區中正區合併才又遷到到南門市場，原公所改為自來水廠。另外是羅斯福路開通與重慶南路開通後，商機就跑掉了，之前繁榮時晚上還有夜市，南門市場（位於千歲町，ちとせちょう），那時掉了兩顆炸彈下來燒掉很多房子，後來蓋了很多違章建築，進入很多客家鄉親，都是由竹子蓋成的，後來開羅斯福路這些屋子都被拆除，搬到現在通化街去。還有一些新來的客家人找比較便宜的房子，也會去通化街一帶，當年那裡都還是田，政府撥一塊地，就蓋簡單的房屋，是這樣子的。在人物方面，有一位叫張紹廉，他是新埔的客家人，於現在羅斯福路與南昌路口附近開古亭醫院，當時稱公醫院，是光復前台灣人在當地開的最大醫院，看病遇客家人時會有優待，後代已將醫院賣掉了，現在已不知搬到哪去。另一位是叫賴海清，他是學校老師，其後代住在南昌路 126 巷口，他在光復後一直擔任了二十多年的里長，地方上十分尊敬他。我現在中正區調解委員會任職即是接了賴先生的棒子，因為他堅持要選擇客家人接棒。

鄭彩緞小姐提到，那個時候我們這一帶都是日本宿舍，一邊是高級官舍，另一邊是比較平民的，像是種田的，因為這一帶都是日本人較多。我公公以前畢業的時候在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做事，那個時候台灣學校也很少有宿舍，全國的台灣人要唸那個台大、師大，但是來這裡買房子蓋了日本宿舍，一棟十六間，一間是三米大的榻榻米，還有走廊，蓋了一棟好長好長的日本房子，都給外地的台大學生住，聽我婆婆說為了開這個宿舍二十幾年都沒有賺錢，做善事，那個學生一住就是住四年，後來都是很優秀的醫師、律師，他們畢業了以後就常常回來找我公

公，雖然那個時候我公公做生意有很多田，但那個米啦都是賠本。

覺得**羅斯福路的拓寬**對當地的影響還好，因為我們這邊算是文教區，影響比較少，那時候很熱鬧現在就沒有了；在郵局那旁邊有個新埔客家人叫**張紹廉**，開古亭診所。

曾連生先生提到，以前這個地區在日本時代是樟腦廠，我們來的時候是跟日本人住在一起，日本人回去後就一直住到現在，我們家附近有一個蒸餾水的工廠，其餘的一大片都是田，還有一個小的市場，南昌路那時候非常的繁榮，後來才慢慢開發到這邊來，像這附近的牯嶺街一代還保留著些**日本式的矮房子**，現在這些房子都還存在，都沒改建成大樓；回想起以前的南昌街有一條很大的溝，沒有蓋蓋子，是這樣子，在羅斯福路還沒開通以前，南昌路在當時這附近來說是很大條的路，羅斯福路開通後南昌路就不熱鬧了，像以前晚上南昌路還有很多人在賣東西，像夜市一樣，以前非常熱鬧，現在已經沒有了，現在有許多銀行在這邊，像七信、元大等。

現在住的這塊地是公賣局，以前前面是軍隊的，所以以前老兵都在這邊蓋一些房子，後來那些老兵就把房子賣給一些百姓，所以我們這一帶後面都是空地，就是這個大樓附近。我印象最深就是這些房子都重新改過了，而且蓋多了，以前的老街道都認不得了，像以前美濃老鄉親來過，現在再來都認不得了。

以前**羅斯福路拓寬**拆很多房子，好像是高玉樹當市長的時候，原本南昌路很熱鬧，影響很大，我們這裡很熱鬧，羅斯福路開通後我們這裡就變的不熱鬧了，我們這裡是老街了，都舊舊的。

對古亭醫院有印象，那也是客家人開的，**張紹廉**，那是老醫院，他們現在房子都賣掉了，已經沒有了，古亭醫院以前非常熱鬧。另外婦幼醫院是以前在日據時代算是公賣局的醫院，光復後就變公賣局的，這也算是公賣局員工的福利，我以前是公賣局的員工，所以小孩子都會送到公賣局醫院去看病，這個醫院那時候幾乎都看公賣局員工的，這是員工福利啦。

林錫烈先生提到，好像客委會的主委住在這附近，還有一位溫送珍先生住在這附近，溫先生非常熱心；印象中當地環境的變化像中正橋(螢橋)當時很窄只能兩台車會車，附近都是田，像南昌街、廈門街是通往中和的要道，當時都小小的，這附近變化最多的是房子越來越多，越蓋越高，這附近的水溝都是從南門城那邊拆下來的石頭來鋪的，在日據時代拆下來，敲的非常方整非常好。像這附近也有很多客家人，南門市場那邊有也很多客家人。

郭正祺先生提到，覺得沒有什麼變，只有以前的**萬新鐵路**現在已經沒有了，沒有了就比較好一點。

林烈豪先生提到，民國七十五年搬來台北，變化在於交通方便很多，當年南

昌街的客家人都有連絡，可是像現在城市的變化，把客家人都沖淡了，像以前我們都會運動，早起運動，所以人能夠溝通，一定要生活上有交集才行。

同安街尾住有胡均發但去世了，他的子女很優秀，本人是雙博士——美國的博士和德國的博士，他做過公賣局的副局長和做世界客屬總會的副理事長，這個應該表揚，在台北我最敬佩的客家人就是他，他出錢出力，有的人出錢是因為為了鞏固他的事業，可是他沒有事業，他就是公務員，他退休以後還是很熱心的從事這方面的活動。他是彰化鹿港人，所以這本書你可以知道很多東西，因為他過世了啦！不是我要拍他馬屁，我跟他女兒還常保持連絡，剛說的這件事啊！我要利用清明節的前後啊，我要紀念一些對客家文化有功的人，客家先賢事蹟研討會，不一定要名人，找胡均發這才過世沒多久啊！我講的話別人知道，不是我在亂說。

朱發田先生提到，覺得當地比較沒有什麼變化，早期約在民國六〇年代算是高級住宅區，後來民生社區蓋好，大家又都搬過去那邊住，也有一些搬到新店的大台北華城…，我有去拜附近的長慶廟，這是我朋友的爺爺捐的，以新生南路劃分，東邊大地主是楊家，西邊則是周家，我朋友就是姓周…，早期日據時代在同安街底有個妓院，但有一次失火把那房子都燒掉了…。



【照片 4-2-37 妓院舊址（二）

照片提供：朱發田先生】

林鳳霞女士提到，後來重慶南路這邊要過中正橋，那個往新店的鐵路也拆了，大約民國五十一年大家都搬到通化街，坡心市場，那一帶非常多客家人，都是從這裡遷移過去；其他客家的文物建築有什麼特色，其實這一帶我覺得不多。

林鳳嬌女士提到，這邊環境蠻不錯，沒有太去注意平平靜靜的，不覺得這附近有什麼比較重大的改變，因為已經很老舊了，沒什麼新的房子，要找新的房子可能都要去別的地方了，馬路也沒有拓寬過，都跟以前一樣。

劉阿仁先生提到，呈現出一些客家相關之文化環境景觀，但是在行政區之歷史變遷中，劉阿仁先生印象最深刻的萬新鐵路的拆除，劉先生認為萬新鐵路的拆除打破了古亭原本被鐵路一分為二的情形，從此原本有形的鐵路被拆除之後，人與人之間原本無形的互動就增加了。而劉先生任為其生活週遭地區環境有並沒有重要的人、事、物值得提起以及需要發揚或改善的。

林美安小姐提到，對古亭的行政區變遷情形不熟，不覺得附近有什麼是關於客家的景觀，目前對週遭環境有印象的是**萬新鐵路的拆遷**，當時在這附近還設有「古亭站」，它的位置就在河堤國小的左前方，「萬壽大樓」的前面即該站的舊址，很可惜當時未拍照。對「古亭醫院」有印象，知道那位醫師姓張，為人很好但不知他是客家人，也不知道他的後代遷到哪去了，醫院舊址是在往金門街方向的郵局附近（南昌路尾與羅斯福路交叉口一帶）。

不知道南昌街何時改成南昌路，甚至認為現在還是叫南昌街，雖然已經改了名稱，但對當地居民來說仍改不了口，對南昌街的感覺比較熟悉。

胡鴻雀先生提到，泉州街這邊主要是是田園，這一帶都是種菜的啊！那青年公園那裡都是種竹子的啊，那像前面的十字路口，本來是一個砂石場啊！像現在的大同公司以前是在經營打碎石的公司，所以現在就是開發了啊！

第一個改變就是這個菜園、空地啊．．很多大陸撤退來的都在這個蓋圍建啊．．所以這裡很多矮矮小小的房子啊！像汀洲路、中華路以前都是草屋，也是圍建，所以古亭區這裡除了日本時代蓋的房子以外，全都是違建，那後來路慢慢拓寬啊！所以慢慢大家就搬走了，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搬走的政府沒什麼補助的，因為政府沒錢啊！那後來有大大建設後，開始補助的比較多一點了，那後來更好的就有國宅了，這就是都市的變遷，從沒錢到有錢到有福利設施。可是現在經濟不好了啊！所以老社區要改建也不容易了，大約在民國六七十年的時候是最有錢的時候，現在沒有了。

之前泉州街小小的啊！石子路那有那麼大，從前的路都是六公尺左右，八公尺都是幹道比較多，從前光復的時候根本沒什麼汽車啊！有的是腳踏車而已啊！所以路有四公尺就不錯了啊！那時候有腳踏車就已經很好了啊！以前的腳踏車是硬胎啊．．不是現在的軟胎啊！我以前都是騎腳踏車去市政府，現在長安西路的那個國小，那個時候行政院成立，可是總統府沒有地方辦公，那個地方本來蓋好是要做台北市政府用的，給了行政院辦公去了，所以市政府才又搬到長安西路那邊去了，所以我每天都騎腳踏車去市政府上班，現在都市計畫都弄的差不多了。

南昌路在當時是可以說已經發展起來的主要道路，台北要去新店的主要道路，以前沒有羅斯福路，南昌路和同安街都是日治時期就已經開發了，以前從羅斯福路、愛國東路都沒有商店嘛！只有南昌街到和平醫院才有，所以以前的人消費都是要到南昌街來囉！連師大這一帶的人都要到南昌街來，等於是萬華的康定路的意思了。南昌街現在的規模和以前一樣並沒有拓寬，那在那個時候算蠻大的路，南昌街那的傢俱街是違建，當時什麼都沒有就的草地。

江金祿先生提到，覺得古亭庄這附近沒有比較具客家特色的景觀或建築，因為客家人比較慢來，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景觀。關於古亭區客家人的事物，你知不知道這邊有一個客家聯誼廳，那裡歷史都寫的非常清楚。那個聯誼廳一開始是

日本大官興建的。中正區以前都是日本人的宿舍，後來光復後客家人才來到這邊。因為就台北市的地形來看，這裡的地形比較高，比較不會淹水，所以很多日本的大官宿舍都在這邊，之後福建人、閩南人、客家人…才慢慢搬進來。所以這邊本地人比較少，公館那邊才有一些本地人。

當地變化最大的就是羅斯福路，大概在民國四十二年，還有就是南門市場，後來才蓋成大樓，以前是只有兩層的。以前很多辦公處都先搬到別處，如區公所之前搬到牯嶺街，後來南門市場蓋好後才又遷回來。

范姜新勳先生提到，當初光復古亭區算是貧苦地區，幾乎都是工人、窮人、苦工，就是因為沒錢才來此區，房子便宜阿，當初買此房子，第一年說二十多萬，三十多坪，跟台北市其他區比起來算是很不好的地方。因為勤儉肯打拼，後來才變有錢。本區是貧苦區，當時來這裡時都沒有房子，全都是田，羅斯福路那邊還都是墳墓，大部分客家人居住在古亭以及通化街居多，通化街是後來發展，客家人去買。日據時代住很多官員，當他們都走掉，房子都空下來，客家人就越佔越多，像溫送珍先生那邊就比較好，因為做生意嗎，我們下面就比較不好。古亭莊就是日本宿舍多，日本人走了我們客家人上來有房子住就好了，所以客家人很多，後來因為客家人很努力賺了錢就搬到別的地方去了，就走掉了，像一些客家人搬到通化街。

且當時拓寬羅斯福路拆了很多房子，以前南昌路為通往新店德主要道路，後來政府看到太小了所以才開通羅斯福路，政府有安排那些人搬到通化街去，當中包括很多客家人，記得以前南昌路晚上有夜市，開通後對南昌路生意影響很大，尤其是南昌路一段那邊；對古亭醫院有印象，記得日據時代就有了。

賴金雄先生提到，在潮州街上汽車保養場的溫先生，對於客家文化事務的推動非常的熱心，因溫先生工作的原因，人面較廣在加上他對於本身客家文化的愛好，所以是一件對於本地區可以表揚的代表。那在附近有少有客家景觀特色，但是唯一本身認為的是賣客家傳統菜，像是醃漬產品，特別能顯現出客家的特色。

詹純媛小姐提到，從附近地區而言，其實並未看到有呈現出客家的特殊景觀，而沒聽說過周遭較重要的人事物。

林忠貴先生提到，雖然居住這此許久，並不覺得本地有特殊的客家景觀或是文化，因交際不太廣，則對於附近週遭地區的並不曉得有重要的人、事、物。

葉新有先生提到，覺得附近並沒有因為客家人多，而呈現出特殊的客家文化，也覺得附近沒有對重要的人、事、物印象深刻。

李徐芬蘭女士提到，覺得附近因為客家人集中，因為經常會遇到客家鄉親，因此覺得格外親切。對於行政區的變遷較不清楚，也不覺得附近有特殊的客家文化或人事物。

羅仕信先生提到，以前重慶南路只到南海路，改變很大，現在也拓寬了，但是南昌路並沒也多大改變，從以前就這麼大沒有拓寬過，只是多了夜市。不覺得羅斯福路開通後造成很多客家人外移，因為當時年輕有賺到錢的現在老了幾乎都定居在這，除非像年輕人就會外移發展，或者是要發展別的事業的人才會搬走，只有年輕子弟謀生往外移，其實老一輩的都一直定居著。

陳秋如小姐提到，民國六十四年嫁到夫家，附近沒有特別的改變，也沒發現有客家的特殊景觀或是有名的人，只知道以前這裡的環境髒亂，後來靠自己將四周整理乾淨，還佈置一個小花園，因為這裡原本是公家宿舍，夫家來台就在此定居，直到現在還維持傳統木造平房，以前附近還有幾家，現在都拆光光了，連旁邊的磚造平房，最近也都拆除。

張奶奶提到，附近應該沒有特別的客家文化景觀，也沒有重要的人事物，只記得以前的路很窄，房子也較破舊，好像很多平房，現在當然改變很多，就連我們現在住的房子，都是當初公家宿舍改建的。

林永謙先生提到，覺得附近除了小孩變多之外，沒有什麼大變化，因為該地以前大多居住已成年的人，也沒有呈現客家相關之景觀。也覺得附近沒有重要的人、事、物。

劉德業先生提到，因搬來時間較短，所以對於週遭環境不熟，故也未發現週遭是否有關於客家特殊的文化景觀及人、事、物。

呂心文女士提到，因搬來時間不長，所以對於行政區的歷史自然狀態變遷不清楚，也沒感受到這附近有客家人的歷史文化或重要的客家相關人事物。

戴簡清秀女士提到，覺得附近沒有關於客家的文化景觀及重要的人事物，但記得剛上來台北時，南昌路比現在還小，是後來才拓寬的；而羅斯福路也只跟現在的同安街一般大小，也是後來才拓寬的。而附近的加油站所在地，當初也是一條大水溝，後來才填平而成了目前的面貌；大約是民國六十幾年時南昌街變成南昌路。並且對於羅斯福路的拓寬而遷移許多客家人之事件也有印象，並說羅斯福路以前比現在的南昌路還小。

饒蘭芳女士提到，附近並沒有特殊的客家人、事、物，對於行政區歷史的變遷不是很清楚。

王鳳霞女士提到，附近沒有呈現客家相關的文化景觀，也沒聽說過重要的人事物，對於行政區之歷史自然變遷不清楚。

張榮木先生提到，附近沒有特殊的客家文化景觀，和過去比較起來也沒有太多變化。

邱庚萬先生提到，在五〇年代，台北市最繁榮的商業地帶是在小南門以北，和平西路的和平醫院以北，就是今日的西門町那一帶，而古亭區雖然是文教區，但是商業並不繁榮，且這一帶在那時都是日據時代的宿舍，現在仍然有許多當年的建築還未重建或是拆遷；而客家人較閩南人晚到台灣，其以做生意謀生的角度來看，他們只能在當時所謂的精華商業區的周圍邊緣定居，故邱先生對那時



【照片 4-2-38 明星戲院舊址】

的古亭區印象是落後的。邱先生說古亭區這附近有十分多的客家人聚集，在以前泰一電器旁，現在的明星大樓是以前的明星戲院，而在羅斯福路與和平東路的交叉口，現今的飛碟電臺大樓則是以前的國都戲院，而較明顯的客家文化則只有長慶廟；邱先生大力推薦曾競選過市議員的邱錦添先生(新埔人)，說他對客家文化的瞭解十分深入，若是要一些相關的文件，照片或許他會有保存。



【照片 4-2-39 國督戲院舊址】

張德思先生提到，對於南昌街多年來較無太大變化，也無關於客家文化的人、事、物，覺得附近多了中正紀念堂和捷運很好，也有地方去。對南昌街何時改成南昌路並無深刻的印象，因為都還是說南昌街，說問里長會比較知道。

李桂華小姐提到，對於附近的客家文化相關之環境景觀沒有什麼感覺，因為是嫁過來的，所以對這個較不清楚，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值得提及，而認為改進需視當地需要，而不必針對某個族群做改變。

劉阿宏先生提到，對附近的客家文化相關的文化景觀較無感覺，行政區的變遷也不清楚，也不覺得有什麼人事物值得表揚或改進的。

謝鳳英女士提到，覺得附近並沒有呈現客家相關的文化及重要的人、事、物，且較少出門，較無特別有關附近客家事務的聽說。

李美玉小姐提到，對於附近有關的客家文化景觀則因工作繁忙而不太清楚了解，故對有其特別的客家人也不甚清楚。

劉德源先生提到，頂東里好像有一個客家工作坊是這附近有關於客家文化景觀的呈現，其不清楚是不是阿緞姐客阿美食才藝工作坊，大概就是了吧，不過到沒有特別注意附近有無其他重要的人、事、物。

陳玉湘先生提到，不覺得附近有什麼屬於客家的文化景觀，或值得提起的人事物，也沒留意到行政區的變化，以前常忙於工作，較沒有去注意，附近的市場也都一樣，常去龍口市場買菜，位於汀州路語南海路口。



【照片 4-2-40 龍口市場(一)】



【照片 4-2-41 龍口市場(二)】

羅仕福先生提到，對於都週遭有關於客家人的環境及文化景觀或其他變遷，羅先生並沒有認為有特別可以提起的或需要改善的，也不了解附近可能有什麼有關客家文化環境之景觀。

范姜群生先生提到，覺得現在走在南昌路上還常常可以聽到客家話，不太清楚行政區之歷史變遷狀態，生活居住週遭也沒有客家相關人事物。

張完女士提到，認為於汀州路附近有一個魏先生，他是獅子會會長，對人還不錯，其詳細的名稱與人明就不清楚了，其他也不清楚有啥有關客家之文化。

江秋月小姐提到，並不了解附近是否有客家相關的文化景觀，或人、事、物等等。也鮮少聽說有特別的客家人有特別的生平事蹟或有趣的事情。

盧源有先生提到，附近沒有一些相關客家的文化景觀，也沒有印象深刻的人事物，對附近環境的印象是違建多，萬新鐵路的拆除。對於羅斯福路的開通較無感覺是否對客家人有影響，因為剛到同安街不久，但對於信義路、仁愛路、重慶南路、中華路開通有印象。以前廈門街都是皮鞋店、許多搬家公司，因為搬家公司常搬有許多不要的家具，有些還堪用的便集中一起賣中古家具，形成中古家具街，這有別於南昌公園旁的家具街。

羅文正先生提到，覺得這附近地區環境沒有什麼改變，也沒有特別的人事物，但以前剛來古亭區時，不知道這附近原來住了這麼多的客家人，後來社會風氣漸漸開放，大家才慢慢的敢說自己為客家人，所以以前的客家相關文化沒有被保留下來。

廖金泉先生提到，對於行政區之歷史景觀及自然狀態的變遷也不太了解，也覺得附近沒有出現客家相關的文化景觀，因做生意都來不及了，沒有關心那麼多，所以也覺得週遭沒有重要的人、事、物。

林享奎先生提到，對於行政區之歷史景觀及自然狀態的變遷也不太了解，但知道居住的地區以前日據時代屬「川端町」管轄，現住屋前有顆一百年的大樟樹可作見證。覺得附近沒有出現客家相關的文化景觀，也覺得週遭沒有重要的人、事、物，對於週遭環境沒有去注意。

羅鴻森先生提到，對於行政區的變遷並不是很了解，因為當初來台北時是為了就讀板橋的國立藝專，所以起先居住於板橋。知道住家附近有客家組織「崇正會」在南昌路臺灣銀行樓上，但是從來沒去過，不清楚是什麼樣的組織。其他的客家事物並沒有觀察過，不知道可以表揚誰。

吳鄭傳妹女士提到，住家附近以前有客家宗親會，就在南昌街上臺灣銀行附近，現在不知道搬到哪裡去了。

王肇雄先生提到，對於附近地區的變遷，知道以前是屬於古亭區，民國七十九年改屬中正區，對於歷史自然狀態不了解。

何雲和先生提到，對於住家附近的客家景觀，沒有特別的感覺，只對鄰居有很多客家人印象深刻。對於行政區的變遷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也沒有什麼特別覺得需要表揚的。

吳鶯榮先生提到，這附近還保有日據時代的舊社區，現在有很多人已經搬出去住，並不覺得附近有呈現出相關客家景觀。

陳金球先生提到，剛到台北時，在郵政醫院那邊有許多夜市的攤販，現在都沒有了…，平常只有上下班，沒注意到古亭這邊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

陳添順先生提到，在這邊住了二十年，感到變化最多的地方是住家附近有許多矮房，牯嶺街開有許多書店，現在這些都已經看不到了…。

黃正宗先生提到，覺得當地所呈現的客家景觀是常聽到來往路人講客家話，有幾個店知道是由客家人開的，例如：鳳城蛋糕店。

風俗習慣方面，還在鄉下時，大多依循客家傳統習慣在過，但是到了台北後，因整個生活習慣改變，或閩南人的家庭，大多已經簡化或甚至未過這些傳統節日，到後來已經不知道有此節日，此以農曆正月二十日的「天穿日」為例，相傳是因為要感念女媧補天的辛勞，故而放假一天，以前農業社會，每逢天穿日則為農人放假的日子，有的人會在這天拜天公，將紅粿（紅粿）做為祭祀食品，於祭拜結束後將其丟置屋頂，象徵助女媧補天一臂之力，有的人因為五天前（正月十五日）才拜過元宵節，故在今日選擇完全放假，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意義，在這天穿耳洞則不會被認為破相，有句關於天穿日的客家諺語說到「有食無食玩到初十，有賺唔賺玩到天穿」⁹，到了現在則大多不過這個節日，最多只在今天拜天公，或做一些客家米食來吃。就掃墓而言，過去都是在過年大家團聚時，現在因為大家工作繁忙，有些子孫甚至在國外，不一定都可以回台灣，後來大多演變成從過年至清明節之間選一天回鄉掃墓，同時也會在固定節日祭拜祖先，比較特別的是也將該姓氏族人的忌日也列在其中。就傳統客家米食而言，以前都是在特定節日會準備不同的「粿」，例如：過年吃甜粿、紅粿、菜包...等，但現在到台北後，因為工作繁忙以及在準備材料上會很花時間，故大多直接到市場買現成的回來，若有製作這些傳統客家米食的話，也都是更老一輩的才會做，這也衍生出一個問題，這些製作的手藝將無法傳承恐有失傳之虞，最重要的在於以人工去製作的口感是機器無法取代。



【照片 4-2-42 劉阿仁先生
供奉義民爺照片】

就信仰而言，在原鄉時大多會去祭拜義民爺，到台北後少部分的客家鄉親在家中的神案供奉「義民爺」的照片以及「義民旗」，並於特定時間到新竹的義民廟祭拜，其他如三山國王、土地龍神等就幾乎沒有去祭拜，甚至家中並沒有安置神位，若有安置，其供奉的神明除了祖先之外，其他均與閩南人無異，例如：菩薩、關公等，對於住家附近的廟宇也會去祭拜，例如：長慶廟、南福宮，由此可知，這些客家鄉親都已經入境隨俗，融入當地的生活中，同時也未刻意突顯客家傳統信仰，原因在於來的時間以及總人數均少於閩南人。

雖然如此，但對於地方事務卻都能看到他們的參與，例如：長慶廟土地公神像的出資雕刻、南昌公園的認養、出資整修南福宮；競選地方民意代表時，若有客家鄉親出來競選，則都會出來幫忙拉票助選，在全盛時期，三十位台北市議員

⁹ 意思是說，過完年不論怎麼玩，最多只能到一月二十日天穿日就要完全恢復正常工作。

中有五位是客家籍人士。

江金祿先生提到，現在完全都沒有回去龍潭了，因為在外地嘛，也已經將祖先牌位請上台北來了，所以現在都在台北，比較方便嘛！不然過年過節，跑來跑去的，因為做生意，又不能跑，不回去又好像怪怪的，就這樣子呀。現在的時代，大家那麼忙，大家沒辦法回去，尤其是三代以後，看到了都不認識，因為不是天天見面嘛，都很生疏嘛，何必呢，所以我的想法沒那麼傳統、固執，一定要回本家去。所以我覺得一個家庭一定要有宗教的觀念比較好，若是沒有宗教的觀念不然會亂來，不太好，每天早上起來叫他拜拜，心裡有個觀念、宗教的信仰比較好。有到這附近的廟拜拜，但是拜不會迷啦，只是尊敬而已啦~晉江街那棵大樹的長慶廟有呀，那個土地公很大，過去是我們客家人二十六位客家人共同出錢捐贈，一個人捐一萬元，在福德正神(伯公)的神像背上刻有捐錢者的姓名，所以每年二月二日土地公生日時，大家二十幾個都會固定共同去祭拜伯公。

穿藍衫是代表客家的服飾，女生的傳統衣服就是穿這樣子。男生就一件衣服，有五顆釦子是古時的，七顆鈕釦是現在的。比較不一樣的就是以前閩南人老人家年輕的時候要裹小腳，越小走路的姿勢越漂亮，三歲就要開始裹小腳，客家人因為以前要種田，女人要幫忙種田，男人大多跑到南洋去工作賺錢，所以客家的女人就沒有裹小腳。

陳增圓先生提到，目前有一個弟弟還住在龍潭，他純粹是龍潭人，他從小就一直待在那，他最了解龍潭了，不過我時常回去龍潭。當我父母親都還在時候，我每個禮拜都會回去。現在父母親都不在啦！就比較少回去啦。因為當時生活困難，所以沒有什麼娛樂，當時讀書時，鞋子都不捨得穿，一雙鞋可以穿好幾年，都是光著腳上學，一走就走好幾時公里呢！而且都是石子路。當時的便當，哪像現在還便當盒，我那時都用現在的粽子葉把飯包起來，可是沒菜，所以去買花生，一杯一角，小小杯的只有幾個花生，可是這樣就一餐啊。然後就帶到附近的山上玩一玩就叫做遠足，平常在學校裡沒有什麼好玩的。把鐵線圈一圈在圈回家，鉛筆寫一寫就會變短，所以拿那個竹子套在後面，鉛筆又可以寫啦？那個時候紙連都沒有，所以當時唸書很苦，沒有什麼娛樂。畢業旅行要當高雄玩兩、三元，住一晚就回來，有錢的才可以參加。龍潭沒有什麼活動啊！如廟會啦，龍潭很少。我們客家人說什麼活動很少。現在龍潭有大家一來唱山歌。

吳鶯榮先生提到，照樣有拜祖先，在銅鑼還有祖屋，那我只是在門外向著天空拜，過年或者是掃墓的時候才有特別回到銅鑼去拜。但過去我是無神論，直到我父母過世後，想念他們才開始拜拜的。

林鳳霞女士提到，會去長慶廟祭祀，因為他是道教，我是信佛教，反正宗教合一嘛，都會陪他去。

范姜新勳先生提到，我們范姜家族一年有兩次要回去祭祖，一次是清明節，

一次是八月一日我們范姜家族要紀念來台祖，我們范姜的祖先不能請出來。長慶廟其實沒有分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因為它是屬於當地的土地公，因此大家都可以拜，像三山國王、土地龍神在家鄉才有拜。

林錫烈先生提到，沒有特別信仰的廟，我是沒有祭拜啦，但我媽媽以前會去晉江街的長慶廟祭拜土地公。



【照片 4-2-43 林家的祖祠

照片提供：林錫烈先生】

林烈豪先生提到，祖先的墓都在佳冬，大家都會在清明前一天回來，一般客家人是在過年後到清明間都有人在掃，就是每年掃墓的時候，大家都會在一起，大概會四五十個這樣在客家習俗方面，則是早上起床後會把神桌整理一下，再倒一杯茶放神桌上，祭拜的神沒有限定這樣，就像是你一般供奉的神一樣，都沒有在拜什麼三山國王和土地龍神之類的，跟義民祭典我才會參加，沒有去拜附近的南福宮和同安在過去一點的長慶廟，我們只有在拜媽祖廟而已，台灣的客家人大多是拜義民廟和媽祖廟，只有佳冬那一部分的會拜三山國王廟，因為老家離三山國王廟比較近，像我們就是拜義民廟和媽祖廟，和回老家掃墓。

林鳳嬌女士提到，我家裡就有供奉菩薩，所以很少去什麼道場，我不太喜歡去人太多的地方，七嘴八舌，一方面誠心是發自內心，有些很迷信會受影響，就像廟宇來說，他們也有他們的生活方式，像七月要頌經祭拜，有錢的就多捐一點囉，像我們這種公教人員就安份守己一點好了。

曾連生先生提到，我來台北時長輩沒有來，那些照風俗的就比較沒有；有將祖先的牌位請上來，只有拜祖先，沒有請神明。現在只有掃墓才回美濃拜。三節是在家裡拜。以前要拜祖先是回去美濃，我是沒有回去，因為父母親還在，他們會去拜，我們都適用三牲去拜，我們是二月、六月去拜不像你們是正月去拜，我們是要看日子的。

有去拜南福宮的伯公，但是長慶廟就沒有去拜，這裡的伯公很多客家人去拜。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都會去拜，南福宮是大家的廟，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拜，所以沒有分閩南人還是客家人，是這樣子的。

劉阿仁先生提到，在祭拜方面維持客家的習俗，過年一定做糕、定時祭祖。劉先生說，其他神可以不拜，但是祖先一定要拜，展現出客家人不忘本的精神。都是固定在清明節的時後回鄉掃墓；過年時，鄉下會把菜頭吊在家門口討個吉利，會做一些傳統客家食物，打菜包（外表塗紅色）、甜版（會和冬瓜糖一起煮）、發版、菜頭版；“天穿日”那天，大家都休息一天，沒有刻意要祭拜哪位神明，

但相傳客家女孩在那天穿耳洞的話不會破相。

每逢元宵節、端午節、中元節、過年春節時祭拜，祭拜之主神為五枝香；若為初一、十五，祭拜之主神為三枝香，其餘則為一枝香；平時早晚各每座香爐各為一枝香，神案擺設如下：

表 4-2-1 劉阿仁先生家中神案於各節日祭拜情形

祭祀時間	供奉神明		
	祖先	觀世音菩薩	義民爺
元宵節、端午節、 中元節、過年春節	1	5	1
初一、十五	1	3	1
平時早上、晚上	1	1	1

資料來源：劉阿仁口述，本研究整理



【照片 4-2-44 劉阿仁先生家中神案】

羅仕信先生提到，很少去拜長慶廟，因為平常生意很忙，都自己在家中拜拜，但是有祭典的時候我都會參加。家中沒有拜一些傳統客家人膜拜的神明，比較麻煩啦，只有門口拜天公而已。



【照片 4-2-45 劉阿仁家中祖先牌位】

郭正祺先生提到，客家人的信仰像是拜伯公啦，以及對祖先的崇拜，其實我們什麼都拜，我們有拜管區的土地公，這是一定要拜的，過去在南昌街我們就拜

南福宮，那像我們這一帶是拜長慶廟，也沒有特別分客家或是閩南人在拜；我們沒有將祖先的牌位請上來，目前還是在關西，那平常是由堂兄弟在拜，那過年過節的還是有在家裡拜。

當初在關西的一些傳統活動，在街頭街尾有舉辦花車比賽，有到台北來之後還有沒有繼續。

朱發田先生提到，好像有變喔！像客家燒一支香，可是我們現在都燒三支香了；附近比較常去的是長慶廟，其他的都很少，長慶廟是我朋友的爺爺捐，他們是周家，是當地的大地主，以新生北路早期瑠公圳為界，當初西邊是周家，東邊是楊家，我們家鄉竹東有拜土地龍神，可是我這裡沒有，是想為了兄弟的連繫啦！像過年就可以回去聚一聚。

吳鄭傳妹女士提到，家裡主要祭祀都是閩南方式祭拜，因為大多與閩南同化，會到附近土地公拜拜，也會到附近其他廟宇祭拜，例如：南福宮。家裡拜祖先跟土地公，會回老家祭祖，在清明節的時候。

張德思先生提到，目前仍會回鄉祭祖，而且會和親戚訂一個日子，一起回鄉掃墓，大部分都是定在元宵節後清明節前回鄉掃墓，沒有刻意是那一天，大家有空的時候。宗教信仰是佛、道教，一樣會拜祖先、媽祖。

何雲和先生提到，家裡的宗教信仰仍是以佛教為主，也有拜老家附近的義民廟，且跟我們說了義民爺的由來，有時候也會到新莊的三山國王廟祭拜，亦跟我們說了三山國王的由來。掃墓祭祖大概是在過年後元宵節前的這一段時間。其他宗教信仰並沒有提及。

李徐芬蘭女士提到，信仰方面，信仰佛教，會到附近的長慶廟或南福宮拜拜，也會拜土地龍神、三山國王…等。特殊的風俗習慣則為元宵節過後開始掃墓，但無特定日期，只要親戚們都有空，則可回老家掃墓，而天穿日則無特殊的慶祝方式。其他的節日也無特殊的慶祝方式吃傳統客家米食。

葉新有先生提到，信仰方面是信仰儒教，認為儒教是儒教，佛教是佛教，本身也不清楚儒教與佛教之定義及差別。對於傳統的信仰印象則認為已經與其他族群融合，因此對於傳統的風俗習慣並沒有特別注意，只是在掃墓時是固定在農曆過完年後，只要是親戚有空，相約固定一天掃墓即可，沒有特定的日子。家中無供奉祖先排位，目前排位放在老家，偶爾會到廟裡拜拜，但不會特定去長慶廟或南福宮，沒有特定哪一天一定要祭祖，而天穿日則與一般日子沒有多大的差別，也不會在特定的日子裡吃一些傳統的米食，想吃就可以吃。

林亨奎先生提到，沒有特別的風俗習慣，台北家中沒有供奉祖先，但偶有到附近的長慶廟拜拜。而回老家掃墓的時間則是二月以後，大家說好就可以挑一天

回去掃墓了。在鄉下過年過節時仍會作客家的粿，在台北就沒有了。

張奶奶女士提到，附近應該沒有特別的客家文化景觀，也沒有重要的人事物，只記得以前的路很窄，房子也較破舊，好像很多平房，現在當然改變很多，就連我們現在住的房子，都是當初公家宿舍改建的。

邱庚萬先生提到，家鄉的祭祀與台北大同小異，主要都是信仰道教為主，只是祭拜的時間不同，但是現在在台北做生意，當然就入境隨俗，其他商家祭拜時也會跟著一起；而回家鄉的時間沒有一定，還算蠻常回去的。我們都會在過完農曆年後回家鄉掃墓，至於時間沒有一定，親戚們會一起討論定出一個時間然後大家一起回去；他還說客家人以前因為很窮，所以都在過年大家團聚後，就可以順便掃墓，不用往年大家在各地還要趕回來，較不方便。信仰問題，他表示他也不知道什麼是天穿日，至於所參拜的神明就跟一般閩南人一樣，例如土地公、觀世音、公媽(閩南語)。

邱創明先生提到，在宗廟祭祀方面，會前往附近的長慶廟祭拜土地公，有時間的話也會前往新埔義民廟參加祭典；每年過年都會回老家祭祖，每年祭祖的人數都高達一百多人，掃墓習慣為每年的清明節。

鄭菊梅小姐提到，古亭附近的長慶廟因祭拜土地公，有時候會去參加祭拜，另外南福宮因離此處有段距離，所以沒去拜過。祖先牌位仍然擺放在老家，宗祠以及墳地也仍未遷移，故每年清明節時約莫聚集一百多人的家族一同回宗祠祭拜。每年有固定掃墓的時辰(擲茭問過祖先)，原本是定為每年二月二日，但因該天不一定為休假日，故擲茭問過祖先將掃墓日期改為清明節當天，時間定為上午九點鐘。

劉德業先生提到，本身沒有特殊的生活習慣或民俗活動，沒有把祖先請上來祭拜，放在劉家的公廳中，清明節掃墓時才會回去祭拜，但偶而會到附近的長慶廟拜拜。此外，尚有到朋友介紹位於新店的海慧寺(佛教)拜拜。過年過節時仍會做發粿等食物。

戴簡清秀女士提到，因大多數的時間都忙著做生意，有把祖先請上來祭拜，還有拜阿彌陀佛、到長慶廟拜拜，為佛教的信仰，掃墓的時間為清明節。過年過節也沒有再製作客家的傳統米食，都以買現成的來祭拜神明及祖先。

林永謙先生提到，因其為已客化的福佬人，所以在祭拜方面非純為客家的習俗，如之前掃墓時是依照閩南人的習俗，祭拜的東西是用一碗一碗盛裝，直至民國五十多年才改為以牲禮拜拜，但林先生在家祭拜祖先仍是採取閩南人的習俗。此外，閩人掃墓時用潤餅祭拜，客人則是用草仔粿、發粿。

張瑞蘭小姐提到，關於祭祖方面，很少拜祖先，因為嫁給外省人所以較無保有娘家的習俗。

饒蘭芳女士提到，本身不到二十歲就離開家鄉，因此沒有特殊的客家宗教信仰習慣，沒有在拜義民廟、三山國王廟、土地公等，不會做客家米食，也沒有將祖先的牌位請來。

陳秋如小姐提到，沒有特別的客家習俗，過年有祭拜祖先，中秋節、端午節也會祭拜祖先，有時會到長慶廟拜土地公，其他沒什麼特別的，現在很多人都簡化了。長輩會做客家菜，自己也會一點。

張榮木先生提到，沒有保留特別的客家風俗習慣，就只有拜天公、拜祖先，或到長慶廟拜拜。

王鳳霞小姐提到，自從嫁到夫家之後，即沒有延續客家風俗習慣，也沒有客家宗教信仰，完全跟著先生的閩南風俗習慣，過年等四大節慶會拜祖先。

陳姝榮小姐提到，家中的風俗習慣為清明回鄉掃墓，除夕則祭祖，並沒有特別祭拜神明。而在特別的節日並沒有做什麼客家美食。家中不知道天穿日是什麼日子，所以都沒有過。

劉阿宏先生提到，家中信佛，還是有過年回鄉祭祖的習慣(時間不一定)，也會去祭拜三山國王、義民廟等(時間不定)。不一定會作客家米食來吃，沒有在過天穿日。

李桂華小姐提到，對於客家風俗習慣，以前還有(中秋、端午、元宵、中元等)，例如過年回鄉掃墓(時間不詳)，結婚作麻糬請親友帶回去等等。而現在年輕一輩就會省去一些認為不重要的。對於傳統的祭拜則有想到或老一輩要求才會去做，例如：義民爺、三山國王、附近的長慶廟土地公。

王肇雄先生提到，在台北的家中沒有祭拜的宗教信仰，但在鄉村老家有祭祀三山國王。家中並無擺設神案，因為其實來台北主要還是為了唸書工作的需要，雖然在此定居，但平常假日或年節還是會回家鄉去，而且年老時也打算回鄉養老，所以神案還是擺設在家鄉。

羅鴻森先生提到，宗教信仰以佛、道教為主，太太則是基督教，所以目前家中沒有供奉祖先神明，回鄉祭祖掃墓是每年三兄弟輪流，大約在過年後元宵節前，並無固定那一天回鄉掃墓。

林忠貴先生提到，對於宗教的並無信仰，沒祭拜任何的神明。那對在祭拜時，大多都是以三牲雞、鴨、魚之類的作為供品，並無特別的準備客家傳統食物。回家掃墓大約都在元宵節過後到清明節的假日這段期間，並沒有硬性規定，而本身並無過天穿日。

張世剛先生提到，家中無特別的風俗習慣和傳統信仰，只有在清明回鄉掃墓，農曆一月初九祭拜天公。平常沒有另外祭拜神明。

賴金雄先生提到，宗教的信仰來說，是信奉佛教(也就是客家人所謂的孺教)，有去義民廟做祭拜的活動。在客家人的重要祭祀而言，是以掃墓比較重要，而在掃墓的時間是非常的彈性，傳統的客家人是在元宵節過後(正月十六)後一直到清明節前之假日，除了這各風俗之外，還有在過年時，初一至初五皆不可以掃地、曬衣物時也不可從衣物下通行、不可踩門檻及在門上要用金紙折好形狀再將相插上。在節日中，並不會刻意食用傳統客家的食物，本身自己也不會做，假使要食用，則是用購買的方式。並沒有聽說過天穿日。

詹純媛小姐提到，就宗教的信仰來說，是信佛教，對於信仰應該算是佛教，家中除了拜祖先之外，並無祭拜任何的神明，也無在附近廟宇祭拜。在客家人的重要祭祀而言，是以掃墓比較重要，而在掃墓的時間是非常的彈性，傳統的客家人是在元宵節過後(正月十六)後一直到清明節前之假日，或是家族能夠相聚的任何時間上。而天穿日是固定在每年「農曆一月二十日」這天，不會去祭拜任何神明只是純粹放假一天。風俗習慣來說，過年或是清明節時，還是有吃傳統的客家食物，所以對於實際上的做法或是吃法，並不太了解，都是父母說的就跟著做。

羅文政先生提到，有把祖先請上來台北祭拜，因母親有請觀音在家中供奉，所以都在家中祭拜而無至附近的廟宇參拜。原本對於客家事物及文化覺得理所當然，但因後來父母過世，就開始注意與懷念一些客家的風俗及事物，也才知道原來以前習以為常的東西是客家母親的味道、感覺，如客家料理——如酸菜湯、梅干扣肉、客家小炒、胡瓜乾湯、蒲菜乾湯等客家獨有所曬乾的菜及醃製品，特別喜愛，所以每次都會請居住在南庄等客家原鄉的朋友或親戚特別郵寄上來，及客家文化——就是媽媽的味道，重口味，所以現在到南庄時都特別有感觸也特別喜歡。與閩南人祭拜方面的不同，於除夕當天才可以清理佛堂、神桌，閩南人則是在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時清理佛堂。

至於本身掃墓的時間以前為清明節當天(特別說明所指的清明節為農曆三月三日，非國曆的四月五日清明節)，後來則改為清明節的前一個星期，原因則是為怕塞車。不過曾聽過一個說法，客家人只要是元宵過後，一直到農曆三月三日皆可掃墓。

呂心文小姐提到，沒有特殊的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也沒有把祖先請上來，會陪丈夫回屏東老家祭祖，偶而也會回新竹祭祖。因為較年輕的客家人，再加上已成為台北人，所以過年過節時已沒有親手做客家米食。

范姜群生先生提到，沒有把祖先請上來拜，會至附近的長慶廟或聖靈寺拜拜。聖靈寺位於汀州路上，老三總的對面，會去聖靈寺拜拜的原因是因為該寺的住持師父也為客家人。傳統的客家人每年三次一定要回去祖堂祭拜：

(1)農曆八月一日：又稱為大清明，為秋季祭祖。

(2)清明節：即春季祭祖。

(3)農曆春節時。

在以上(1)(2)的祭拜時間，大家一定要到，不可以半途離開，有點類似是在開宗親大會，大家彼此交換意見、溝通，討論有什麼事情是需要做的。此外，於農曆正月初八時，大家也會一起到新屋鄉的靈骨塔來祭拜祖先。而過年過節也早已沒有再製作客家米食，都用購買的方式來取代自己製作。

廖金泉先生提到，沒有特殊的生活習慣及民俗活動，都是回老家那邊祭拜祖先，也沒有把祖先請上來台北祭拜，但有到附近的長慶廟祭拜土地公。此外，於過年時會至二哥家中和其他的兄弟成員吃年夜飯。過年過年所需的客家米食則是以購買的方式來取代以前自行製作的方式，但在故鄉的親戚還是會自行製作客家米食。掃墓的時間本來是於元宵過後就可以掃墓，但因祖墳位於太多處，後來統一把祖墳遷至同一處，再統一訂於清明節掃墓，每次掃墓都一百多人。

盧源有先生提到，鄉下過年時有“關門、開門”的習俗，於除夕前一天拜拜，有別於閩南人在除夕當天拜拜；在天穿日的時候，一定要休息一天，準備糕餅、水果等素的食物拜天公，現在到台北後都沒有持續下去了。家鄉以前會拜土地龍神，現在到台北後就沒有了，對附近的長慶廟、南福宮都有去祭拜，也是入境隨俗。以前沒有錢，祖先墳墓只是用三塊代表，中間最大，兩側石頭又比中間再矮一些，旁邊放著伯公，較特別的是在石頭上都沒有刻字，因為當時比較窮，有錢人家才會刻字在上面，客家人習俗是三年撿骨頭，有比較聰明的會用墨加醋寫在石頭上，這樣就可以在該墓碑記載一些事情，而且歷經五十年都不會掉色。

陳玉湘先生提到，家中沒有祭拜任何神明（包括祖先），但會去附近的長慶廟拜土地公，祖先牌位還在鄉下；比較少去拜新竹的義民廟，但是若有人約的話就一定會去。

每逢元宵節、天穿日、清明節、端午節、中元節、過年春節時固定祭拜祖先（阿公婆），較特別的是，固定農曆元月十六日掃墓（元宵節後一天），元月十五日是讓大家回家的時間，在家鄉時會準備一些食物給大家吃，例如：粽子、粿…等，詳細情詳如下表。天穿日時，耕田的人家就休息一天，現在到台北就沒有過這個日子，甚至也不會特別去準備這些“粿”來吃，因為市場就有現成的可以買，而且要哪一種粿都買得到。

表 4-2-2 陳玉湘先生家中於各節日所準備的食物一覽表

特殊節日	準備食物
過年	菜頭粿、發粿
天穿日	甜粿
中元節、端午節	粽子
清明節	菜包（包蘿蔔絲）、豬籠粿
不特定節日，在割稻種田的休息時間當點心吃	米苔目

資料來源：陳玉湘先生口述，本研究整理

謝鳳英小姐提到，在台北則是拜佛，信仰佛教，因此自從父母過世後，並不會準備客家傳統食物，且在台北工作繁忙，因此予以簡化；因為父母都在靈骨塔，因此，大都是配合他的開放時間，去做祭拜，而且老家已沒有親戚，年輕一輩也不太認識了，因此，回老家也都是看看而已。至於義民廟或土地龍神等其他客家信仰，則是回老家時，有空都會去祭拜。

劉德源先生提到，都是元宵過後回老家祭拜、掃墓，元宵後到清明之間，有空的時候就會回去。祭拜的供品有許多都會自己做客家特有的傳統食品，如，粿、甜粿，以供祭拜。有時間，也會去義民廟、土地龍神去拜拜。較少會去附近的長慶廟、南福宮拜拜。沒有過天穿日的習俗，其他相關的客家傳統飲食就不清楚了。

張完小姐提到，掃墓則是元宵過後回老家去掃墓，且是與客家的家族一起拜的，會自己做客家傳統食品去祭拜。並沒有去義民廟等客家傳統信仰祭拜的習慣。偶爾會用到客家的食物，甜粿之類的，並沒有特別注意或是必須要用客家傳統飲食的要求了，其他有關的相關傳統的節日如天穿日等都沒有很大的印象了，也沒有在過這樣的節日。

李美玉小姐提到，掃墓大多是利用放假時間為主，因此多為清明節時去祭祖掃墓，否則是利用假日，母親會做客家傳統食品，如：粿，做以祭拜，本身則甚少做，且沒有去祭拜義民廟及土地龍神等傳統客家信仰之習慣。沒有過天穿日傳統的節日，不常去長慶廟拜拜，也沒有供奉祖先牌位於長慶廟，對於客家傳統粿的製作不清楚，頂多就是在掃墓時長輩才會做或是買來拜拜，也就是一般的甜粿為主。

胡鴻雀先生提到，那現在就是說只有過年或是特定的日子大家才會約一約一起回去囉，以前那個交通很不方便啊！所以我和的兄弟都把祖先牌位牽上來了啊，這樣子比較方便啦！所以沒特別的事就不會回去了，祖先牌位是在我弟弟那邊，因為他是住家比較方便，我這是宿舍不方便，所以就是過年的時候，都過去弟弟那邊就是了。

表 4-2-3 胡鴻雀先生祭拜節日表

時間（農曆）	節 日
一月 一 日	新年
一月 九 日	天公生日
一月十五日	過半月（春祭）
二月 五 日	掃墓（胡氏祖先）
三月二十三日	媽祖生日
五月 五 日	五月節（端午節）
七月十五日	七月半（中元節）
八月十二日	胡姓族人的忌日
八月十五日	中秋節（秋祭）
九月 九 日	重陽節
十二月三十日	子時拜天公
	上午拜祖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羅仕福先生提到，認為族群間不需要有任何的差別及特立獨行，因此，其並沒有特別祭拜客家人的神明，而現在則與一般民眾的信仰並無差別，不過，會於元宵過後回鄉掃墓，但沒有固定時間，有空就會回去掃墓，並於祭拜時其父母仍會作客家傳統食品，如：甜粿。大多是老人家有在做，現在這一輩多會用買東西代替，而較少作客家食物。大部份就是祭祖的時候用到，平常沒有刻意區分有哪些節日當中會做“粿”來吃，所以不是很清楚。

江秋月小姐提到，家中的宗教信仰則為佛教，並於清明節時回家掃墓，不過並沒有拜義民廟等客家相關廟宇之習慣，已入境隨俗了。因為他是嫁過來的人所

以也不是很清楚這些東西，況且她老公是閩南人…所以他都沒有特別注意了。

林美安小姐提到，目前祖墳都已經遷往台中市的大肚山，自己並未把祖先排位請上台北，公公婆婆在世時還有回鄉祭祖，現在已經沒有了，每逢過年都是自己過自己的，沒有和先生的兄弟姊妹一起過年。由於羅太太自己是閩南人嫁到羅家變成客家媳婦，故對於客家人的習俗禮節都有更深的體會，茲分述如後：

(1) 喪事的禮俗：

當時婆婆過世，小姑（羅先生的姊姊）就拿著鐵桶裝著一疊碗筷（計有十副）給她們，表示過年時用這些餐具就表示有回家鄉了，不許她們除夕夜那天回來過年，當時只有大伯與大嫂陪公公過年（因為小孩都在國外），這是令人無法理解的地方，並自嘲這樣也好，可以免去回鄉時的塞車之苦，後來想到一個解套的辦法，就是在大年初一回鄉下。

當時甚至規定有哪幾天女兒才可以祭拜婆婆，這也引來羅先生的堂妹抗議，像他們都是很辛苦從台北跑這趟路下來，若剛好那天又不能拜的話，就變成白跑一趟，感覺似乎不是羅家子孫一樣。

(2) 重男輕女的觀念根深蒂固：

夫家重男輕女的觀念很重，自己生第一胎是女兒，夫家那邊的親戚都沒來看，但是第二胎生兒子時，甚至婆婆都來家裡住了好一陣子，但要遵循許多「規矩」，非常繁瑣。後來大部分的孫女都表現比孫子優秀，才逐漸改變老人家的想法。

(3) 掃墓：

之前都固定在清明節的時後掃墓，後來因為大家時間不易敲定，故彈性調整成過年至清明節這段時間掃墓，祭品一定會準備三牲（雞、豬、魚），因為沒有做忌日，一年就這一次，所以會準備的很豐盛；記得閩南人的習俗是只要準備清香與花即可，而且會做忌日。在當日會準備艾草糕。

(4) 拜天公、祭祖

過年時是最忙碌的時候，首先是屋內大掃除，再來要準備除夕年夜飯，記得以前在吃完年夜飯時，看見嫂嫂馬上就要準備隔天（大年初一）清晨四點要拜拜的食物或相關事情，只能短暫休息一下，馬上就要準備拜拜，幾乎是無法休息，特別的是在祭拜時，只能家中的男主人拜，凡是女兒媳婦都不能持香祭拜，頂多只能在旁邊看，在拜完後還要收拾，相當累人，一方面也顯示出家中重男輕女的情形，女人在家中沒有地位。祭拜的供品要準備白米飯，並在上面放六顆豆子。過年時會準備發糕、蘿蔔糕等應景食物。

(5) 信仰方面：

家中並無祭拜任何神明，沒有做忌日，也沒有將祖先排位請上來。同安街上的長慶廟也會去拜，但不會刻意去拜，可能路過的時候拜一下，深覺同安街上有太多廟宇，有些亂，除了莆仙同鄉會外。

參加社團的情形來說，大多以家鄉之同鄉會為主，例如：盧氏宗親會、龍潭旅北客家同鄉會、台北市美濃同鄉會 等，甚至擔任重要領導幹部，例如：龍潭同鄉會的理事長、世界客屬總會秘書長 等，其次則以「客家」為號召的社團，例如：中原崇正會、世界客屬總會、台北市客家長青會（前身為青年公園長青會）…等，由於早期來台北工作的客家人很多，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為了讓彼此能有個照應，於是會加入這些社團，現在政府為了振興客家文化，許多教唱客家歌曲的山歌班、民謠班也如雨後春筍般的興起，在郭春林先生帶頭努力下，使許多地方都有傳承客家文化的角落；但仍有許多客家鄉親因為工作忙碌的關係，加上年紀大了不想受到打擾，而沒有加入相關社團，或者雖有加入，到後來已經逐漸淡出，未再參與社團舉辦之相關活動，但是平時仍是會去收聽或收看相關客家節目，例如寶島客家電台、客家電視台等。除了上述活動外，亦不忘參與地方事務，回饋社會，像是認養南昌公園、整修南福宮..等，在訪談時受訪者並未提到，此乃本團隊於在上述兩地方所立的石碑、立牌發現，相信必定還有許多客家鄉親參與其中，未特別彰顯。



【照片 4-2-46 南昌公園立牌】



【照片 4-2-47 客家鄉親積極參與地方事務，本照片為參與南福宮興建的石碑】

除了這些有向政府正式登記的社團之外，另外有個特別之處，則為當地民眾自行籌組非正式的社團，這是由溫送珍先生為總召所組成的「開心會」，參與者多為七十歲以上的客家鄉親，會定期舉辦活動出遊或者一同聚餐聊天，溫先生也很細心的將每次活動的情形拍照紀錄，他都笑稱這是老人會，“太年輕”還不能參加，由此窺得開心會，只是很單純希望參加者能快樂又開心的玩，達到鄰居互相連絡感情的目的。

黃正宗先生提到，本來想說在英國拿個博士，就已經了卻心願，就回來好好的教書，把論文寫好，這樣過一輩子就很舒服…，在英國打工時，那間店的老

闊也是客家人，因為這樣才讓我在那邊打工，他說英國有很多客家人，所以想組織「英國崇正總會」，之所以會籌組，據說跟我們的僑務委員會有關係，後來就組起這個會，他當理事長，我當秘書長幫他做事情，從這時候開始，接觸到客家事物，所以我從英國回來就捐了六千元給台北市中原客家崇正會、台北市苗栗縣同鄉會，崇正會的秘書就問我，把錢放在崇正會那當永久會員，所以到現在一直都是崇正會永久會員…，在教書那段時間對客家事物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後來有個朋友想組織一個素質最高的客家社團，名字叫「台灣客家總攬協會」，我參與初始建立的籌畫工作，現在擔任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之主任委員。

溫送珍先生他本身也有籌組開心會，這是老人會，我曾經問過他，若開心會辦活動時要找我參加，他說我還太年輕了，大多找一些老人家來快樂講笑話。

郭陳玉如女士提到，那個客家民謠第一次有補習班阿就是我先生——郭春林介紹的，他那個時候有一位叫胡泉雄，他新竹請他上來教，在金華國小借教室教，校長答應就在那裡開班，第一次開班，後來一班變成兩班兩班變成三班，現在有三十幾班了，原來最早的那些學員現在差不多都當老師了，當時還有請吳伯雄的太太來客串一下，還組一隊去美國、日本表演，而且有組織世界客屬總會，他擔任副秘書長，實際上所有工作他都在做，也做了十幾年，後來太累了才慢慢的退出來，後來他就搞基層的，像長青會啦青年公園長青會，長青會最早叫青年公園長青會後來改名叫**臺北市客家長青會**，長青會的好處不像一般社團一年開會一次兩次，幾乎是每天在青年公園音樂台後面，客家人也好，不是客家人也沒有關係，想去運動唱個的就聚在那裡，他提供大家一個閒談的聚會，像現在還有九十幾歲的老太太每天還輪椅推著去，現在是說很少有這樣每天都聚會的社團，他們有定期的郊遊，那像在客家是團裡面來講，這一點我覺得很好因為客家人沒有什麼地方，也沒有什麼會館，就在青年公園很簡單，也不用付費，像茶葉也是大家提供的，自發性，對。大家都是，還有的幾年下來都沒有缺席過的，這就是，後來我們是關西人，關西人在台北也有同鄉會——**關西旅北同鄉會**



【照片 4-2-48 青年公園長青會活動照
照片提供：郭春林先生】



【照片 4-2-49 參加開心會活動照
照片提供：郭春林先生】

贈。



【照片 4-2-50 關西旅北同鄉會贈郭春林先生】

林鳳嬌女士提到，在台北的生活也是很規律這樣，比較沒有去參與這樣的活動，平時就是寫寫書法畫畫圖啊，所以也沒有特別去參與這個社團。

陳增圓先生提到，有參加世界客屬總會，客家忠貞會及龍潭旅北鄉親會，反正有帖子來邀請我去參加，那我就去阿！客家人是有參加活動啊！沒有阿，現在要靠你們

年輕人啦！所以我很欣慰有你們年輕人，來作這樣的事情！我們老了！沒有你有這有的精神和活力啊！



【照片 4-2-51 陳添順先生任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校友會顧問】



【照片 4-2-52 陳添順先生中原客家崇正會之感謝狀】

陳添順先生提到，以前剛在基隆時就有參加客家社團，別人聽到我講客家話，主動找我參加客家社團其中有：中原客家崇正會、長青會、龍潭旅北客家同鄉會。



【照片 4-2-53 陳添順先生受聘於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顧問】

鄭彩緞女士提到，我是崇正會的監事、公共協會的理事以及長青會的理事，現在我在客家電台主持一個寶島大樹下的節目，還有文化擔頭的志工老師。

范姜新勳先生提到，總說客家人要團結、年輕人要團結，客委會要發揮功能。我當過范姜宗親會的會長擔任十二年。自強會理事從民國七十年開始擔任兩任。



【照片 4-2-54 范姜宗親會北區分會贈范姜新勳先生獎牌】



【照片 4-2-55 范姜新勳先生當選台北市自強會理事】

吳鶯榮先生提到，我太太是客家山歌班的班長。我有參加世界客屬總會，它每個月會寄來的關於廣東梅縣的資料。

羅仕信先生提到，我們也常去客家電台唱山歌，客家電台的老師很喜歡請我去唱，我會帶我的孫子一起去，他們都很會唱客家歌。

曾連生先生提到，台北市美濃同鄉會，我每次都有參加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聚會，因為都有同志，像那個親民黨的秘書長鍾榮吉是我們台北美濃同鄉會的會長。但是沒有參加這地區的一些客家團體。

林錫烈先生提到，沒有參加客家社團，客家人沒有一個特殊的團體，只要沒有政治色彩介入社團，這樣會比較好。

江金祿先生提到，最初來台北的時候，參加廣東福建互助會，大家有什麼事互相幫忙，那時候算很多人了，我們客家人二十四個，閩南人二十四個。不過那個很早就沒有了，等客家委員會成立以後，就慢慢散掉了。客家委員會也是很困難的組織起來的，那時候客家人有什麼喜事啦，都是我們自己人去幫幫忙。有參



【照片 4-2-56 台北市客家自強會贈吳鶯榮先生錦旗】

加客家同鄉會、龍潭同鄉會、中原客家會、世界客屬總會等社團。

林烈豪先生提到，本身就是在世界客屬總會擔任秘書長，只要有相關活動都會去參加，另外我原鄉是蕉嶺，所以蕉嶺同鄉會我有參加，你一家要守住你的團體啊，不然他會說你同鄉都沒有參加了。



【照片 4-2-57 林烈豪先生
任世界客屬總會秘書長】

林鳳嬌女士提到，沒有因為我是客家人，所以就特別去參與這個社團

朱發田先生提到，沒有參加什麼同鄉會等相關社團。

陳金球先生提到，這附近沒有什麼。以前在基隆有參加中原客屬總會，也是客家會。

劉阿仁先生提到，雖然沒參加任何政府或台北市客委會所舉辦之客家相關活動，但是每天會收看客家電視，參加龍潭同學會(民國七十二年)，擔任兩屆同學會會長，以及任民進黨客家諮詢委員會委員。

李美玉小姐提到，沒參加有關客家的社團或活動。

張完小姐提到，未有參加任何有關客家的相關活動或是社團。

謝鳳英小姐提到，本身因工作繁忙，並無參加任何社團，但如果有時間的話，很願意去參與此類之活動。

胡鴻雀先生提到，有參加相關客家社團，例如：世界客家崇正會、桃園同鄉會。

江月秋小姐提到，沒有參加客家相關之社團，且客委會所主辦的活動，都是因為時間上不許可，因為之前有幫人家帶小孩。願意接受有關客家活動的相關資料通知，不過前提是他會比較沒有時間去參加。



【照片 4-2-58 劉阿仁先生
任民進黨客家諮詢委員會委員】



【照片 4-2-59 胡鴻雀先生任
世界客屬總會財務委員會委員】

羅仕福先生提到，無參加社團或是任何的同鄉會。

劉德源先生提到，有參加世界客屬委員會，有時間都會去參與他們的活動。

盧源有先生提到，有參加盧氏宗親會、客家同鄉會、崇正會等社團，但都沒有參加他們舉辦的活動，因為太忙了沒時間去。

陳玉湘先生提到，並沒有參加任何社團，以前忙於工作，也沒有參加任何活動，但現在比較空閒了，若有活動只要通知一聲都會去參加，也很樂見古亭地區成立屬於當地居民的協會。

羅文政先生提到，沒有參加任何客家社團或宗親會，但有時會去參與客家活動，不過因客語不流暢而導致其溝通上的障礙及拉遠了些許的距離。

范姜群生先生提到，有時間就會去參加客家相關之活動，且因為范姜宗親會的會長，所以一些客家的活動也會主動邀約。

呂心文女士提到，沒有參加任何的客家活動或社團，也很少收看客家電視。若有時間再加上離家不遠的話，願意參加地方性的客家活動。

廖金泉先生提到，沒有參加任何客家相關的活動，與台北市的客家鄉親也少有連絡，僅與附近的客家鄉親有聯繫而已。

林享奎先生提到，以前還是公務員時有參與一些客家活動(非團體)，但退休後雖仍然有寄邀請函來，就全部都沒去參加了，在家裡休息。

賴金雄先生提到，本身很積極的參加有關客家類的社團或是活動，而參加的是中原崇正會。

林忠貴先生提到，本身有參加客家同鄉會，但已經忘記全名，但是卻很少參與她們所舉辦的活動。

詹純媛小姐提到，本身並無參加有關客家類的社團或是活動，但是父親有參與中原崇正會。

羅鴻森先生提到，現在並沒有參與任何客家社團的活動，但希望有活動就要通知到，不管去或是不去。會把有關客家文化的資訊，放在自己漫畫店的網站上。

王肇雄先生提到，目前沒有參加任何客家的社團活動，因為現在要工作也要上學很忙，沒空閒的時間參與。

劉阿宏先生提到，沒有參加社團，但對於客委會辦活動的話則有意願參加。同時對於活動通知願意收到。

李桂華小姐提到，沒有參加社團，對於政府所舉辦的活動也不一定會去參加。

陳姝榮小姐提到，本身並無參加社團，也沒參加過活動，但知道同事有參加彩鳳文化客家協會，是一個免費的客語教學社團。

張世剛先生提到，知道這裡附近有一個國際的客屬總會，但不清楚其性質及活動，而本身並無參加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所辦的活動，也沒有參加過民間社團的活動。若有活動可寄簡介來參考看看。

鄭菊梅女士提到，常聽客家寶島電台，因為做生意的關係沒時間看客家電視台，但是有參加家鄉的宗親會，每到義民祭典時候有空也會跟著進香團去參拜。

戴簡清秀女士提到，僅有參加故鄉的戴氏宗親會，沒有參加任何的客家社團及活動。

林永謙先生提到，沒有參與任何的社團，也不會想參與，因目前為退休狀態，不想理會外面的太多事情，只想自己在家做自己想做的事。

陳秋如女士提到，平時沒有參加客家社團，也沒有參與活動，有時會收看客家節目，本身也很喜歡客家民謠，但因為平常要上班，要照顧婆婆，還要照顧小孩，沒有太多自己的時間。

張榮木先生提到，平常沒有參加客家活動，因為都沒有收到活動通知，活動訊息應該要透過電視、廣播等宣傳，大家才會收到訊息。平時就只和社區的客家人有互動，有參加張氏宗親會。

劉德業先生提到，因上來台北時首先居住在中和，故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參與新店附近的客家社團及活動，如客家音樂班。但因每天都有收聽客家電台及收看客家電視，資訊流通，故也都會參加客家電台及台北市客委會所舉辦的活動。



【照片 4-2-59 寶島客家電台致贈劉德業先生之妻---謝芝蘭小姐感謝獎盃】



【照片 4-2-60 寶島客家電台致贈劉德業先生之妻---謝芝蘭小姐感謝獎狀】

李徐芬蘭女士提到，有參加客家同鄉會，會與鄉親聯絡，也主動參與任何政府或台北市客委會所舉辦之客家相關活動。

饒蘭芳女士提到，有參加廣東大埔同鄉會，其他客家活動較少參加。

王鳳霞女士提到，沒有特別參加客家活動社團，因為很少收到活動通知，如果有時間，樂意參與客家活動，尤其是對於客家美食的活動有興趣，本身喜愛製作西式糕點，如果有課程能傳授客家美食文化，樂於參與學習。雖然沒聽說過阿緞姐，但對於客家美食文化有興趣，希望也能收到活動通知。

葉新有先生提到，有參與中原崇正會，沒參加任何社團所舉辦客家相關活動。

何雲和先生提到，目前有參加台北市客家自強會，也是客屬何姓宗親會理事長擔任有二十八年，更是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委員。平常的客家鄉親活動以一般開會、聚會、跳舞、唱山歌謠為主，且說明了唱客家山歌的由來。

吳鄭傳妹女士提到，目前沒有參加客家的社團活動，但會參加鄰里舉辦的客家歌謠活動。

張德思先生提到，目前有參加中壢大崙的客家同鄉會，會定期舉辦客家活動，例如：唱歌、聚會、旅遊等。

邱庚萬先生提到，有參加的民間機構包括了：中原客屬會、世界客屬會，而這些民間的機構力量較小，礙於經費等因素，對客家文化的發揚與保存並沒有太大的幫助；但是問他詳細的會址以及所辦的具體活動，他說他不太記得了，需要查一查。

本團隊提出對於客家人的定義：「（1）會講客家話（2）來自客家原鄉（3）認同自己是客家人，在這三個條件當中符合兩項者，就可稱之為客家人」，大多客家鄉親均贊同本團隊所提的說法，其中對於「認同」尤為重視，認為即使符合前面兩項，但卻不認同自己是客家人的話，那也不能被判定為「客家人」，並對現在台灣現況感到憂心，為了選票只隨便學了幾句客家話，就說自己是客家人，或把族群的問題拿來談，覺得很不以為然，台灣是個多元化的國家，應該尊重共同生存於這個島上的所有族群，不要去挑起族群間的問題，當本團隊進行田野調查的同時，也提醒應特別小心。

也有人認為這樣去定義分類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因為現在客家話對年輕的一代來說，有斷層的現象，加上即使他是客家人，也會漸漸不覺得自己是，為了想擺脫這樣的束縛，反而變相去崇拜他國文化，久而久之就認為自己不是客家人，所以年輕一代是在未來客家事務推動上的重大課題。

黃正宗先生提到，我認為你們所提出的定義，三種條件下只要符合兩種就是客家人，這樣操作型的定義可以接受，像陳水扁、呂秀蓮、游錫堃都是有客家血

統，陳、游是詔安人，但他們都不會講客家話，假使用你們操作的定義，他們是平民百姓的話，不見得會承認他們是客家人，但現在時機敏感，一定會說是客家人…，並不知道他心裡真正在想什麼，你的訪員去訪問他，搞不好他會說是，你們所定的定義，還保留相當的彈性，我認為**認同**是最重要的，像議會在問我什麼是客家人時，我的範圍會拉的更大，就舉美國的例子，當中有許多英國的、法國的、德國的血統等，但你歸化美國拿其護照你就是美國人，所以基本上就是認同，可以說是美國人，但就學術研究上就不能這樣，所以我很欣賞這個操作型定義。

有些人不一定有客家血統，可能只是他的祖先搬到客家莊住，在此之前並不是客家人，後來久而久之被同化講客家話，所以這比較難講，現在很多一到選舉時，就說自己是客家人。

郭陳玉如女士提到，實際上現在台灣的社會融合的很厲害，各種不同族群的通婚，因此，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文化的部分，各種不同族群的文化互相包容尊重，所以各族群的習俗都要包容，所以理論來說客家人從大陸客家莊來的才是客家人，但來到台灣認同客家文化才是重要的，所以是在客家認同上面比較重要，如過沒有認同，只是嘴巴說說這樣我是不認同，重要的是要參與，不一定要完全投入但是參與是很重要的。

范姜新勳先生提到，我覺得**認同**最重要。

吳鶯榮先生提到，以上都是，只要承認自己是客家人就是客家人，不一定要有血緣的關係。台灣沒有原本的客家人，只有先來後來的問題。

陳金球先生提到，嗯！如果有**認同**應該是可以，既然有認同，你就會去了解客家習慣文化呀！

陳添順先生提到，**語言**只是其中一個因素，平常只是一個溝通的工具而已，但是是一項指標，講同一種語言也較有親切感。

林錫烈先生提到，現在時代變遷，有許多話用客家話已經不能表達，一定要用原文表示，所以說現在要如何認定客家人，像以前的一些話跟文辭一定要留著。認為不會講客家話就不能算是客家人，所以認為**語言**是很重要的。

鄭彩緞女士提到，熱愛客家文化就是客家人，這三種都可以，只要你**認同**我覺得就可以容納他們，我不會說去刻意的排斥，希望大家多多認同。

林鳳霞女士的三女兒---羅華珍提到，基本上要分廣義或狹義來說，廣義的說，應該說會說客家話或是認同客家族群，或是一個社群、桃竹苗一帶，好像住在這附近就被稱為客家人，但是有些人說我不是客家人，如我是住在新竹的閩南人，他會這麼告訴你，我是閩南人..我是新竹的閩南人，我不是客家人，所以我覺的狹義的來講，你父母親有一方是客家人，不一定會說客家話以血統來分就算是客家人，現今年輕人很像對於族群的界線不是很明確，大家都是一半一半，有

點混血兒，有點這種個性在，像我先生，住加拿大，我回台，我爸媽是客家人，他是四川人，他媽媽是福州人，他是四川和福州人生下的台灣小孩，從小住眷村，但又是外省人，這些都很難說了，但如果把界線劃清楚，我覺的客家人有時候有某種情節在裡面，所以不一定每個客家孩子願意承認自己是客家人，譬如說，客家人在以前被人定位勤儉小氣，好的方面就是硬頸能幹，可是年輕人不太喜歡被定位，那這樣老一輩有些文化思維，我不喜歡娶客家人或是嫁客家人，會有一些那種父母老一輩的觀念導致說年輕人不喜歡擺明的說是客家人，像是哈日族或者是哈韓族類的，所以我的下一代，我的兩個女兒，我先生常常說我女兒是什麼人，別人說你是加拿大人還是台灣人，那我們就說我們是地球人，說我們是宇宙人，或許世界越來越大，距離越來越短，所以不一定要定義在是什麼人上面。

如果在文化溯源溯古的方面，我覺得向他們來說他們都不會講客家話，我們在那邊的家裡都說國語，因為怕他們忘記華語，禮拜六去上華語僑校，平常的時間在國外都上英文，三年級以後就開始上法文，我們在溫哥華根本沒有時間跟他們說客語（繼續談他女兒的瑣事）。所以我在想如果說在台北這個地方，推行國語教育，我們家孩子都唸國語實小，沒說國語就要罰站，根本不可能有機會說客語，我曾經碰到一個語言興趣的一個民間人士他編了一本閩南語厘語，可是我發現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看電視的客語新聞我看不懂，可是你跟我說我可以聽得懂，因為他的發音跟一般的客語的發音就不同。

邱庚萬先生提到，對現今提出的分辯客家人定義感到十分不認同，覺得沒有意義；他說現在這一代會說客家話的客家人已經很少了，要是以來自客家原鄉以及自己認同就可以稱為客家人，範圍太大界限太不明確，此種應該稱為客族。會講客家話的客家人越來越少，所以再對這些東西下定義是沒有道理的。

江金祿先生提到，有認同就是客家人啦，客家人就是語言會通就好了，其實我也不太了解，搬到客家庄大家都會說客家話，一、兩代以後，就會稱自己是客家人。其實真正的客家人，就要追溯到祖先的祖籍。所以就是血統的部分。其實在客家庄住久了就是客家人了，住久了就是客家人。以前小時候，五、六歲的時候，有好幾個閩南人搬來客家庄，因為買賣的時候一定要講客家話，所以久了也就是客家人了，都是這樣子，很多。

胡鴻雀先生提到，在客觀上是歡迎，但在學理上好像有點牽強，年輕人可能不一定，但六七十歲以上的人，對於自己的祖籍很清楚，是不是客家人應該明確，那你說一個人會講客家話，也認同客家的文化，算不算是客家人，在精神是可以解釋，但他的父母、子女是否認同就不一定，就像是東西的成分不同，所以我要留下族譜，讓後代子孫了解，否則時代變遷下去，族群的觀念會慢慢淡下來，就整體而言是件好事，但就文化保存就不是好現象。

林烈豪先生提到，認為說他不但是客家的語文生活，也要認同客家的歷史文化，這個很重要，本地很多這個他要獨立喔，這決對是說不過去啦！他在短時間

內要獨立把歷史切斷掉喔是說不過去啦，我覺的說不過去，所以基本上還是認同這個說法，尤其是在認同點上，我們只有走向世界客家上才有可能為之久遠，日本人還重視客家人，不知道為什麼日本人在世界上最尊敬客家人的國家喔…。大概是日本在統治台灣的時候，不知道是不是吃了客家人的虧，所以一聽到是客家人，他敬畏三分。

林鳳嬌女士提到，我不太贊成這樣的說法，我覺的只要是你想要學，就很好啊，我不太喜歡去分說那裡人啊，我是那裡人啊什麼的，不喜歡像現在都在說什麼外省籍啊，什麼的只要大家處的來就好了啊，我是比較喜歡和平相處。

曾連生先生提到，一定要會講客家話才叫客家人，假如說他的血統或原鄉是來自客家鄉鎮的話，這樣還不算，還是要會講客家話才算，目前客家人的悲哀就是客家人不懂客家話，這也是沒辦法的，因為台灣閩南人比較多，客家人住的又是在山區，像桃竹苗等地區，像我們美濃……。

朱發田先生提到，依我的認定的是，只要是願意幫客家人做事，認同客家文化就是客家人，因為早期政府的關係，很多人都不敢承認自己是客家人，那遇見了也很陌生，那就沒什麼意思了，在目前這個弱勢的情形下，你肯來照顧我肯走出來，都算是客家的一份子，像羅福助，他雖然是對社會呼風喚雨啊..可是他也是對客家事務很用心，他也蓋了一個義民廟，他是彰化的客家人，廖福本也是，台灣姓廖、羅、彭、徐、鍾、范等都是客家人的大姓氏。

謝鳳英小姐提到，認為父母都應該是客家人才能算是客家人，如果父母親有一方不為客家人，則不算是客家人；且應該要有祖譜才行，否則則不應為客家人，因客家話可以學，因此並不一定是客家人。對其標準應該要再提高一些。

劉德源先生提到，並不會介意，不過還是來自客家原鄉最為正確。

張完小姐提到，認為來自客家原鄉最為準確，不過大致上他是可以認同這三個判斷的標準。

李美玉小姐提到，覺得都可以，並不會介意。

江月秋小姐提到，可以接受並無明顯的提出其他的意見。以第二與第三項比較贊成支持。

羅仕福先生提到，並不介意三種判斷標準認為為客家人的說法，且對是否為客家人認為並不特別的重要。

陳玉湘先生提到，同意學者所提的定義，覺得認同是最重要的條件。

盧源有先生提到，同意學者所提出之客家人的三種定義，其中對於認同尤為重視。

林美安小姐提到，只要來自客家原鄉就可說是客人，但認同是最重要的因素，即使別人覺得你是客家人，但自己卻不認同也沒用。

羅文政先生提到，認為具有血緣關係、父母都是客家人及具有認同感是客家人的定義。

范姜群生先生提到，認為會說客家話即是客家人。

呂心文女士提到，認為來自原鄉的就是客家人。

廖金泉先生提到，對於客家人的定義以祖籍在原鄉為最重要的因素。

林享奎先生提到，覺得客家人最重要的定義為認同感。

賴金雄先生提到，對於學者的三種定義並無太大的意見，不過，我非常的在意身為客家人的，一定要對本身的認同感。

林忠貴先生提到，很認同學者說的這三種說法，覺得還滿有道理的，並無其他之意見。

詹純媛小姐提到，同意學者目前對於客家人的三種定義，並無特別的意見。

羅鴻森先生提到，認為父母只要有一方是客家人，自己就是客家人，畢竟血緣是改變不了的。

王肇雄先生提到，要認同客家的文化。

劉阿宏先生提到，則覺得說法皆可，只要覺得自己是客家人的就是客家人。

李桂華小姐提到，對於目前對客家人的定義，較認同會講客家話以及認同自己是客家人，另外也覺得有客家血統承繼的也可稱為客家人。

劉阿仁先生提到，對於客家人的定義為，只要認同客家皆可稱為客家人。

張世剛先生提到，會講客家話，來自於客家鄉，自己也認為是客家人；還有補充一點認為客家人都是刻苦耐勞、努力勤勞、逆來順受的。

陳姝榮小姐提到，會講客家話，來自於客家鄉，自己也認為是客家人。

鄭菊梅女士提到，覺得有認同感最重要，認同自己是客家人才是客家無話的根源。

邱創明先生提到，認為血統最重要。

張瑞蘭女士提到，認為三種都相當重要，最主要的還是語言的傳承。

劉德業先生提到，認同感為客家人最主要的定義。

戴簡清秀女士提到，認為客家人的定義應包含原鄉、血統及認同感，三者一樣重要。

林永謙先生提到，只要不違背祖先的傳統皆可稱為客家人。

張奶奶女士提到，只要認同自己是客家人，就算是客家人。

陳秋如女士提到，我想有血緣關係的人就算是客家人吧，其實現在年輕人都沒在分這個，因為台灣是父系社會，所以小孩算是父系那邊的人，但實際上能這樣分嗎。

張榮木先生提到，只要是認同自己是客家人，都算是客家人。

饒蘭芳女士提到，認同自己是客家人的就是客家人，但現在在台灣不要特別分人種，不要有族群觀念，大家都是台灣人。

王鳳霞女士提到，現在大家都同化了，只要是會講客家話，且認同自己是客家人，應該都可以算是客家人。

李徐芬蘭女士提到，只要符合會說客語、來自客家原鄉、承認自己為客家人中的二項，皆可稱為客家人。

葉新有先生提到，只要有客家血統，都可稱之為客家人。

何雲和先生提到，認為祖先傳承是客家人、有客家血統、會說客家話就是客家人。

吳鄭傳妹女士提到，會說客家話才算是真正的客家人，且大部分的客家人也都會說客家話，會講客家話比較好，既使不是客家人也要學客家話，因為多學會一種方言不壞，就像現在也要學英文一樣。

張德思先生提到，只要認同客家文化就是客家人，要不忘本。

林美安小姐提到，只要來自客家原鄉就可說是客人，但認同是最重要的因素，即使別人覺得你是客家人，但自己卻不認同也沒用。

第三節 對未來的展望

由上一節得知台北市比較缺乏有使用客語的環境，加上家中並未刻意強調之下，使得客語無法傳承，有鑑於此，政府也開始著手針對唸國小的小朋友推行母語教學工作，也是所謂的鄉土教學，當中亦包含客家話教學，許多客家鄉親對於政府所推行的鄉土教育都是持肯定的態度，但也疼惜子孫要學的東西太多，壓力很大，認為鄉土教育成功的重點，為內在的家庭教育以及外在的環境，兩者若能並進則成效即可展現出來，現在各方面的條件有限，無法立即看到施行的成效，儘管如此還是要去做，因為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對於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的「客語語言巢計畫」，已表示非常歡迎，都願意配合參加。

另外在本次調查中也發現，家長對於小孩在鄉土教學的選課情形，大多抱持以其興趣為主，並未要求一定要選擇客家語之鄉土教學，假如在家中又無使用客語的話，長久以往則僅剩父母親這輩會說，更有甚者，若配偶當中只有一人會說客家話時，平時並未要求小孩練習去講，日子一久即使講客家話也沒人聽得懂，後來則演變成家裡只有爸爸或媽媽一方會講，這種情況常見於配偶之女方為客家人，嫁到閩南家庭時常會發生；反之配偶之男方為客家人，娶了閩南人當媳婦，平時即要求在家中一定要講客家話，但是出了家門則不限，於此有極佳的客語環境下，甚至連這位變成客家人媳婦的閩南人都跟著會講客家話，她們的下一代使用客語的情形更不再話下。

曾連生先生提到，我覺得現在目前許多客語的教學都不太標準，老師的發音不是很好，回想當年，都要怪政府，因為當初講客語就要被罰，客語就慢慢失傳了，沒辦法，所以現在大部分年輕人都不會講客語了，還有教的時間也不夠，事實上最正統的客語就是我們美濃的客語。現在的老師發音感覺都怪怪的。

陳金球先生提到，因為小孩子沒有參加，所以我不曉得，不過這個活動很好，不然語言真的會被同化掉。

陳添順先生提到，只要念客家學校或科系，不論是否為客家人，都以獎學金獎勵。應急速大專院校科系的培養師資。

林鳳嬌小姐提到，我現在對這個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想法，我那時候是在國民黨的那時候的，跟現在完全不一樣，教育方式不一樣啊！我那時候小朋友講方言是要被罰的啊！所以完全不一樣，所以我本身來台北我完全不會講閩南語，我服務三四十年啊.. 完全都是推行國語的，所以現在鄉土啊，不分族群啊，民主時代，我覺的小朋友負擔太重了，我感覺學太多了，我們以前在學校有一套標準的，什麼要上幾堂，什麼要上幾堂啊，太散了，國語退步很多，像閩南語啊，客家話啊.. 你想一個禮拜分一二節啊！這一節，那一節，就減少很多啊，像國語啊、數學啊，這幾科就少很多了，所以我覺的對小朋友來說負擔太重了。

郭正祺先生提到，客語實際上如果說像是台北市這個環境，一個禮拜兩節課這個成效是有限的，最主要的還是要在家裡，這才是真真有辦法的，這再學校一個禮拜有兩節，我們只能說是聊勝於無，你如果說是完全沒有的話就，有兩節就是希望，我們客家話如果一個禮拜有兩節課還可以說還有鄉土語言，只要這兩節課可以維持，我們鄉土師資能夠資源提供給學校教這些小孩子當作像是學英文一樣，我覺得很有必要，成效如何很難講我認為是有點效，但是就兩節課，學校如果說課業壓力很大的話，小孩子可以輕鬆，學客家話也不錯阿，不會增加他的負擔，如果這個要考試那個要考試這個與研究會擺在像體育一樣不被重視，相較之下比較不被重視。小孩在家中會聽客家話，但是講不好，這也是我的責任，所以我說家庭很重要。以前家裡沒教是怕小孩子出去跟不上別人，教客家話怕小孩國話會跟不上別人。那個年代就是這樣。

客家電視台我覺得節目越來越好了，他現在節目多元化了，不會侷限在說唱山歌了，山歌到處都有，如果只是著重再那裡就一點意義都沒有，我覺得他慢慢得跟一般的電視台差不多，最主要要有廣告，廣告收入才會持久。

鄭彩緞小姐提到，我覺得要求自己家庭比較重要，因為在學習的過程中，以我的觀點我是覺得世界統一種語言就好，但是就是說你喜歡學一點鄉土的語言，所以不希望他什麼都要納入正式的課程，就是隨性就好，小孩子活潑一點，讓他有個創意，不要唸死的東西。如果有這個男孩子的話，就一定要有這個觀念，不管是娶外省老婆或者是閩南人，你進了我們家你就是要學習我們家的語言，要有這個念頭比較重要，要有這個家族觀念，還有對我們自己的語言文化，我覺得要自己做，並不一定說要社會給我們什麼資源，因為他還可以做別的東西，因為這種語言的東西是屬於我們自己祖先的文化，為什麼我們自己不去愛惜他，我覺得這樣很可恥，我是客家人不需要政府來，這樣做的話表示說你就是一個弱勢民族了，需要人家去扶持你，所以我覺得還是要靠自己。

吳鶯榮先生提到，語言不是一、兩天就能學習好的，要有環境的培養，像我的母語—客家話就是我祖母從小把我帶到大，教我的。所以鄉土教學有實施的困難，但要靠大家的努力來克服。鄉土教學若要學的好除了學校要教，家庭環境也很重要，要雙管齊下。

江金祿先生提到，一個星期教幾個小時，教的內容及教法，我也不太了解。我覺得主要還是家庭比較重要，不管講的對也好，不對也好，都要講。呵(笑)~以前我們受的是日本教育，但那時我們都要唸漢書、練書法、唸古文。雖然當時國民政府推動國語政策，打壓客家語言，但國語的推動仍是需要的，不然政府就管理不好了。若是繼續讓日本統治下去，強制大家都要說日本話，實施皇民化運動，客家語言一定會消失。

林錫烈先生提到，我有去看台北市政府所舉辦的活動像義民祭，我從收音機有得知，明年台北市有比較大型的活動，像三月六日的三山國王祭，還有另一個

不知道什麼樣的大型活動，我感覺政治色彩太過於濃厚，如果像以前的「還我母語」等活動我就會參加，現在很多客家的活動都有太多政治介入，像客家的保存語言活動比較有意義。

林烈豪先生提到，這是應該的，推動文化本身的不同，保留各文化的特色，才多彩多姿嘛，對不對，不會有秦始皇的思想，在民主社會不行的，但是各個族群還是要自立自強啊，雖然人家保護你，可是你也是要自愛，所以像我們這種團體啊，不能強迫的嘛。

林鳳霞女士的三女兒---羅華珍提到，我比較希望擺在從小開始越小學越好，小孩子在六歲以前是腦力開發最強最旺的時候，所以語言教育像方言教育在家庭實施，我覺得語言教育應該有制度化，編這個教材很費工，就像閩南教育做出來的教本有人讀的懂有人讀不懂，就是這個樣子，不過語言教育現在做好過不做，但是這是需要很大的一個團對來運作的，那做這個調查對於給政府一個政策或是提供一個方向，我相信是很有助益的，但是真的要去做的工作真的還路蠻長的。

我覺得很嚴重的問題，我們這一代的閩南語學的很好，可是我們這一代的客語已經不是太好了，就是客家語言這個部分相傳的部分，因為我們父母親，很快就來北部我們都在台北長大的，所以沒有這個機會，可是台北的閩南人很多閩南勢力很多，比如買菜，很多人都用閩南語買菜，而客家人的學習能力很強，而且有個習性就是隱藏起客家的部分，還有因為他的勢力這麼強而我客家新一代沒有培植起來..所以我覺得像我們這樣五年級的同學應該站出來做一個接軌的味道應該去主持，可是我們這代都已經隱掉了，叫我們下一代去做，那真的是很奇怪，他要回過頭去加上社會文化的改變，受不同文化的衝擊，接受度太高，所以人家會覺得說你現在講客語文化有這麼重要，有的人會是這樣子，再加上現在強調族群融合，選舉的時候大家都說我們是新台灣人，誰管你台灣人還是山地人，所以我發現說做這個工作需要熱情之外，還是需要有些政府的政策，比如說她們對於這個文化並不是強調是在區別，而是要說文化並不是說要用價值金錢衡量他就對了，我覺得在台灣文化的部分很像覺得台灣越來越沒有文化、失根，我覺得這個工作就是很基礎的建設工作...反而這些工作沒有人去關心就是了，

開些客語的基礎教學，這應該從家庭教育著手，不能夠從學校裡面來教學，因為我覺的就是說一進去就勺勺口都學不會了，還要學一個外語，外語應該從中年級開始。

還有族譜說輩分要怎麼排，比如說世字輩的，像我這輩的就沒有人用，可是我爸爸就把我們女孩子用華字輩的，所以我哥哥是「聖」字輩的，那我們下一代就不管你是什字輩的了，所以像我們在工作上又叫英文名字，所以很難說客家文化這麼小也不是一個很強事情，我覺得做還是要去做，但是如果以教育的觀點來看以小學生來說，他要學中文學英文閩南語，每一個政黨上來都要提倡一種語言的話...那原住民小孩子是不是應該要學原住民語，而且原住民不只九族..那將來

我們去上海工作的話，還要學上海話..到哪個地方還要學當地方言…其實不必要這樣子..但是語言得話我們還是要從家裡去做，我覺得我在這一輩有學到語言就是客家話，是一個工具，在海外看到廣東人，他可能是從梅縣來的那就可以溝通，然後他知道你是客家人的時候，廣東客家就還是會通，但是沒有必要講吧，沒必要硬要講，就是這樣子，除非你到中南部一帶，過了濁水溪，你不講閩南語人家會說你是外地來的，就是說你講閩南語人家還是知道你是外地來的，不對嘛？所以我覺得語言教育跟方言教育，跟一些文化復興，我覺得要從多方面來做，語言只是其中一部分，到最後我們可能會成立客家文化博物館，我們可能會展出一些客家農具，然後語言教育客家研習營..現在最多的客家活動，拜豬公啦、擂茶、山歌啦，現在誰會聽山歌。

林鳳嬌女士提到，那些活動在我們頭份也都有啦，以前都常去，現在因為年紀大了，所以不會想常常動。客家電台或客家電視都有去收看（聽），只不過說在技巧方面喔，大概是因為剛創辦，比較生硬一點，不過在唱歌那些調調，我覺得是蠻值的去學，可以讓後來的人學習。

謝鳳英小姐提到，如果未來有孫子要選擇鄉土教學，並不會限於他要學客家話，覺得他有興趣就好並不強求，不過認為其教育實施算是不錯的，給予支持鼓勵。置於台北市政府所辦的活動及計畫，其則認為沒有時間、工作繁忙並不會去參加，但如果未來有時間應該會考慮。

劉德源先生提到，而如果未來外孫在鄉土教學上，如果可以當然希望選擇客家話做學習。

張完小姐提到，家中多以國語作為溝通語言工具，而因孩子都大了，因此並沒聽過鄉土教學，不過對於此教育的推廣覺得不錯並給予支持。

李美玉小姐提到，女兒在學校所選擇的鄉土教學為客家話，不太會說，不過聽的懂，覺得這個課程之安排還不錯，因為至少有學習的誘因，加上希望小孩可以多少學一些，故贊同其教育的實施。

江月秋小姐提到，因孩子最小的都已經高中了，並無接觸到國小的鄉土語言教學，不過他認為這是不錯的教育推廣，也很鼓勵與支持。有空的話會參加有關客家文化活動的舉辦。

羅仕福先生提到，孩子已在唸大學，因此於當時還尚未實施鄉土教學的課程但對於此政策的推行覺得不錯，給予鼓勵與支持。同時，因為其生意的忙碌關係，因此鮮少參加政府所主辦的活動，但是，都會收看客家新聞及相關頻道。

陳玉湘先生提到，堅持在家一定要講客家話，所以現在不論兒子、孫子都會聽也會講客家話，目前有兩個孫子，都跟父母一起住在新莊，一個八歲與一個六歲，都在念小學。雖然覺得家中對下一代已經落實客家語的傳承，仍願意加入政

府的語言巢計畫。

盧源有先生提到，家中有三個小孩都已經出社會工作，都不會講客家話、閩南話，只會聽一點點，大多以國語交談，目前還沒有孫子，認為這是家裡環境的關係造成，以前講客家話小孩都聽不懂，久而久之就跟小孩講國語。

羅文政先生提到，因從小在閩南村中生活長大，所以都已不太會說，僅會聽，平常也不太說客家話，說的是四縣，而在家都以國語或閩南話來溝通，而小孩則完全不會說及聽了。家中的小孩皆唸河堤國小，老大高二、老二高一，小女兒目前則為河堤國小二年級，所選的鄉土教學課程為閩南語，完全尊重小孩的選擇。本身認為需要鄉土教學，但目前小孩需學習的東西包含太多，如閩南話、英語等，所以有點複雜，且對其課程內容不甚了解，故不敢期待太多。而對於客語家庭計畫，因女兒完全沒有學習及加入的意願，所以尊重小孩意願不會參加，其女兒則表示學完閩南話以後再來學客語。

范姜群生先生提到，小孩以前唸河堤國小，現在都已研究所及畢業了，若以前有客語鄉土教學會讓小孩參加，對客語鄉土教學持肯定的態度。

呂心文女士提到，家中少用客語交談。肯定客語的鄉土教學，若未來小孩長大後，願意讓小孩多方學習各種語言，不一定會選客語，因為希望不論客語、閩南語、原住民話都能學習，且若有獎勵措施，也願意加入客語的家庭計畫。

廖金泉先生提到，小孩以前就讀及人國小，目前皆已大學四年級及大學畢業，所以不太清楚學校鄉土教學的課程，不過若以前有機會願意讓他們選擇客語。因做生意忙碌沒時間參與客語家庭計畫。覺得客家鄉土教學的立意相當良善，應多多鼓勵，但因目前小孩皆已長大，故較難感受到其美意。但認為家庭教育也是相當重要，教導小孩客語是父母的責任與學校教育各佔一半的因素。

林享奎先生提到，孫子之前就讀河堤國小。由於目前已退休，不管任何的事情，所以對於客語家庭計畫不表示意見，但對鄉土教育持肯定的態度。

賴金雄先生提到，很贊成客家的教學，無論是客語教學對於客家文化的保存，都給予支持。那對於政府有舉辦鄉土教學的活動時，會儘可能的參與。

林忠貴先生提到，在家多用國語溝通，所以孩子並不會聽及說客家話，而自己本身也是多用國語在跟他人做溝通，那本身會講四縣腔及海陸腔。如果以後有孫子的話，很樂意配合語言巢計畫。

詹純媛小姐提到，在家中多是使用國語及客家話輪流的使用與孩子做交談，而本身的客家話是屬於海陸腔調。對於政府如有推動免費客語計畫活動，則是非常樂意的參加。對於鄉土教學，則時非常的贊成。

羅鴻森先生提到，育有一女現在念幼稚園中班，有時候會跟她說客家話並教

她客家話，平常則是國語溝通，將來念小學鄉土課程一定選客家話，並希望入古亭、河堤、螢橋國小，但太太希望小孩能念國語實小。支持語言巢計畫，並願意配合客語家庭計畫。本身的家族是講海陸腔的客家話，但自己聽得懂四縣腔。至於對客家鄉土教學之意見，當然是希望學校方面可以有關於客家人本身的文化與語言方面的教學，但是認為在家裡面環境的教育對於小孩子的影響力會更大，所以也會漸漸的教小孩說客家話。

王肇雄先生提到，父親是說四縣腔的客家人，母親是說海陸腔的客家人，所以都會說兩種語氣的客家話。對於客家鄉土教學並沒有意見。

劉阿宏先生提到，孩子就讀於附近的師院實小，也有客家語言的課程。對於客委會的客語家庭計畫有意願參加。而覺得客家語言的學習是在環境下自然學習，週遭的人如都是講客語，自然小孩也就會講客語。

李桂華小姐提到，如時間的許可的化願意參加客委會的客語家庭計畫。而覺得雖然學校有這些課程，但一星期一堂課，效果有限，孩子還是不會客語，時間太少了。

劉阿仁先生提到，孫子是就讀河堤國小，在鄉土教學課程時，也是選客家方言來上課，劉先生也願意參加政府的語言巢計畫，對於鄉土教學的看法，覺得很重要，也支持政府這樣去做。

張世剛先生提到，孫子就讀弘道國中與實語附小，皆選擇客語鄉土教學，因不清楚教學的內容所以對鄉土教學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陳姝榮小姐提到，因小孩尚未就讀小學，對於客家鄉土教學沒有特別的意見，但希望將來的鄉土教學若經費足夠當然希望小孩是選客家語的鄉土教學課程。而未來也願意配合台北市政府客委會的客語家庭計畫。

邱創明先生提到，十分贊成客家鄉土教學，但建議以家中承傳的血統來作為選擇學習方言的依據，認為分班的教學不好，師資等等可能亦不足，主要仍需家庭與學校互相配合才是最正確的。

劉德業先生提到，有兩個小孩以前就讀螢橋國小，其餘皆在故鄉就讀。對於客語教學計畫沒有興趣參與。關於客家鄉土教學之意見為頗為讚許，不過，學校教育固然重要，但家庭教育更為重要，需雙管齊下。

林永謙先生提到，小孩皆不太會說與聽客語，孫子則完全不會。認為語言是需要時間來練習且須順其自然、不勉強，但是大環境造成小孩學客語不易，如晚上親子相處才三、四個小時而已，但在學校及鄰居同伴的影響下，在家大多以說國語及閩南話為主。不會想加入客語家庭計畫。對於客家鄉土教學的意見為相當鼓勵，但應要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客家人出來專門編寫、研發統一的客家專門教材來教學，以免造成各個地區的客家的教法及字型不一，而使客家語無法傳承下來。

陳秋如女士提到，小孩以前念的是河堤國小，如果有客語家庭計畫也願意參加，覺得鄉土教學課程有助於孩子學習各種語言，也不會造成父母在家教小孩講客家話，到了學校又都是講國語，學習成效不彰的窘境。我現在在家有時會講四縣客家話，也會教小孩幾句，因此小孩聽的懂一些客語，但還是不會講。

饒蘭芳女士提到，小孩以前有一個唸古亭國小，三個唸河堤國小，但那時根本沒有鄉土教學，孫子唸國小時也沒有此方案，覺得鄉土教學的課程不錯，會希望孩子學習多方語言，但不要忘了本，客委會有客語家庭計畫是不錯啦，但因年紀大了也不管這些事。

李徐芬蘭女士提到，贊成政府所推行的語言巢計畫，提供小孩學習客語的機會，但仍認為語言只要經常使用多加練習會學的較快。目前大環境造成小孩學客語不易，如晚上親子相處才三、四個小時而已，但在學校及鄰居同伴的影響下，大多以說國語及閩南話為主。對於客家鄉土教學的意見為相當鼓勵，希望能將客家文化真正的傳承下來。

何雲和先生提到，小孩子都已經研究所畢業，也還沒有成家。對於鄉土教學當然也是希望能有客家文化的課程，除了語言外，最重要的還是要教授關於客家人的傳統文化的東西。

葉新有先生提到，對於政府舉辦的語言巢計畫，表示認同，但仍強調語言是需要提供適當的環境來練習且須順其自然、不勉強。對於客家鄉土教學的意見為並不反對，但還是認為環境的淺移默化對下一代學習客語比較有幫助。

張德思先生提到，家中的小孩皆以成年並且也不住在家裡了，都各自獨立，各過的生活，所以孫子也不同住。而且也搬離古亭地區。小孩其實都不大常說客家話，至於孫子的教育問題則是覺得由他們的父母做主就好，沒有特別的意見。

林美安小姐提到，覺得鄉土教學帶給小朋友很大的負擔，認為學語言應從先學聲音再教文字，學校教法都反過來了，包括教英文亦是如此。

鄭菊梅女士提到，關於客語教學方面，大兒子會聽會說，二兒子會聽但比較不會說，小兒子完全不會聽說；大兒子跟二兒子小學時候都唸瑞安街那邊的建安國小，小兒子則是唸河堤國小，距離現在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故沒有搭上現在這波鄉土教學的列車。

吳鄭傳妹女士提到，都已經成人沒有在唸書了，不過都不會說客語也聽不懂，主要原因是自己一個人嫁來閩南家庭，只有自己懂客語，所以沒機會在家裡說客家話。並不會要求小孩要學客家文化與語言，因為家裡只有自己懂客家話。對於鄉土教學沒有太大意見，有這方面的教學當然也是樂觀其成。

邱庚萬先生提到，一家人平常在家都是用國語交談，因為小孩只聽的懂較簡單的客家話；而對於“臺北市政府客委會有免費的客語家庭計畫”邱先生表示要

真的做到應該不簡單，有時只是政治上的承諾，若是真的有當然會願意，也很樂意收到市府寄來的簡介。對於客家鄉土教學之意見，因為孩子在家中與長輩交談的時間並不多，平常都是在學校講國語或是閩南語，就算學了客家話也沒有什麼機會講，所以當然不會很精通流暢，像是我的姪女李佳瑜，平時在家母親會教她講一些客家話，但是在學校或出社會較沒機會用的到，所以這一代的孩子們只是略懂，要完整的流傳下去似乎有些困難。

戴簡清秀女士提到，小孩小時後唸古亭國小，外孫則唸河堤國小，在學校鄉土教學方面，會讓孫子選客語。對於客語家庭計畫沒什麼意見。對於客家鄉土教學的措施也相當認同，但因目前無人接觸所以無實際及較直接的感受。

張奶奶女士提到，兒子也會講客家話，孫子聽的懂客家話，但不會講，如果學校也有教客語，那應該是件好事，由於孫子的教育問題，留給兒子、媳婦去操心，不方便介入要求一定要參加客語鄉土教學。

王鳳霞女士提到，如果鄉土教學課程早點試辦，會希望讓小孩上客語鄉土教學的課程，將客家語言延續下去。對於語言巢計畫的推動認同，但因身為職業婦女，因此是否能配合執行，還是要看有沒有時間。

張榮木先生提到，小孩以前念河堤國小，如果以前有鄉土教學課程，願意讓小孩參加客語課程，也樂於參加客語教家庭計畫，只是小孩都長大在工作了，所以可能沒機會參加語言巢計畫。

對於本團隊這次帶來許多台北市政府將對客家族群舉辦活動的相關訊息，都表示若收到活動通知，在時間允許之下都願意一同來共襄盛舉，並希望收到相關活動舉辦的資料，有許多客家鄉親以前並未收到相關舉辦活動的訊息，又加上需要負擔生活家計，故大多未參與任何相關活動；此外，希望政府能多舉辦一些活動，像是短程旅遊客家相關景點、客家文化學習營隊等，如同火車頭那樣帶領著大家來做，在相關活動的宣傳上，看是否能在各里長公佈欄或電子媒體報章雜誌等宣傳，讓許多大家容易取得相關活動資訊。

雖然政府長久以來有一系列計畫在為客家鄉親做事，但畢竟無法顧及所有的人，有些客家鄉親反應未被照顧到，故較無感受到政府近十年來對保護客家文化，至於在辦活動時，活動對象希望也能讓其他族群的鄉親一起參加，並認為現在尚有其他族群共同生活在台灣這個島上，故希望不要太過突顯客家族群，應該一視同仁。另外，也有許多鄉親覺得目前看到的電視媒體或是相關客家活動，都被泛政治化，失去原有客家傳統特色，看到這個現象都大感失望，甚至不願再去收看客家電視台或參加政府舉辦之相關活動，這點要特別注意。

最讓當地民眾感到受政府照顧的事，則為客家電視台的成立，大都給予肯定，這也使客家文化能透過電視媒體傳達到每戶家中，雖然對於節目內容或是客語的發音有些意見，像是發音不標準等等，但認為這畢竟對客家族群而言的一大

福音，有些人聽不懂閩南語，以前只能收聽寶島客家電台，現在則多了一項選擇，畢竟是先求有再求好，最希望電視台能將幾部受歡迎的卡通片以客語發音，小朋友喜歡看卡通，如此剛好提供她們在收看節目的同時，也學習客家話，如此多了一條將客語向下紮根的管道，或者在有線或無線的電視頻道中，安插以客語發音的廣告，而非只是侷限於客語頻道中播出，讓其他族群的民眾也能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客家文化，或收到相關客家的資訊；此外，亦希望節目能朝多樣化發展，像是能進一步介紹客家人在世界各地的情形，或是其他地方客家文化的發展，甚至將台灣的客家文化能推銷出去，讓全世界都知道。

陳添順先生提到，除了舉辦活動外，應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做，背後意義為何，要說明清楚，讓年輕一代瞭解，才能讓客家文化傳承下去。不單是語言還有客家禮俗等都要傳承下去。

吳鶯榮先生提到，很少參加客家事務委員會所舉辦的活動，每年一次的開會我都去。很鼓勵很鼓勵政府舉辦相關活動，但是客家人除了要唱山歌，應該要多看書，多做各方面的研究，以提昇水平。對政府的建議是要編一個經費，給各鄉鎮寫個鄉誌，這是最重要的。最近有客家電視的開播及客家的廣播，這是非常好的，但是主持人還有領導者，應該對於客家族群的歷史發展、演變要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要多做各方面的研究。還有中央大學有客家研究所的成立，這也是相當不錯的。應該多舉辦討論會，網羅許多的講師來講，讓許多客家人來聽。

胡鴻雀先生提到，可以定期舉辦活動，活動越多越好，這一下子我也想不出來，最好民財建教士農工商都有他們適合的活動，客委會等於是個馬達來發動當火車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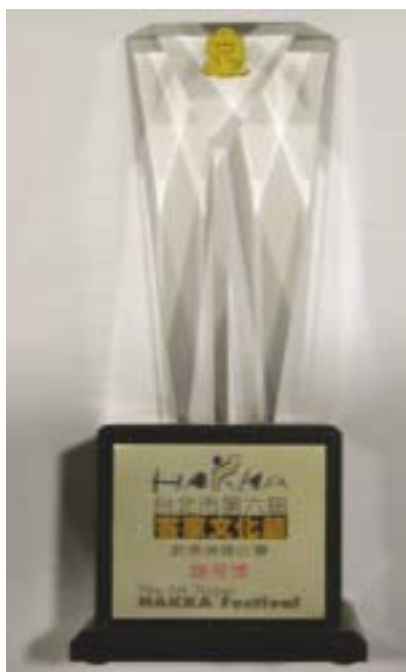
江金祿先生提到，現在就做的差不多，做的很好啦~有舉辦什麼活動都會通知我們。

林鳳霞女士的三女兒---羅華珍提到，所以我發現說做這個工作需要熱情之外，還是需要有些政府的政策，比如說她們對於這個文化並不是強調是在區別，而是要說文化並不是說要用價值金錢衡量他就對了，我覺得在台灣文化的部分很像覺得台灣越來越沒有文化失根，我覺得這個工作就是很基礎的建設工作，反而這些工作沒有人去關心就是了。

其實我覺得推動任何文化除了從根做起來要有常態性，如果只是一個計畫或者只是一個事務單位他推一段時間就消失或是只有時間性只有幾個月其實我覺得對整個文化的助益不大，那如果真正要落實去做，第一個要有經費，第二個需要有人主持，要這些客家人站出來要有原因，我覺得這認同感的歸屬要有一個正面的導因。我覺的像老一輩的客家人跟新一輩的客家族群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像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族群之分，只是在選舉的時候才會被挑起，可能在做些這些工作在似乎有點像在溯源的味道在，我覺得客家勢力應該在我們台北來說，應

該不是那麼強的族群，所以我們發現現在年輕的一輩並不會把，『我是客家人』說的那麼明白。

鄭彩緞小姐提到，參與這些活動的起源，也是因為我這個公公很喜歡聽日語歌曲，有一天跟我說很久沒有聽到這個客家山歌，那我公公已經九十歲了也沒有地方可以去了，就擺一個收音機，就是用一個帶子可以反覆聽，後來人家告訴我說在信義國中那裡有一個郭春林創辦的民謠班，我就去參加，之後就把帶子給我公公，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加入山歌班，那我公公聽了之後說『阿唷！日本的歌在怎麼好聽還是不如我們自己的山歌』，就是郭春林引導我們提倡客家文化，這也是我開始參與客家運動，爭取客家電台，當時大概是民國八十一年，那我們也是在馬路上走，我去募款，那時也是客家電台的募款員之一，當時三興民謠班的班長林寶鑑就是一路帶著我們走，但是很不幸的他前幾天過世了。



【照片 2-3-2 第六屆客家文化節創意神豬比賽優等獎，照片提供：鄭彩緞女士】



【照片 2-3-1 參加第六屆客家文化節創意神豬比賽，照片提供：鄭彩緞女士】

客家美食也是我自己的興趣，一方面也可以學點東西，我是想一直這樣子做下去，希望政府來協助我們做這個事情；另外現在我們也在推廣客家文化擔頭，這是客委會做的事情，我本身在寶島客家電台做節目，中午十二點到一點「寶島大樹下」，知道客委會要徵文化擔頭的志工老師，後來就簽下去了，現在就挑了一年多，我的宗旨是就是要獲得一個獎牌，我從來不拿他們的錢，因為是當義工，我是付出我是當義工，我要的是那份榮譽，現在是挑文化擔頭的東西，現在我們推廣到小學，做客家鄉土文化的美食，所以要大家合作，最後把這個客家美食慢慢的去推廣去做。

那像目前台北市政府有舉辦一些活動像義民祭，我都有去參加，並且在創意神豬設計都是拿第一名喔。以義民節來說就是屬於民間的傳統文化，我是覺得說政府政府可以帶頭做，但是不要太深入下去、政治色彩太濃，客家的東西不要有

政治的色彩。

郭正祺先生提到，義民祭最早也是靠這些民間，最後政府才主辦，過去比較簡陋，在橋下啦，華中橋下，其實這個義民祭對客家人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像殺大豬也是熱鬧阿，像新埔的慶典你們有下去看嗎，非常的熱鬧阿，義民祭一般都是每個社團兩個代表去迎神。其他由台北市政府所舉辦的活動，像是在年紀大了，健康關係較少參加。

林錫烈先生提到，問題是下一代會講客家話就不錯了，語言沒有斷層就不錯了，有語言才會有文化，現在有客家電視台跟客家電台，我覺得很好，這樣可以加強客家話。我的海陸是看客家電視台才學會的，以前也不曉得有福佬客、東勢客等等，是看了電視台才曉得的，還有三山國王廟等等都是經過介紹才曉得的，原來只曉得義民廟，義民廟是我從小在頭份就有信仰的，所以我很清楚這是客家信仰，三山國王廟這個東西我還不太熟悉。

黃正宗先生提到，把當地客家人找出來後，對客家社區要幫他們組成一個當地的協會，若當地有成立一個協會，就能去改善並且反應居民心聲。像這些事務的推動都是需要耐心，跟老一輩與年輕人的來往都有不同的感覺，以前者來說，比較容易建立起感情，但跟年輕人的話，有時花很多心血在他身上，去不見得能看到成效，像這次客家文化夏令營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未來這是一項非常艱鉅的工作。

范姜新勳先生提到，我覺得客家電視台好是好，但是卡通影片要加強，小孩子教育很重要，所以我覺得卡通影片很重要，因為從電視中學習最快。

朱發田先生提到，我是覺的一下子做很多也是不可能，那像客家電視台是有必要的，因為像我爸爸就看不懂文字，我哥哥是完全聽不懂閩南語的啊，所以一定要有客定電視台；再來就是媒體吧！只有媒體有持續說出來，人們自己就會有接觸，久而久之就會有所學習，還是媒體持續最重要的，所以現在我們要求要有一個全國連播網啊，因為電台會比電視好，因為可以隨時可以帶著聽。

林烈豪先生提到，也應該對客家團體給予輔導，他也不能一視同仁把鄉下的一個客家團體跟我們這個世界的客家團體相提並論，我也跟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處長說，他怎麼說你知道嗎？你說一個客家團體活動申請補助一年不能超過二次，開什麼玩笑，我們每三個月就有一次的國際性活動，美國、日本、阿根廷、南非都有，新加坡更多，很多錢沒花在刀口上。在城市裡要保持傳統的客家人是很不容易，所以台北市可以辦客家文化節，其實是很吃力，像在苗栗什麼的那很容易，在城市裡面很困難，因為大家很散落，而且基於工作的問題他不願意走出來，把他找出來的話，他就失去了他的一部分，所以我很佩服台北市客家委員會，他可以這樣的去做。

另外客家電視台視野要放大一點，不應是有政治目的，應該站在有客家人的

地方來宣揚，對有客家人的地方，有很多地方可以介紹，像模里西斯那裡有百分之八十的客家人啊！他小學用客家話教，你即然說要建立全球客家文化中心，那為什麼處處都是台灣化呢，本土化不是打開電視看見陳水扁穿著廚師服說兩三句客家話，來鼓勵我們台灣的年青人啊…要放眼世界啊！這樣我們的子弟才有出口路，可以拍像客家建築等題目，這可是後補世界遺產耶，裡面可以住一百多戶人家，防風防火防盜，彼此相應，世界上唯有客家人才有這種建築啊..還有藝術啊.. 魁儡戲等題材可以拍攝。也可以報導國外的客家人，像是泰國的客家人掌握政經的動脈，所以外國人很討論華僑就是討論客家人啦，而且這花錢也不多，對不對你可以把卡通什麼的都用客家錄音，不用花什麼錢，讓海外有人知道台灣客家電視台，要讓曾經給孫中山金援的那些人看，那為什麼不報導這些呢？

林鳳嬌小姐提到，客家電台或客家電視只不過說在技巧方面，大概是因為剛創辦，比較生硬一點，我是覺的還要在加油，不過在唱歌啊，那些調調喔，我覺的是蠻值的去學的，可以讓後來的人學習。

曾連生先生提到，像現在有客家電視台，非常好。近幾年來政府大力推動客家事務，希望不要是選舉的秀。經過這麼長久來好像感覺每到選舉就會照顧客家人，客家的議題就跑出來，許舉一過就沒了，不過這幾年來是比較好一點。沒有參加台北市所舉辦的義民節，美濃的以前一些親戚都會參加。我沒有時間，心有餘而力不足。我認為要落實啦，不要只因選舉。客家人是被壓抑蠻久的。

羅仕信先生提到，我建議客家電台要撥放好的卡通影片，小孩子才會喜歡看，然後學客家話。我去行政院客委會拿了幾部客語的卡通，但是不是很好，有皮影戲這類的。

陳金球先生提到，客家電視台和客家廣播電臺可避免客家文化失傳！應該是多舉辦一些活動吧！聚集大家慢慢回顧客家文化慢慢再找回來。多介紹些客家的傳統事務嗎，可讓後代子孫了解客家是怎麼來的啦！有什麼習俗啦！或者多舉辦旅遊，像去年我就有參加去北埔旅遊看古蹟，有解說員，可使我們更了解，實地參訪收穫會更好。

朱發田先生提到，未來希望政府可以加強媒體的功能，其他就免了，還是靠自己吧！你知道他當初是派了三千人出來整個包圍電台，那很恐怖的，我有上過美國 CNN 啊！

羅仕福先生提到，因為工作忙碌所以只能給予精神上的支持與鼓勵推行其客家相關的文化活動舉辦。對於政府客家相關機關沒有重要的建議或是需要。希望生活好過有錢賺就是了。

謝鳳英小姐提到，台北市政府客委會所舉辦的活動會想參加，但是一樣是因為沒空、沒時間。對其客家文化的推動執行並給予支持與鼓勵再接再厲。

劉德源先生提到，對於政府所主辦的相關客家文化的活動，表以贊同，有空並會去參加。

張完小姐提到，對於政府所舉辦的客家活動並沒有時間參與，不過都會收看客家節目及新聞。

李美玉小姐提到，對客委會所主辦的活動基本上並沒有空去參加，不過如果有時間很願意去參加。

江月秋小姐提到，有曾參加過客委會所主辦的祿母培訓班，不過並沒有結業。也有去過客家文化會館，之前也會看客家新聞及節目，不過因為現在上大夜班，所以沒什麼時間看。本身有參加排舞社，自己很喜歡這個活動，也因為參加這個社團，常會去別的地方教學，也因此認識了不少的客家人。對於政府對客家文物之保護及活動，則認為不錯。

鄭菊梅女士提到，因生意忙碌，故沒時間參與客委會所舉辦的客家相關活動。

張瑞蘭女士提到，認為客委會舉辦的活動都很不錯，但自己甚少參加。

邱創明先生提到，客委會所舉辦的活動有時間亦會前往參加。

盧源有先生提到，對目前政府所做的事覺得還可以。

陳玉湘先生提到，有參加過市政府辦相關客家的活動，例如去年南昌公園的音樂會，活動只要通知一聲都會去參加。覺得政府還可以再多做一些，但未明說在哪一方面；已經對政府保護客家文化的情形較沒感覺。

林美安小姐提到，覺得政府還可以再多做一些，但未明說在哪一方面；希望政府能多保護客家文化，例如：客家建築，其他像在節目製作方面，若是批判性的節目即使用客與播出，那也是不好。

林享奎先生提到，沒有參與客委會所舉辦的活動，但對於政府卻不敢有什麼期望，因認為目前客家事務大多被泛政治化，如客家電台及客家電視都是如此，故都不會去收聽。覺得政府沒有保護好客家文化。

陳秋如女士提到，沒有參加客委會的活動，因為要照顧長輩、小孩，沒有時間參加活動，等小孩長大一點才有可能參加客委會活動。覺得身為客家人並沒有受到特別的保護，大家沒什麼必要分族群，反正我現在國語，閩南語也都會講，如果政府能發揚客家文化固然是好，但如果沒有其實也沒差，會去關心客家事務的人，自然就會去維護傳統，所以也不需要太刻意做什麼。願意收到相關客家活動通知，如果有時間就會參加。不知道客委會能為我們做些什麼，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是覺得近年來有一些客家村成為觀光地點，可以發揚客家文化，利用觀光旅遊的辦法將客家文化推廣出去，成效應該會很好。

張榮木先生提到，希望客委會辦的活動能夠擴大舉行，廣為宣傳，不然每次都沒收到活動訊息，如果可以在附近特定的地點張貼活動訊息，大家也較能掌握資訊，希望客家人都能站出來，以身為客家人為驕傲，客委會應宣導這樣的觀念。其實社區如果能成立活動中心，就能提供場地辦活動，也較容易宣傳活動訊息，希望客委會能多辦一些活動，並充分的向外宣傳，藉由客家活動，認識更多的客家鄉親，大家也能多些機會交流。希望客委會能夠在各區固定的地點，例如公告欄張貼活動訊息，或是選定幾個固定的場所，舉辦客家活動，這樣民眾也較容易收到活動訊息，幾次下來大家就知道，哪邊可能有活動，就會留意活動訊息，增加參與活動的機會。

饒蘭芳女士提到，沒有參加客委會辦的活動，目前沒有特別收看客家頻道或聽客家廣播，客家頻道播的是台灣客家人的節目，我是來自大陸的客家人，所以沒有特別深的認同感，也不會刻意收看客家頻道。對於客委會能為我們做些什麼，沒有特別的想法，因為我們年紀大的，並不想要改變現狀，也不會期望有太大的改變，只希望客家文化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王鳳霞女士提到，因為本身要工作，又要照顧家庭，沒有時間參加客委會辦的活動，而且也很少聽到活動訊息，所以幾乎沒有參加客家人的活動。沒有特別的想法對於客委會能為客家人做些什麼，因為過分強調客家族群，是沒有意義的。近十年來並沒有感受到客家文化受到保護，客家人、閩南人、外省人，大家都一視同仁，沒有說客家人就有特別的優惠。客家電視台與客家廣播的成立固然是好，但台北的接受度較低，中南部的客家鄉親，應該會感受特別深刻，獲得較大迴響，如果客家文化能時常出現在人民生活中，那就算不是客家人，也能夠較接受客家文化，因此客委會可以將客家文化或活動資訊在各種場合宣傳，並邀請非客家人一同參與，讓他們也能認同客家文化，這樣會比較有意義。

羅文政先生提到，沒有參與客委會所舉辦的活動。本身家中沒有接第四台所以無第十七頻道，有機會會想收看客家電視，以前客家電台為地下電台時會收聽，但目前因較無時間所以很少收聽了。認為公視頻道應該留給弱勢族群運用，藉由電視的擴散、傳播效果而將客家文化推廣出去，讓大家自然而然地習慣及接受客家文化。不期待從學校中的客語教學，因小孩目前要學習的東西太多，認為藉由電視、電台及身邊環境中的力量還較能影響小孩學習說、聽客家話。肯定政府對於客家文化保護之做法。

張奶奶女士提到，有時會收看客家頻道，也會收聽客家廣播，覺得還不錯。

范姜群生先生提到，會收看客家電台，並會購買客家歌曲的錄音帶來聽。有時間便會參與台北市客委會所舉辦之活動，對方也會主動邀約。肯定政府對於客家文化的保護做法。認為台北市政府可以為客家朋友多舉辦些活動，最重要的事，台北市長應該要多多參與此類的活動，這樣對於客家鄉親才會較有吸引力。

呂心文女士提到，覺得政府在保護客家文化方面，應該採取長遠進行的方式，如廣徵客家賢達子弟，讓客家人的力量凝聚起來，並要提供優惠措施，用金錢預算等福利來吸引客家人的注意，讓客家相關事物等以建設，認為舉辦活動、吃吃喝喝僅為一時的歡樂。沒有參加過任何台北市客委會所舉辦之活動，願意收到客家相關活動之通知。

林永謙先生提到，沒參加任何政府或台北市客委會所舉辦之客家相關活動，偶而會收看客家電視，但覺得其內容說的太快，不會收聽客家廣播。對於政府保護扶植的情況，只有說客家人要自己自立自強，本身要先有族群認同感。

戴簡清秀女士提到，沒有參與任何客委會所舉辦之活動，會收看客家電視，但很少收聽客家廣播。對於政府保護客家文化感到相當認同及支持，也相當肯定客家電台的成立，但因歲數已大且做生意忙碌，不想管太多外面的事情，所以不敢期望政府能做什麼事。

劉德業先生提到，對於政府近十年來的保護客家文化感到肯定，但可以做的更多。認為台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可以多為客家鄉親做些事、爭取福利，不要讓客家事務的預算及經費因泛政治化而被刪除、凍結。表達各個族群不應該分你我，共同為台灣努力奮鬥的意見，不要因政治力的影響及鼓吹而被操作。

葉新有先生提到，沒參加台北市客委會所舉辦之客家相關活動；對於政府保護扶植的情況，認為需要金錢的贊助，如多提供獎助學金，以鼓勵客家子弟向上的學習心。

李徐芬蘭女士提到，會參與台北市客委會所舉辦之客家相關活動；對於政府提供客家人的實質幫助則是希望舉辦的活動能夠多元化，以吸引更多的客家鄉親參與。對於近年來客家電視台的播出給予不錯的評價。

林忠貴先生提到，對於台北市政府客委會所舉辦的活動，無參與過，也很少看客家電視台，因工作之故，較沒辦法關心有關客家文化。政府對於客家文化的保存，覺得還不錯，可以在加強客家話之教學及推廣。

賴金雄先生提到，很樂意的接受政府對於客家文化所舉辦的任何活動。對於客委會所辦的活動或是對推行客語計畫，皆是樂見其成。對於客委會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創辦了客家電視台，是特別令人感到欣慰的地方，因為媒體是一種渲染力很強的一個發散地，利用了這電視台，不但可以讓本身回顧一下早已遺忘客家歌曲及讓身為客家子弟的孩子們多多學習客家語言的機會，讓客家文化能夠一代代的傳襲。而希望政府還可以多辦活動及加強地方客家建設，例如說：親子文化活動、自強活動及客家文史館，讓已經忘本或是想要尋根的人，能有地方可以查詢及利用那些活動聚集及加強族群的向心力。

詹純媛小姐提到，因工作時間的問題，也未參與過客委會所舉辦的活動。對

於客委會所辦的活動或是對推行客語計畫，皆是樂見其成，因為如此以來是對於客家文化的傳承，也便於客家人或是非客家族群的，皆可以認識及深入此種文化。對於政府目前推動的種種活動，非常得滿意了。

張德思先生提到，希望市政府不要看輕客家人，覺得客家人比較老實容易被欺負，也可以多舉辦一些客家文化和唱山歌的活動。而且要有通知，因為從來都沒被通知過。沒有被保護的感覺。

吳鄭傳妹女士提到，沒有參加過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的活動，其實是根本不知道，從來就沒有通知過，而且沒有被保護過的感覺。盼望市政府能多舉辦一些客家語言的教學課程，讓大家都能來學客家話。如果有活動，收到通知也會參與。

王肇雄先生提到，目前沒有參加客家事務委員會所舉辦的任何活動，但是知道一些活動情形。希望市政府能多舉辦一些客家活動，沒有受政府保護過的感覺。

何雲和先生提到，目前台北市政府預算大概有一百萬在客委會上，去年有辦過義民祭希望要多辦，覺得客家季刊可以用贈送方式，就像台北畫刊一樣，供一般民眾免費索取，讓大家多來接觸客家文物，因為文化一定是大的會同化小的，客家多被閩南文化同化較多，希望客家人都要有歷史的認知。另外，給予市政府的客家鄉土教學的建議，希望先從客家語教起，再來才教客家文化，畢竟從語言下手是最容易瞭解該族群文化的。

李桂華小姐提到，沒有參加客委會的活動，以後如有活動也願意接到客委會的通知，認為市政府照顧需要幫助的人更好。覺得近幾年來對於客家人化的保護不少，捷運、火車等運輸工具都有客語的出現、客家電視台等等。

劉阿宏先生提到，有參與過客委會的活動，希望政府能建立客家文化博物館，對於近幾年的保護措施則無感覺。

劉阿仁先生提到，對於政府近期保護扶植客家事務的情況，抱持肯定的態度，但也希望客家事物不要與政治扯上關係，而客家人本身要先有族群認同感。

陳姝榮小姐提到，因為政府辦的關於客家文化的活動都很少宣傳，所以都並不知有活動的舉辦。若知道也會參加。而客家的文化已經斷了，但因為生活的習慣以及新一代的輩出，似乎很難將客家文化傳承，當然也希望政府努力。

張世剛先生提到，覺得政府的現況與能力的種種原因似乎很難期許為客家族群做些什麼事，盡力就好，對政府這幾年保護客家族群所做的事並沒有什麼感想。

邱庚萬先生提到，有參加台北市客委會所舉辦的活動，也有他的資料，若可以的話，市政府應該把客家人都調查出來，造一份名冊，編定刊物，舉辦活動並通知客家族群一同參與。而對於近十年來政府為客家文化所做的保護，他覺得十分有限，並沒有帶來很大的幫助，所以希望往後能有所進步。

第四節 小結

不論來自何處的客家人，不管當初環境怎樣惡劣，依舊秉持著那股堅忍不拔的毅力來堅持下去，獨自一人離鄉背井到了這個陌生的城市來打拼，特別是在這個以閩南族群為多的社會中，過程之艱辛可想而知，例如語言不通，他們只會說客家話和日語，發生二二八事件時，不會說國語會被認為是閩南人而遭槍殺，又或者不會說閩南語會被認為是外省人而被毆打，處境十分尷尬且兩邊都不討好，最後為了能自保，只有說日語一途。直到今日在各行各業都能佔有一席之地，絕非僥倖可得，有其一套求生存的方法，最後於此落地生根，繁衍他們的下一代繼續接棒，進而發揚光大。

初到台北的遊子，運氣好的話，透過他人介紹或自己考進公家機關工作，雖然薪水不多，但總是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若不是在公家服務者，則承受的壓力來得更大，為求家裡環境改善以及三餐溫飽，不惜多接幾份工作，來熬過這段艱苦的歲月，或許天性就是肯吃苦，在日據時期頗受日本人的讚賞，都希望能雇用客家鄉親來幫忙，但整個環境來說，畢竟客家族群並非最多，相對在工作、求學時都會與其他族群接觸，其實大部分客家鄉親不會覺得因自己是客家人而受到排擠或受委屈，因為能力才是最主要因素，故迄今在各行各業，仍不乏許多佼佼者是客家子弟，當初大家之所以來古亭定居，以區位來說，因為工作地點就在此，就經濟上來考量，當地有許多便宜的日本宿舍，因為日據時期，有許多日本高官的宿舍在古亭，故當日本戰敗撤離台灣時，就空下許多宿舍，加上當地地價又便宜，遂吸引許多離鄉背井北上打拼民眾的暫棲之所，當中亦包含許多客家子弟。

當年辛苦打拼的客家鄉親，於此落地生根亦不在少數，他們結婚對象大多同為客家人，因為長輩要求或者語言相通使他們結合在一起，但是對於他們的下一代，也逐漸採自由的態度，不限定對方一定為客家子弟。族群間的通婚頻繁，卻也衍生出語言傳承的問題，因為僅父親或母親任一方為客家鄉親時，為了讓大家都聽得懂，大多講國語或閩南語為主，除非長輩要求在家一定要講客家話，不然新一代的客家子弟已經大多不會說自己的母語，好一點是會聽不會講，明顯出現語言斷層現象。

以當地環境來說，曾經住有許多客家鄉親，後來因羅斯福路的拓寬，拆遷許多當地住屋，並計畫性的將這些民眾安置於坡心（現在通化街），同時也破壞了當地居民結構，使古亭地區客家人口大量流失，同時南昌路的商機已逐漸移轉至羅斯福路上，生意大不如前，有些人只好遷移至其他地方，留下來的人，也有許多將店面租給閩南人，自己則退至樓上居住，或者與閩南人做生意，也因此必須學講閩南話，故對外則不輕易讓別人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加上外貌與其他族群一樣，並無特別之處，漸漸的隱化於都市中。以其特有的風俗習慣來說，因為當時生活重心都放在家計上，有些特殊的風俗習慣則多已簡化，甚至省略不用，例如

在過年這樣的特定節日時，大多會自己製作客家米食來添增過年過節的氣氛，但現在市場很方便，隨處都可購買，漸漸替代以前手工製作的情形。另外到了天穿日，因為整個都市型態的改變，由家鄉時的農村社會變成工商社會的都市型態，也無暇去遵循古代禮節去祭拜，最後終於略過此節日，現在若想再次看到類似景象，恐怕必須走一趟客家莊才能看到原貌，演變至此亦讓人不勝歎噓。

以前雖常聞古亭住有許多客家鄉親，但跟客家有關之軟硬體設施卻很少，較具有關聯性的就屬長慶廟，該廟歷史悠久，其主祀之土地公神像為二十六位客家人出資雕刻，當時為了感謝他們，並將他們的名字刻在土地公雕像的背上，並在每年土地公生日時的廟會上，都會以客家八音作為第一場戲碼，來感謝這些客家鄉親的幫忙；至於當地最大的變化，除了羅斯福路拓寬外，再來就是萬新鐵路的拆除，曾於現在同安街與汀州路口附近設有古亭站，以前要回家鄉時，都是透過萬新鐵路到台北車站轉其他線路的火車，迄今依舊讓人回味不已。

至於在相關客家事務推動上，從早期的「還我母語」運動、爭取寶島客家電台設立的抗爭等，乃至於成立山歌班、民謠班來推廣客家文化，都可以看到當地客家鄉親的身影，這也顯示出他們對於自身的文化，仍有著一份強烈的使命感，要傳承給後代子孫，政府開放黨禁報禁之後，開始致力於客家事務的推廣，成立專責機構——客家事務委員會負責外，並輔導民間社團舉辦相關活動，許多客家社團及相關民謠班、山歌班，都有如雨後春筍般的興起，更於民國九十二年七月開播客家電視台，以上種種政策都受到當地民眾肯定，對於客家語的傳承，目前雖有在國小學校開設鄉土教學的課，讓下一代能藉此學習本土語言，這當中亦包含客家語，但是成效有限，原因在於許多客家鄉親認為會尊重小孩的選擇，並不會強迫一定要選擇客家語的鄉土教學，重點還是要營造出講客語的環境，台北最缺乏這個條件，加上家庭教育未特別注重，自然是無法將客語學好；至於在其他活動像是義民祭...等的舉辦都非常歡迎，以前因為客家鄉親重心都在家庭生計，會無暇參加相關活動，現在頂多幫子女帶小孩，有更多的時間去參加政府所舉辦的活動，希望有類似活動時能廣為宣傳，除了喚起客家族群的回憶外，也希望其他族群能一同共襄盛舉，讓共同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每個人，都能和平相處，互相欣賞不同族群的美。